1900, THE PHOTO DIARY ABOUT CHINA OF AN AMERICAN PHOTOGRAP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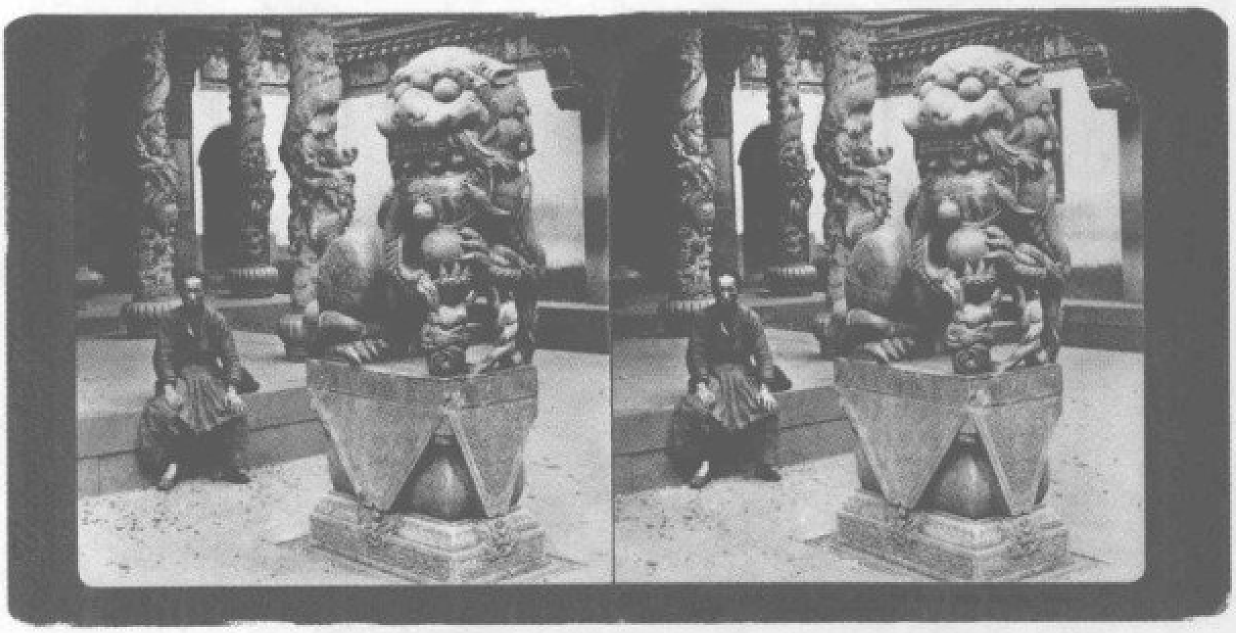
詹姆斯·利卡尔顿 著　徐广宇 译

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

福建教育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1900,
THE PHOTO DIARY ABOUT CHINA
OF AN AMERICAN PHOTOGRAPHER

1900，

美国摄影师的

中国照片日记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汉英对照／（美）利卡尔顿著；徐广宇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334-5093-9

Ⅰ.1… Ⅱ.①利…②徐… Ⅲ.中国－近代史－史料－汉、英 Ⅳ.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3368号

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
詹姆斯·利卡尔顿 著 徐广宇 译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350001 电话：83726971
传真：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出 版 人 黄 旭
发行热线 010-6202744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 邮编：276017）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80千字
插 图 100幅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5093-9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2027445）联系调换。

本书收集了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拍摄并亲自选定的他1900年中国之行的100幅照片。这是中国极不寻常的一年，发生了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史称庚子事变。第二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赔款白银四亿多两，这些20世纪开端之年中国的重大变故，每个中国人在小学时代就已熟知。今天的中国人多从20世纪走来，有兴趣温故一个世纪前的中国，通过照片阅读这段历史，无疑比文字史有别样味道。更何况，每张照片后面都附有利卡尔顿对当时拍摄情景的解说，这些"摄影者说"与照片一起，会把每个读图者带入1900年作者亲历的情境中去。

整理出版历史照片，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从1999年开始的。当时受"世纪末"情节的影响，人们在迎接新世纪之际，怀着对即逝年代的留恋，尽力挖掘本世纪值得回忆的种种现象。历史照片被发现了，旧照片纷纷结集出版，成为一种时尚，中国公众进入了一个时称"读图的时代"。转瞬十年即逝，历史照片结集出版已达数百种，但人们一直是在不甚了解中国照片历史的情况下整理出版历史照片的。摄影术何时传入中国，国人何时普遍使用摄影，这些看似学术的问题，其

实是系统发掘历史照片的必备知识。中国之有照片，简单地说，是从1860年代开始的，点点滴滴，忽断忽续，不成体系，到义和团事件引起世界关注，各国人士纷纷来华，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有关中国的照片骤增。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实行新政，社会风气日益开通，摄影手段逐渐被新闻媒体和百姓接受和乐用。此后，在中国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都有照片存世，有些比较完整保存下来，有些散落于世，等待有心人去收集整理。明于此，不难理解，系统整理出版历史照片，1900年代是一个起点。而当时最集中的就是有关庚子事变的影像，甚至十年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留下的照片数量也无法与之匹敌。

但是，1900年庚子事变的摄影，多数外国人是在事变爆发后闻讯赶来的，拍摄的主要内容是联军的行动，涉及城市是天津和北京两地，尤其北京，从皇宫到天坛景山颐和园，全城几乎每个角落都被拍遍了。这些照片，初次接触颇感新鲜，看多了总觉千篇一律。

与当年多数外国人不同，利卡尔顿不是随同八国联军来华的。他是一个摄影师，为游历而来华，早在义和团发生前抵达香港，游历了广州、汉口、上海、宁波、苏州、南京、烟台、天津、北京，所到城市，皆为中国繁华之地。其中，广州是最早对外通商的口岸城市，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武汉是九省通衢，苏州和南京是江苏省会（江苏有两个省会），天津是北方最大口岸，北京是帝国之都。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尽在其中，无有遗漏。1900年代的中国什么样，从这100幅照

片中可以得到一个约略印象。在天津和北京，利卡尔顿赶上了庚子事变。我们阅读本书，也随着他的镜头，经历了从平静的南方到战火的京津两个不同世界。

读历史照片必须有好的配图文字。目前出版的历史照片集，配图文字主要缺点有二：一、强不知以为知，凭今人想象猜测历史，以浅薄误导读者。二、文字过于简略，与无说明略无二致，读者面对照片，不明所以。配图文字的难处在于，除非拍摄者或当时的使用者对照片有注明，今人是读不懂这些照片的，即使历史学家也无能为力。但是，许多外国出版物中的照片，作者是有说明的，这些说明往往不是标注在照片的下面，而散见于书中各章节，需要用心去读这些文字，并花力气转译成中文。当然，最好的配图文字是照片拍摄者自己的说明，如本书这样，而且文字以略多为佳，可以给读者历史感。历史照片内涵丰富，需借文字阐发其内涵。本书中广州的花船，上海南京路上的茶馆，宁波的会馆，都是图文并茂的作品，如果没有拍摄者的文字描绘，读者就不会有身临其境之感。

福建教育出版社重视出版优秀的历史照片，近年的多部历史图片集，制作精美，颇受社会好评，书中细微之处，可见编辑良苦用心，足为今人整理出版旧照片的样板。历史照片是学术研究初露头角的新领域，需要有眼光者加以扶持，而近年的经验证明，学术成果也会很快引起社会反应。支持一个新领域，对学术界和出版界，常常是互益的。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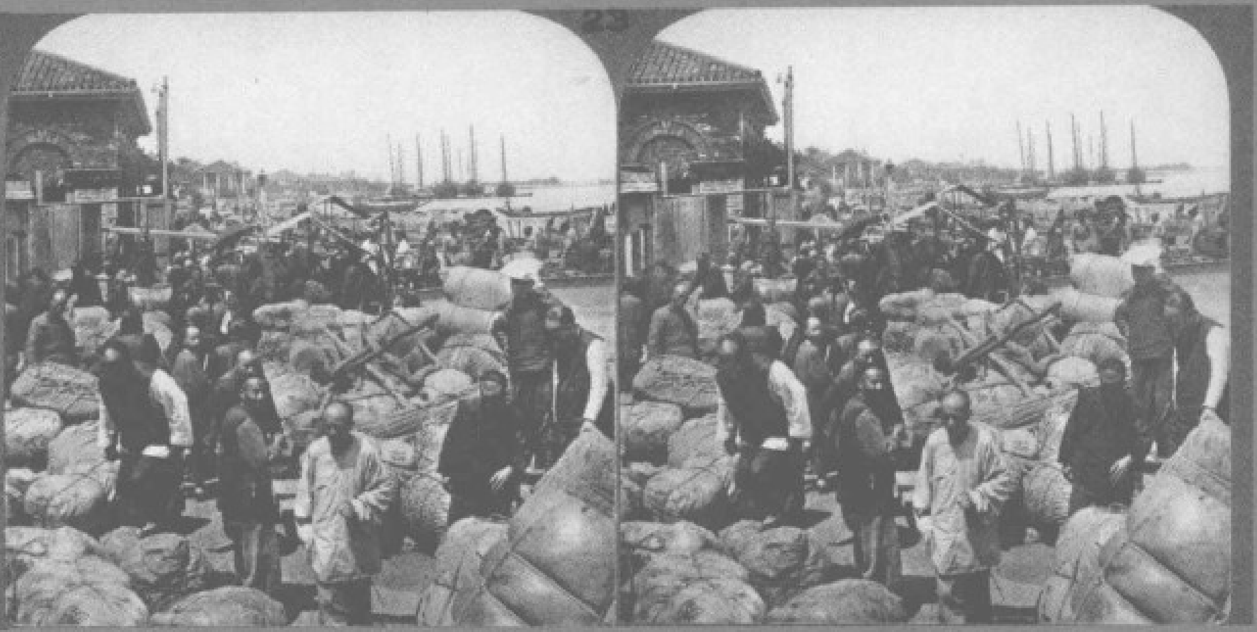
010—015 香港 / Hong Kong

016—043 广州 / Canton

044—065 上海 / Shanghai

066—077 宁波 / Ningpo

078—087 苏州 / Soo-chow



088—101 扬子江 / Yang-tse-kiang

102—107 南京 / Nankin

108—113 烟台 / Cheefoo

114—163 天津 / Tientsin

164—229 北京 / Peking

230—232 译后记

香港

Hong Kong

1 Britain's Rich Mart of the Orient—Hong Kong from the harbor.

1 在港口眺望香港，这是大不列颠的东方财富中心

我们在一艘停靠在美丽港湾蒸汽船的上甲板。在我们前边远处山脚下就是维多利亚城，一般称作香港。我们正在往西南方向看，新界位于我们右边仅1～2英里。我们只能看到岛屿的一部分，城市在崎岖不平的山脚下绵延数英里。在那座山的最高处的小山谷里，舒适的别墅星罗棋布。在那儿你能找到一个躲避炎炎夏日和喧嚣城市的休养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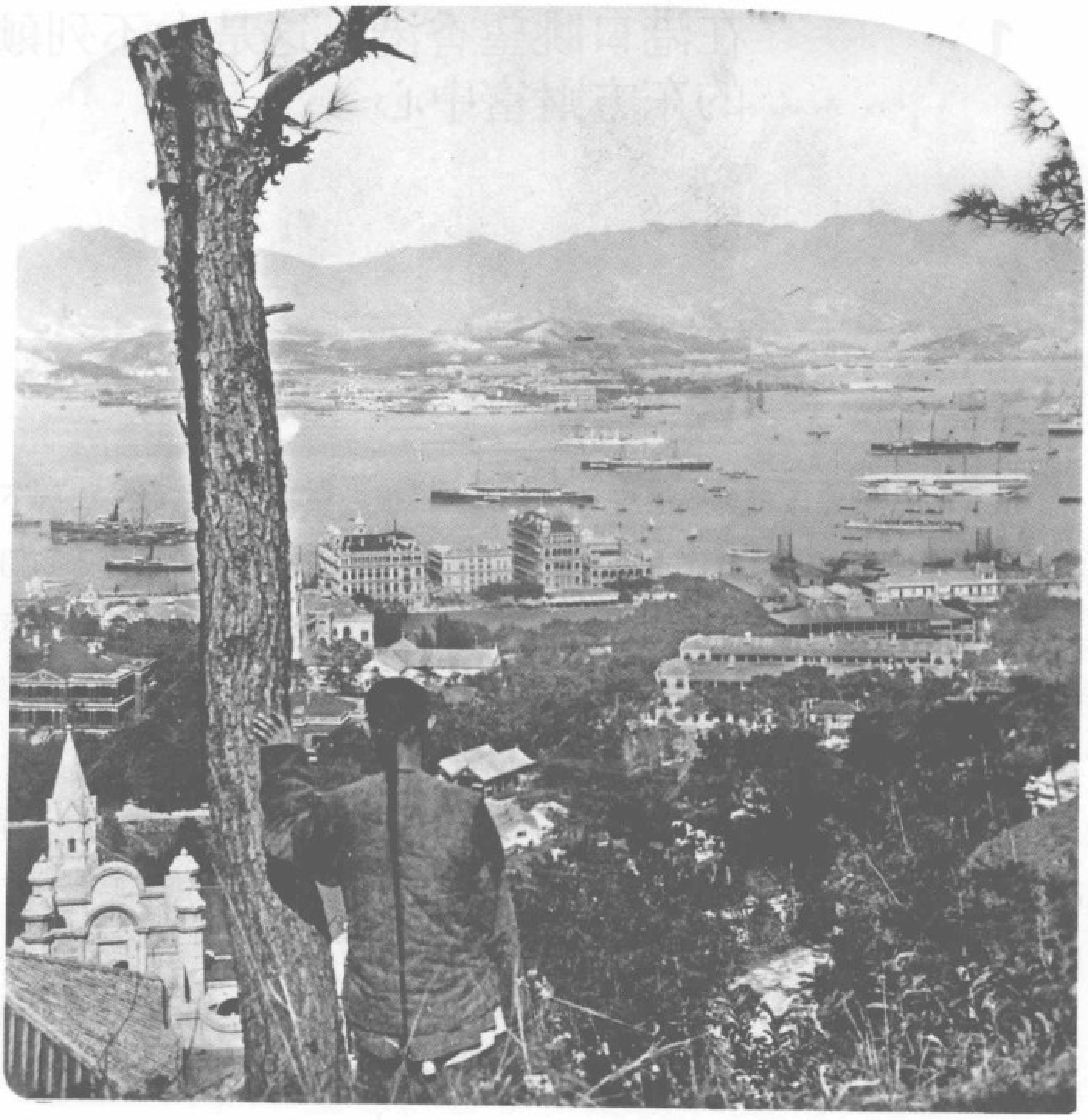
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是六十多年前中国政府“自愿”割让的，用于解决两国间的贸易纠纷，现在是远东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当地人口约250万，欧洲人约12万。

你看到的那个码头，有一排宽敞、现代的办公建筑，码头周围奇特的当地小船叫作舢板，由妇女撑船，不知疲倦地把乘客从一个地方载到另一个地方。

中间最远处看到的山峰是摩星岭，将近900英尺高。在摩星岭和海之间的缓坡上是中国人的墓地。

三个苦力以典型的底层阶层的姿势蹲在我们前面小房子的屋顶上。不仅仅在中国，在很多东方国家都一样，苦力们无论是吃东西、吸烟、休息或是社交，他们都会用这个不雅的姿势。

由一位背着小孩的中国母亲摇船，我们乘舢板登岸，沿着平整的街道上山。



2 Looking across the Bay to Kowloon and mainland from Bowen Road, above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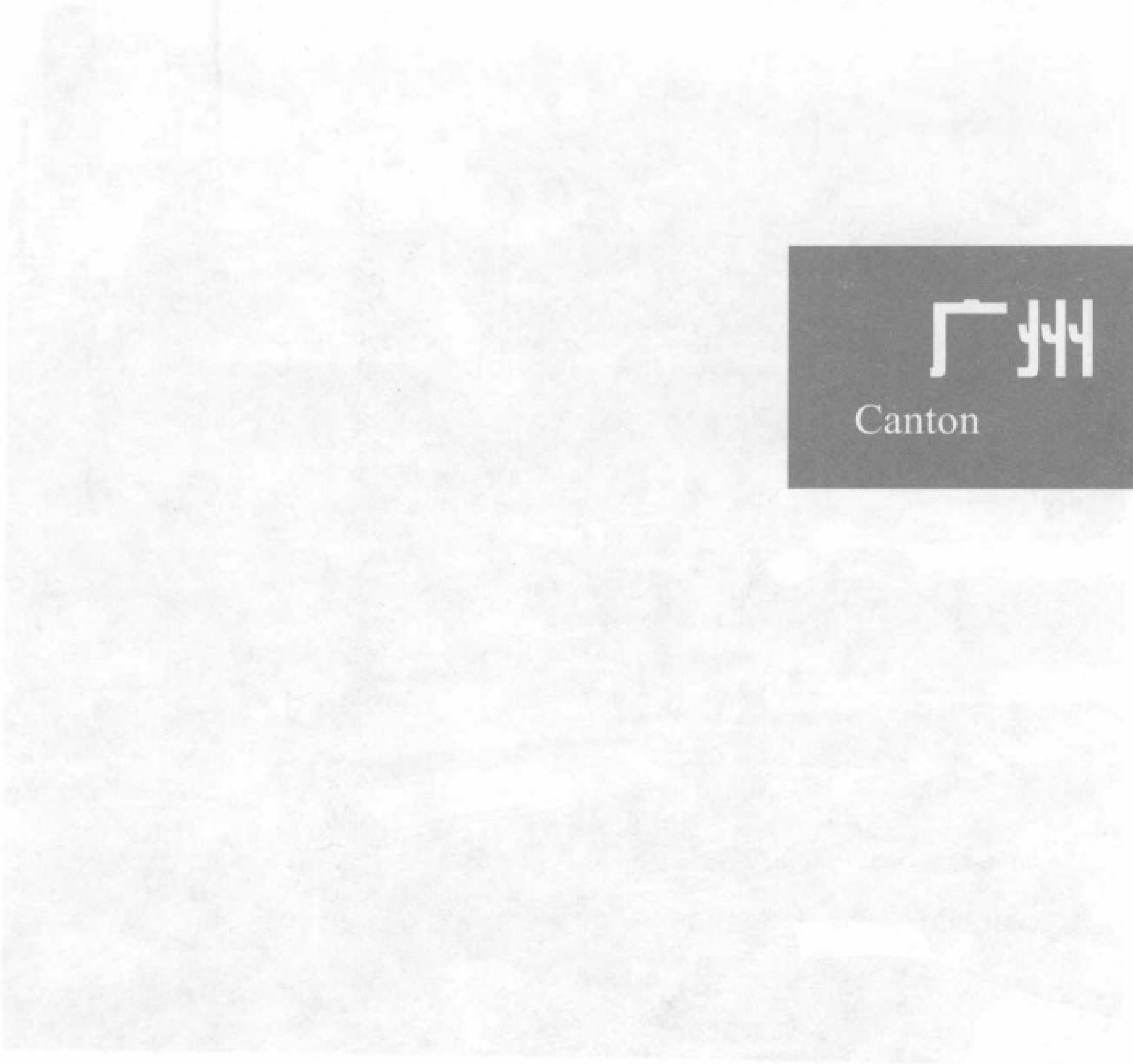
2 在香港宝云道隔维多利亚湾

我们首次看到中国大陆，但这不全算是中国的领地。因为我们看到的新界这部分在英国米字旗下，英国已经占领了一段时间，还要再持续99年（这对英国人来说其实就是永远）。这个半岛有几平方英里，而且延伸到这些石头山外数英里。

越过我们前边的这个海湾，右边那块伸出的高地就是九龙。九龙水边成排的码头可以容纳最大的舰船。世界各地的货船都在九龙装卸货，码头附近宽大的仓库，在亚洲称作“货栈”，可以容纳中转的货物。不计散装货物，欧洲殖民地每年实际的贸易吞吐量超过100 000 000磅。九龙码头现在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火车轰隆隆往来于码头和货栈之间。苦力们排成长长的队，用竹篓背着沉重的货物，通过喊着号子以帮助他们减轻重负感。小汽艇频繁地往来于香港和九龙之间。

沿着那座山向左，可见一条长线是建设中的连接香港和广州的铁路。

我们在船上可看到香港的码头边有一排新式的建筑，左边那座是电报大楼。再往左一点，是天主教圣约翰堂，一座非常漂亮的建筑，内有800个座位，教堂已经在那儿50年了。还能看到佑宁堂，两年前迁址到这里，能容纳500人。欧洲教会在远东建立的学校，极大地鼓舞着香港的发展，中国居民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近9 000名儿童正在公立学校学习。



广州

Canton

3 Looking down the Chukiang River into the homes of the 400 000 Boat Population of Canton, China.

3 俯视珠江上的40万船屋

眼前这个景象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众多有趣的场景之一。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船是数百万人从生到死的家，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从未踏上过陆地。大约有25万～40万这样浮动的房子每天随着潮起潮落。

这些住在漂浮的住所的人被称为“疍家”，意思是以船为家的人。他们看起来还是陆地居民，而且很多生活习惯和陆地上的人一样。他们的船当屋一般有15英尺宽，五六十英尺长，广州大概有85 000只这样的船，根据这个数字大概有4 000艘船在这里永久停留。一些船上还养着猪和鸡，有些太小的甲板上没有足够的空间，他们就把猪笼或鸡笼吊在船尾。在中国，用船当作居所已经好几个世纪。有免费的锚地，他们的房子几乎没有什么花销。

在这里看到的大多数船都很小，每条船都有用棕榈叶或席子搭起的棚，为吃饭和睡觉的地方遮风挡雨。

一些欧洲旅游者希望在广州附近逗留更长的时间，不愿花很多的钱在旅馆上，而雇一条舒适的船屋每天只需1美元。有时候一些当地人会在船上为旅行者安排所有的炊具而不需要额外的花费，还会把他们带到沿河的任何地方。

在蒸汽船和海岸间的船坞有很多巨大的桶，桶里面盛着水和又大又漂亮的鱼，这些鱼会被活着运到香港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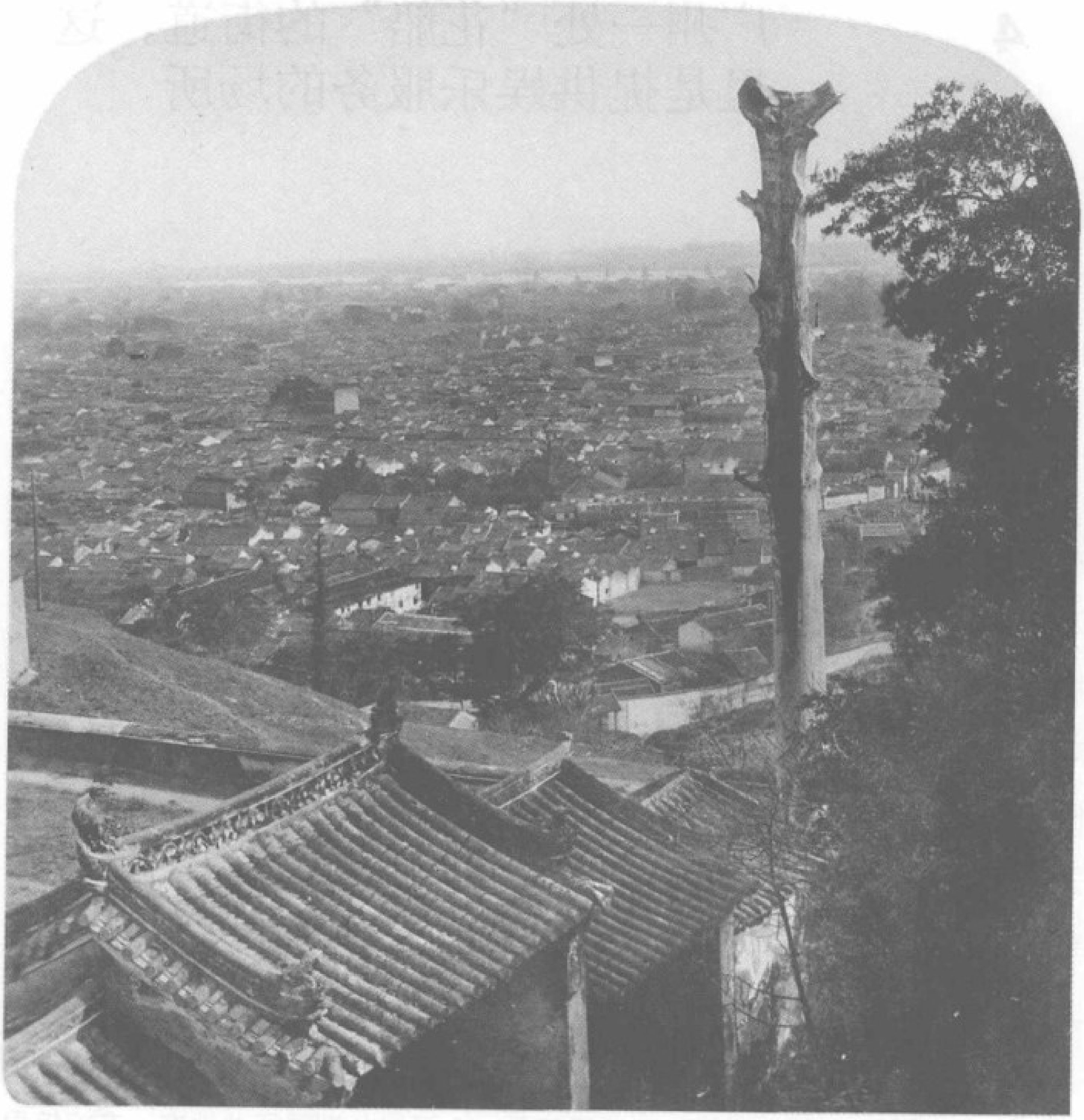
4 A Street of "Flower-Boats", places of amusement and debauchery, Canton, China.

4 广州一处“花船”的街道，这里是提供娱乐服务的场所

岸边的花船被称作广州的夏日花园。它们内部通常有精美的家具，雕花的木装饰，漂亮的字画，墙上的镜子里映着所有的陈设。家具上都镶嵌着贝雕。无论是鲜花还是人造花都多姿多彩。每天晚上这些大众化的娱乐场所都充斥着找乐子的人，鸦片吸食者会带着他们的烟枪来过瘾，赌徒们到花船上在各种赌博方法上试手气。赌博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恶习，尽管中国人是勤劳的，但是他们仍有空闲，太多的空闲时间被创造出来进行消遣或娱乐。西方的闲人们常去沙龙或者夏日花园，而中国的闲人们会来到这些花船赢纸牌、骨牌或色子，到处都能听到千篇一律的吆喝“买个机会发财吧”。这些俗气的肮脏之地，在晚上满是骗子、闲人、赌徒和失落的角色。

大多旅行者或游客来广州很少花2～3天参观各种不同的地方。很多人都是早上乘汽船来，晚上乘夜班船走。这里不是一个可以长期逗留的地方。在旅馆里经常听到的问题就是：“您去过花船了吗？”他们用这种方法吸引那些感兴趣的游客。

花船的顶上是用来储物和晾衣服的。杆子上晾的东西可能会被误认为羊皮，实际上是蓑衣——用棕毛做的雨衣，能很好地防雨，而且很便宜。



5 Canton, the vast metropolis of China—from the Pagoda on the Northern Wall.

5 在北城墙的镇海楼上看广州，中国的一个大城市

亚洲最大的商业中心就横亘在我们面前。从东到西数英里，芸芸众生就在这个7英里城墙围着的城市里，有100万人靠着艰苦的劳动生活。几乎有一个和城内同等面积的郊区在城外的江那边。任何一个城市的远景都充满了想象力，就像我们能看到的房子的外观，却看不到里边。那些民房都是黑色的瓦，灰色或土黄色的墙，看不见任何装饰图画。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有古迹、医院、兵工厂、宗庙、监狱、皇家造币厂、砍头的刑场、各种各样的市场，包括猫市狗市。在那里人类的朋友被作为肉食出售。有17 000人在家庭作坊从事丝织业，在那里用织布机织出来的商品充斥着商店，精美的织锦人见人爱。有50 000人从事制衣，有4 000人从事制鞋，有大量的木工、石匠和加工铁器、玻璃、象牙和银器的匠人。

这是一个不停歇的工业世界，也同样是有缺陷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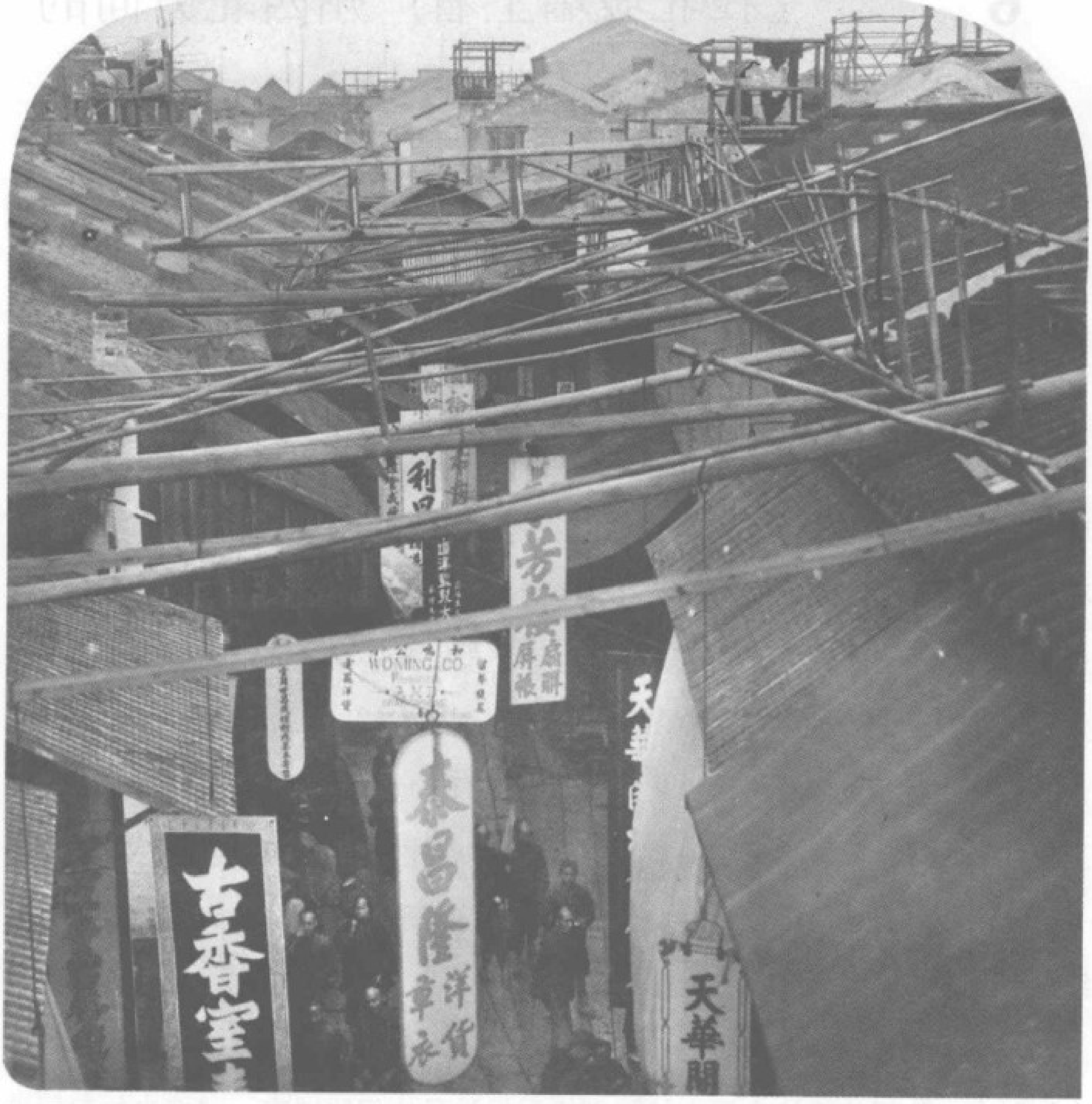
6 Panorama northwest from the City's Northern Wall, Canton, China.

6 在北城墙上看广州西北方向的全景

在中国有一种土地不能被耕种——墓地。大量的土地被用作墓地，这些墓地不能被搬迁，否则会打扰祖先。小山丘上都是古老的墓地，你能看到部分被平毁的墓穴，但那块土地永远都是神圣的。这些被墓穴占领的土地长久以来严重削弱了农业资源，这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那些崇敬的祖先的墓地能保存数千年之久。

在小山谷里能看到中国人是如何照看他们土地。这里就像用机器而不是手工耕种的一样，田埂被仔细地垄起，山边的小溪被汇集起来混合着肥料灌溉着一小片土地，而且小溪会继续沿着山脚流到前面那块他邻居的田里，在那里继续起到灌溉的作用，然后继续流下平原。

中国人喜欢筑墙。他们建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墙，用来抵御匈奴，从过去到现在，他们依靠这个巨大的防御工程保护了他们的城市，城墙内的房屋被城墙保护，甚至他们郊区的房屋都围绕着墙。看那座院子，被一圈围墙仔细地包围、保护着主人的所有。必须承认这些土墙只能抵御东方的强盗，却不能抵御“西方匈奴”使用的子弹或炮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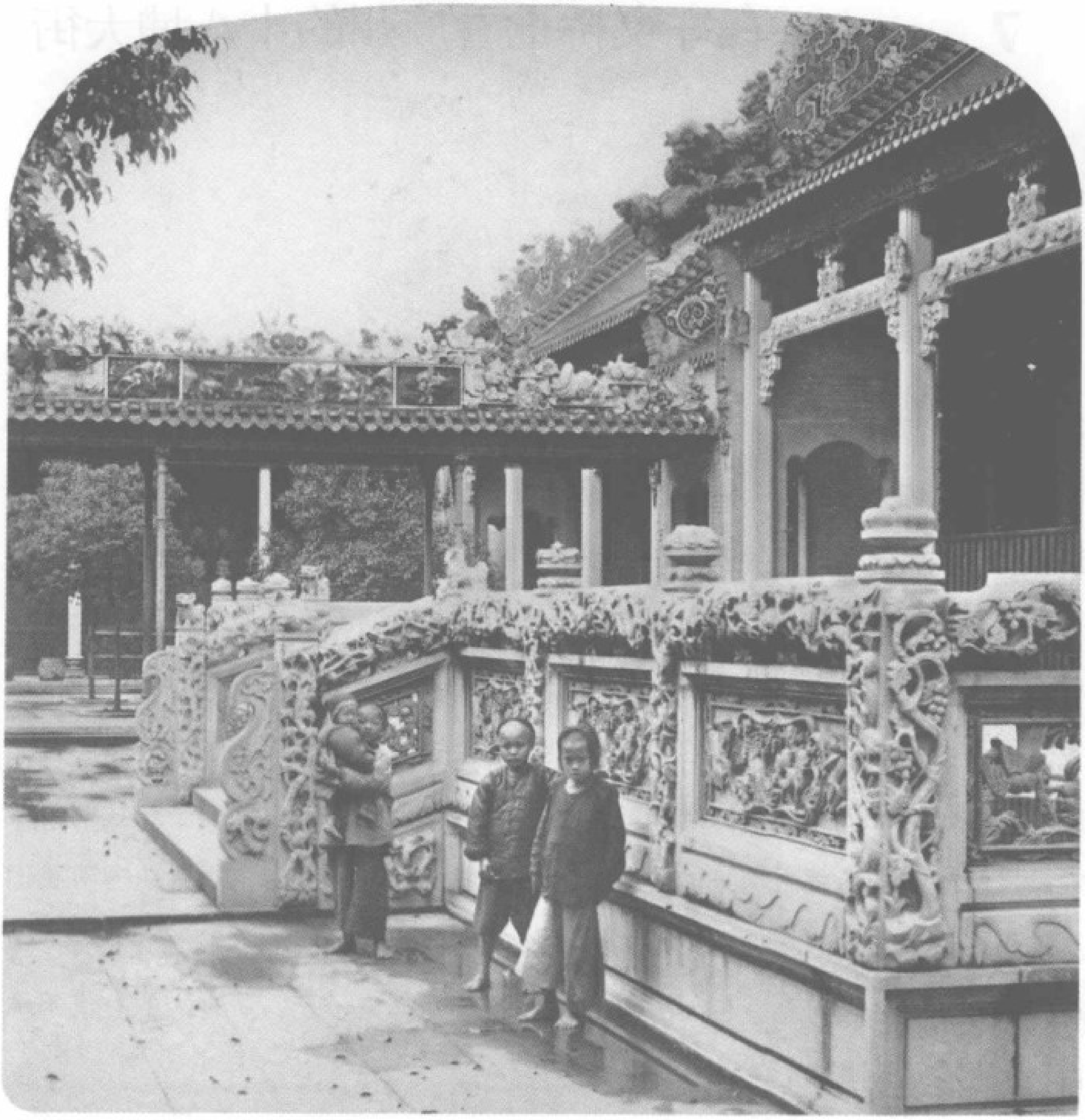


7 Looking into Shappat-po Street, from one of the Nightwatch Bridges, Canton, China.

7　在守夜桥上看广州的十八埔大街

看十八埔大街是一条重要的商业街道，专门经营欧洲商品。这个街道的发音对我们来说很拗口，附近另外一条街道被称为“新豆栏（Hog Lane）”，似乎更像是盎格鲁—萨克逊人起的名字，虽然有些用词不当，但是那里的确既狭窄又肮脏。

要是我们进入其中一家店，大门很快就会被男人们和男孩子们（不会有女性，因为在街上很少能看到她们）堵得水泄不通，他们会拦住并怒视我们，就好像拦住一群从蛮荒之地来的野人，一定要好奇地瞅瞅。店主不会纠缠着我们买东西，也不会驱赶堵在他门口的人群。他只会瞪着我们，吸着他的烟袋，像雕塑一样坐在那里打量我们，并且会说“不欢迎洋鬼子”。黄种人的礼仪不像白种人，在很多事情上都不一样。



8 Splendor of Chun-Ka-Chie, the ancestral hall of the great Chun Family of Canton, China.

8 广州精美的陈家祠堂

孔子提倡“孝”，要尊重父母和祖先，这被作为这个国家的信仰。为了尊重和纪念祖先，宗祠和家庙就会被建立。里面摆放逝去的家族成员的牌位。我们面前这座宗祠，由陈氏家族成员维护。“陈”这个古老的姓氏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有六十多代。陈氏家族是陈家祠的创始人和所有人，这座精美的宗祠是所有陈姓人家共有的，从市井小民到达官贵人都可以摆放他们祖先的牌位。精致的祖庙中的牌位有三个级别，捐200两银子是一等，捐100两是二等，捐40两是三等。墙是砖砌的，院子的地面铺着花岗岩石板，细长的柱子和嵌有石板的栏杆是用灰色的花岗岩制成，请注意栏杆上雕刻的葡萄生长的样子，多么精美！房顶上装饰着精美的瓷器，从屋脊扩展到屋檐。穿过庭院的回廊上有顶棚，到处都装饰着色彩丰富的瓷器。可以想见这精美迷人的建筑上雕刻的怪诞装饰花费了多少时间。这些全是中国最好的工匠制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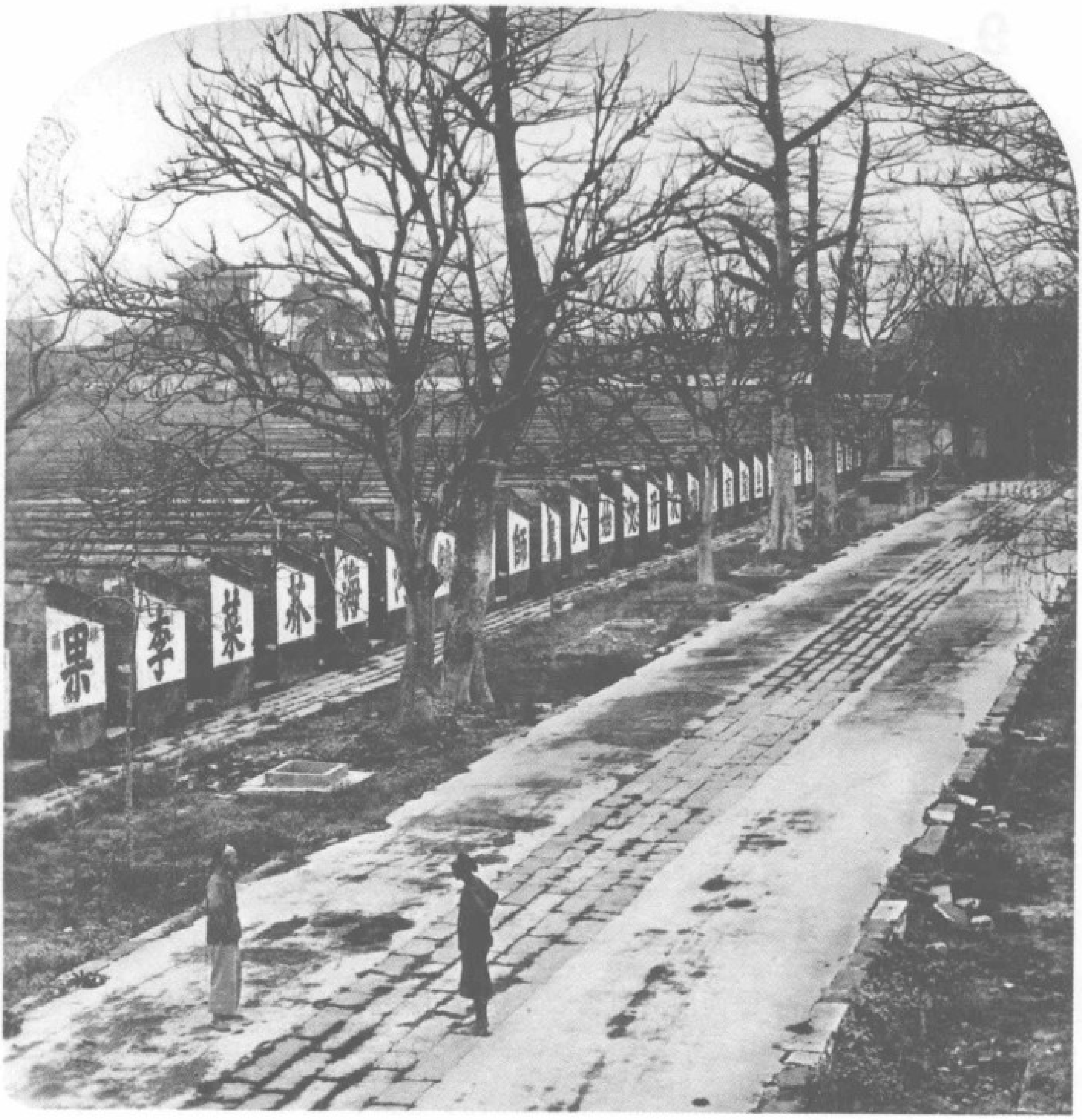
我们只拍摄了陈家这座精美宗祠的一角，现在我们要被上百名无聊的看客跟着，再次进入狭窄的街道，赶路去西边的另外一座寺庙，古老而乏味，但却吸引着所有来广州的观光客。

9 In the Temple of 500 Genii (founded A. D. 500) among its 500 disciples of Buddha, Canton, China.

9 在有五百罗汉的寺庙里

这座庙建于公元500年，大概是1400年前，也叫作五百罗汉堂。寺庙的外观和那些低矮的民房没什么区别，很不引人注意。所以我们只拍了里面密集排列的偶像，被称为“罗汉”，寺庙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中国人有四分之三信奉佛教。这些雕塑都是佛祖的信徒，他们统称为佛像。

这座建筑是四边形的，每边有一排，中间有两排塑像，总共500尊。你所看到的这些蒙古人模样的佛像和在印度的一样，都微微低着头，眯着眼睛坐在那里，每尊佛像的神情都不一样。他们的头都在进入佛门的时候剃度过，耳朵垂在肩上，身上黄色的袈裟衣褶线条流畅。每尊罗汉塑像前都有一个香炉，香炉里插着一炷香。在佛像面前点燃香表示崇敬。



10 Examination Hall—rows of 12 000 cells, where the Ku-Yan triennial examinations occur, Canton, China.

10　有12 000个号舍的贡院

你可能会认为这些低矮的像棚子一样的地方是养牲畜的，实际上这里是中国人考取学位的地方。通过三年一次乡试的人在这里参加会试，根据考试的成绩给予学位，政府官员也从成绩优秀的人里选取。这给穷人很多机会，只要能考好，就可以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女性是不能参加这样考试的，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这所贡院占地超过20英亩，有12 000个号舍。那些成排低矮、狭窄的砖建筑就是号舍，每排号舍前面都有一个很大的汉字，每间号舍用这个汉字加一个数字来命名。号舍有5英尺6英寸深，3英尺8英寸宽，6英尺高。在这座楼的二层，会试的时候会有两个京城派来的主考官和十个副考官在这里监考，考生们每次要在号舍里呆两天两夜，直到他们写完文章。

11 West End of Shameen Island and Western Suburb of Canton, China.

11　沙面西端，人工岛上的欧洲租界

这里因为由沙子筑成，故称沙面。这座岛东西向，平行于大陆，中间隔着一条狭长的水道。这里大概有半英里宽，由两座桥和内城相连。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在西边，能看到一排欧式建筑，一直从岛的那边到这边，大多数建筑都很宏伟，有的建筑有四层高，周围都是灌木和花园。这排建筑都是领事馆。

我们能隐约看到一些高出那些平房的当铺。江边，那排树的末端有一座架在水上的房子，那是一座船库，欧洲人的娱乐场所，那里有最新式的划艇和修长的赛艇。所有在东方的欧洲人都满足于他们的体育娱乐。他们有赛马场、划船俱乐部、网球场等。在我们和河岸之间聚集着另外一些船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棕榈叶铺成的屋顶保护着船家。你会再次注意到这里的舢板都是妇女在撑船。在小舢板里一位划船的妇女，用背带紧紧地将孩子裹在背上，这样可以让他的妈妈腾出手来工作，另一个带着一顶巨大的斗笠。这些舢板是用来渡客的，只要有欧洲人走在江岸上，就会有一群舢板立刻凑上来大声地用流利的英语说："要舢板吗？""需要舢板吗？"一旦你上了船就会发现她们只会说这句话。

12 Mission children, with one little American girl, Canton, China.

12 教会儿童和一个美国小女孩在一起

一群教会儿童正聚在一棵高大的榕树下。这座岛只有300码宽，外国领事馆的房子都修建在这个岛上。整个岛就像一个漂亮的凉亭，成排的现代建筑旁边都是茂盛的榕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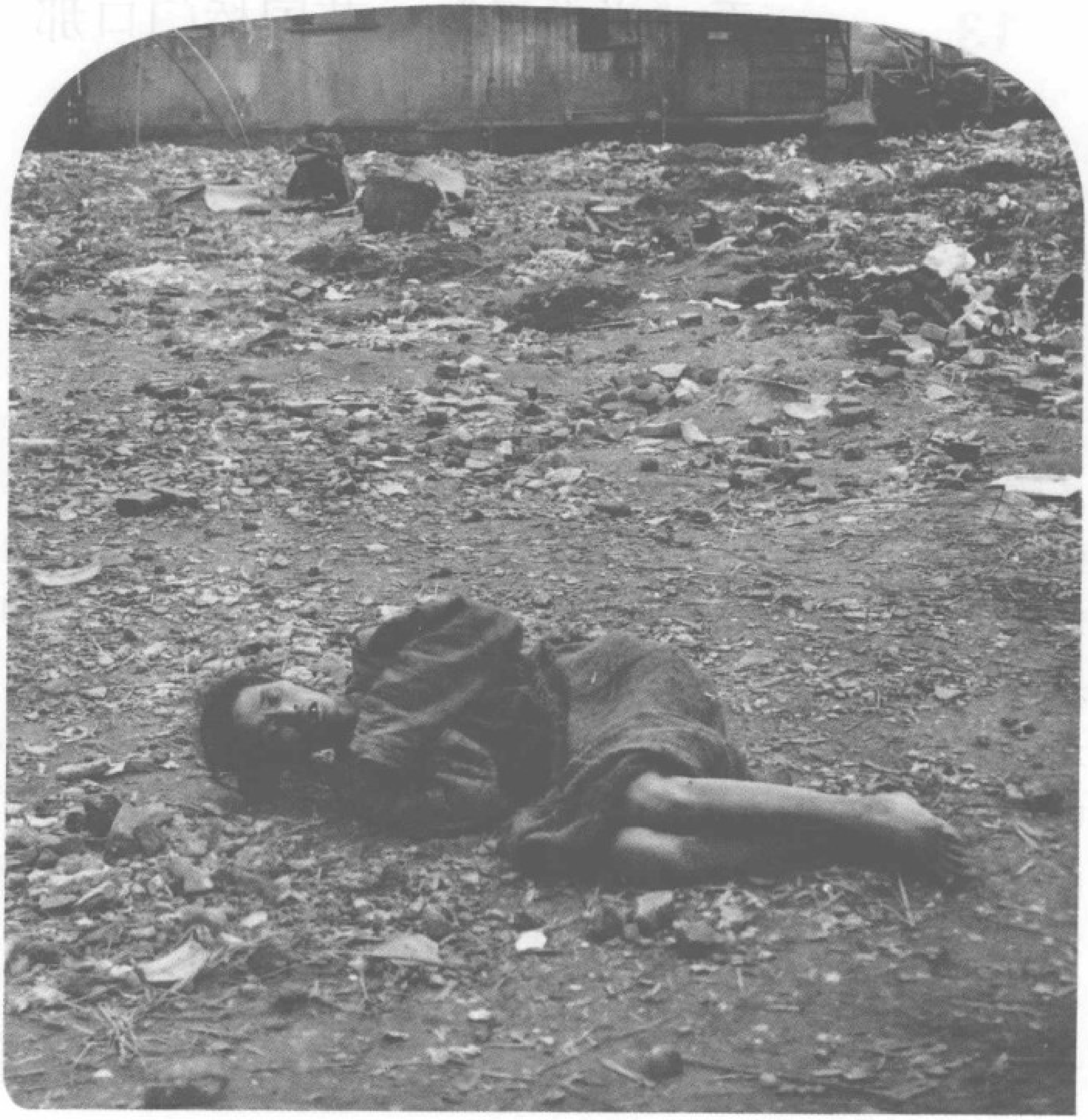
这些衣着正式的漂亮女孩属于比较富裕的阶层。看她们的丝绸衣服是多么的漂亮，头发仔细地梳在脑后，顺滑、光亮。坐在石凳一端的美国女孩和她们在装扮上有明显的不同。河边那个女孩的脸上显露着幸福的笑容——这在中国是少见的情景。她们的外套很优雅，宽大的袖子，领口处还装饰着一条简单的花边。至少有一个女孩把头发结在脑旁，这种发型在中国的小女孩身上很常见。

13 Watching the "Foreign Devils"—Gate of the English Bridge barring the Cantonese from the Legations, Canton.

13 看“洋鬼子”，英国桥门口那边的广州人

中国人都喜欢围观外国人，不仅仅在广州，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也这样。结实的铁门保证当地人不能进入领馆区。晚上会安全地关着，白天有当地警察负责守卫，允许欧洲人进入当地城市，或是允许有授权的中国人进入外国人居住区，这条街平行于沙面岛和珠江。我站在桥上正准备拍摄繁忙的街景，立刻就有很多人拥到门前看热闹。经验告诉给这些咧着嘴的人群拍照会把他们吓走，所以我先把相机冲向别的地方，在差不多的距离对好焦距，立刻转动三脚架，回到原来的位置进行曝光，绝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我这样尝试过很多次，每次一个笑容都拍不到，都是麻木和冷漠。

他们始终盯着我，而且围观我们他们从来不会感到疲倦。



14 Dying in the "Dying Field," where discouraged poor are allowed to come to die, Canton, China.

14 广州“垂死之地”，失望的穷人被允许到这里等死

临死之前的地方通常是家，或是医院，但是这些穷人既没有家也没有医院可去死。江边附近有一块荒地，散落着垃圾和饿狗都不吃的东西，这里被称为“垂死之地”。可怜的因为贫穷、饥饿、被社会抛弃的、没钱就医的病人，无家可归的穷人，都来到这里等死。世界上几乎没有比这里更可悲、更令人沮丧的自杀之地了。我说自杀，是因为到这里来的很多人都自愿放弃了为生存而斗争，等着被缓慢地饿死。他们可能会因为病痛而衰弱无力，可能找不到人帮助。他们来自这个城市不同的地方，甚至这个城市的周边。他们无亲无故，会因贫穷和没有医疗服务而悄悄地死去。没有人会提供帮助，他们变得彻底失望而选择死亡。这个可怜的人已经快走到尽头，近到不会像平时那样躲避照相机。他呆滞和无力的注视，显示了他漫长顽强的斗争很快就要结束。他枕着一块石头，穿着一件麻袋做的衣服，没有食物，没有朋友，一个已腾空的墓穴即将是他的了。后面那个人明显是新来的，因为他还有力气能坐得笔直。当生存充满苦难，那么死亡是受欢迎的。我曾经很多次到这个萦绕着痛苦的地方，总是能发现一些或坐或躺的人在这里。当死亡结束他们的痛苦后，尸体要过几天才会被抬走。

15 A Chinese Bible Woman—many of these faithful teachers have suffered martyrdom.

15 广州的一位中国女教民

这位读圣经的妇女正坐在尼尔森夫妇（Mr.Nelson and Mrs.Nelson）位于广州沙面家中的阳台上。在中国，男女走在一起，或者上流社会的小姐少妇走到街上会被认为不好的。为了能去她们家中传教，一些稍年长的当地女教民被选中并被专门培训。

这位妇女53岁了，叫Mak，是一个寡妇，她唯一的儿子三年前死于瘟疫。她儿子生前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他的信仰是那么坚定，以至于在临死前还希望他母亲——一个从未进过教堂的妇女皈依基督教。她最终成为一名女教民。接着她到美国人办的女校去传教。虽然她被大家接受了，但是她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她立即开始学习汉字。没有寻求别人的帮助，她仅靠卖面条、给别人缝补衣服、纺线等为生。她参加了阅读和学习福音书的速成班。尼尔森先生说经常能看到她拿着《新约全书》去学校里布道。虽然她的教育水平对这件工作来说还远不够，但她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她始终在自学。

錦成樓

上海
Shanghai

16 From 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 (N.) along Whangpoo River, over 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Quarters, Shanghai, China.

16 从中国通商银行沿着黄浦江岸眺望英国和美国租界

在租界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切没有什么是中国的。建筑不是中国的；远处有树影的平坦路面，河边的绿色草坪不是中国的；再往前，人行道靠江边的末端，一个小型的，被栅栏围在漂亮公园中的圆顶亭子，那也不是中国的；那些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空跨过的无数电线，不是中国的；远处还有一些旗杆挂着国旗，在美国人租界我们能看到微风中飘着三面旗帜，虽然在半英里外，但是我能认出星条旗，反正肯定不是中国的旗帜；那些高大的烟囱象征着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也不是中国的；那些没有桅杆的船不是帆船，是经过改装被用来接收鸦片的，鸦片是很重要的税收来源，这也不是中国的。只有很少的场景显示我们是在中国，至少是在东方。比如舢板和船屋沿着水边或围绕着码头挤作一团；那一排中国苦力拉着人力车。这种人力车在东方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到处都有人力车夫，在火车站、在船靠岸的地方、在礼拜日的教堂门前、在商店和酒店前，他们替代了出租车和手推车。

17 Looking south into the French Quarter and towards the native city, Shanghai, China.

17 从上海内城向南望法国租界

那带天窗的建筑是中国通商银行。远处那些杂乱的房子属于内城。那一片低矮、单层的房子都覆以黑瓦，被长约5英里，带垛口的城墙围着，里面可能还驻扎着一支军队。城里街道和小路纵横，这些街道或小路多伴着散发恶臭的沟渠，里面始终流淌着污秽之物。城里充斥着可怜的人。味道令人窒息，也没有吸引人或漂亮的东西，目光所及都是肮脏、穷困、悲惨、烂泥、恶臭、堕落、破旧和衰败，上面这一串形容词就是上海内城的真实写照。所以，你会，我也会，高兴看到的只是那些建筑的模糊轮廓。悬挂着法国国旗的信号灯标志着法国租界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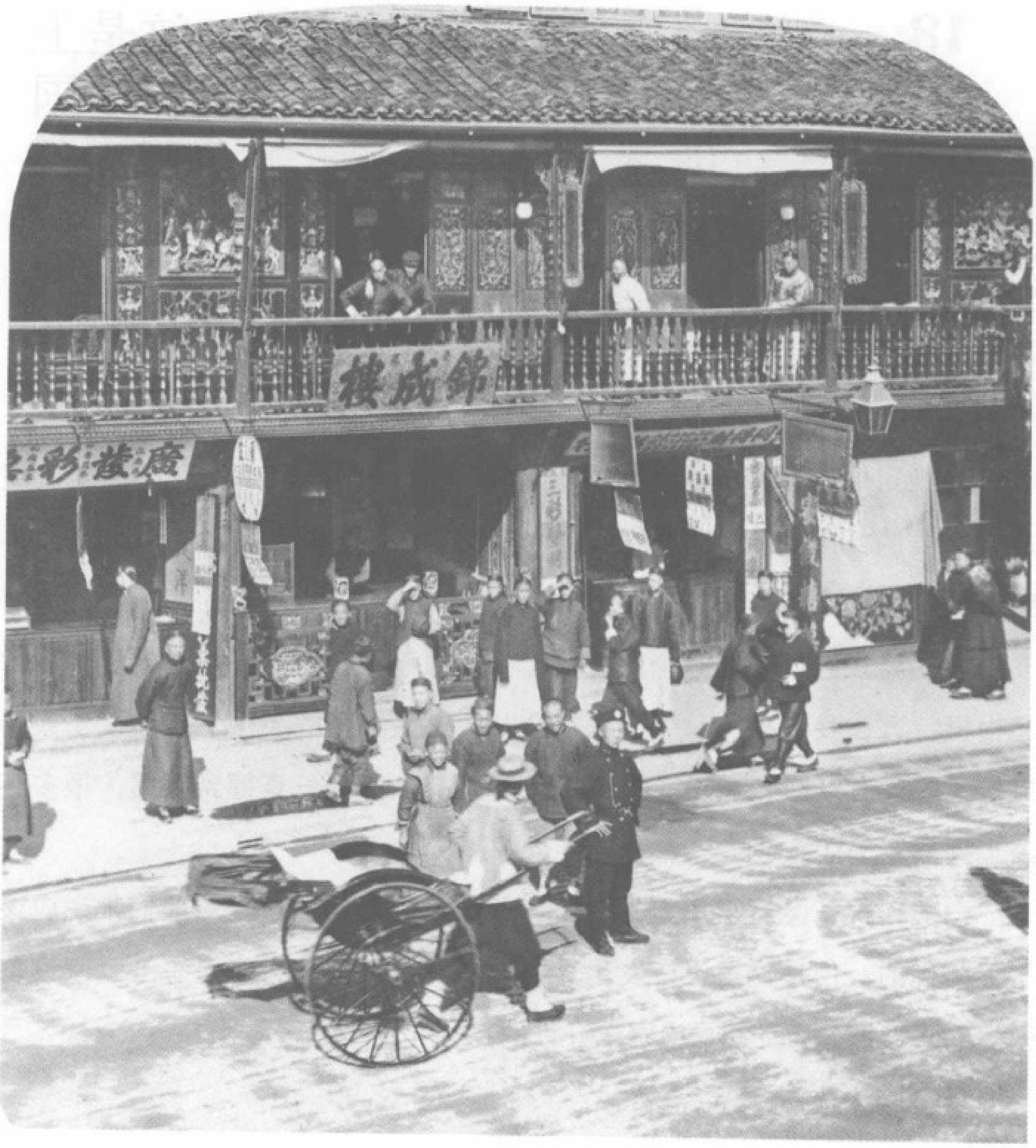
18 Rich native Bazaars on Nankin Road—principal Chinese Street of Shanghai, China.

18 南京路上繁华的市场，这是上海英国租界内一条传统的中国街道

这里到处都是中国人和成排的中国店铺，但这里不像典型的中国城市。这里的街道宽阔平整，不像其他地方既狭窄又肮脏，边道也宽敞平整。店铺门口的竿子和绳子上挂着各种各样的招牌。

站在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印度籍士兵，似乎正在学习，但是他看到我拿起相机特意在我照相机前停下来一会儿。这是典型的英国军队印度士兵的打扮，既没有系纽扣也没有系鞋带，绑腿却从脚踝一直缠到膝盖。很多英国士兵都是这样缠绑腿。

一般情况下会有很多人围观摄影师，因为摄影的过程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很陌生的，但是这里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这条街上有五六家设备很好的照相馆，而且都是中国人开设的。



19 Looking across nankin Road to a native tea-house, Shanghai, China.

19 南京路上，街对面的当地茶馆

从宽阔平坦的街道看得出来我们仍然在欧洲租界，但建筑的样式都是中国的。这座建筑上层部分是个茶楼，底层是另外一家商店，大门都冲街面敞开，店主一般站在门口注意往来的关注商店的人群。你会注意到照片上的人都属于比较好的阶层——商人、店员。他们中很多人都戴着帽子，至少是比苦力高的阶层。阳台边上的护栏用栏杆装饰，很明显这些栏杆柱都是用机床加工的。木门上雕刻着精美复杂的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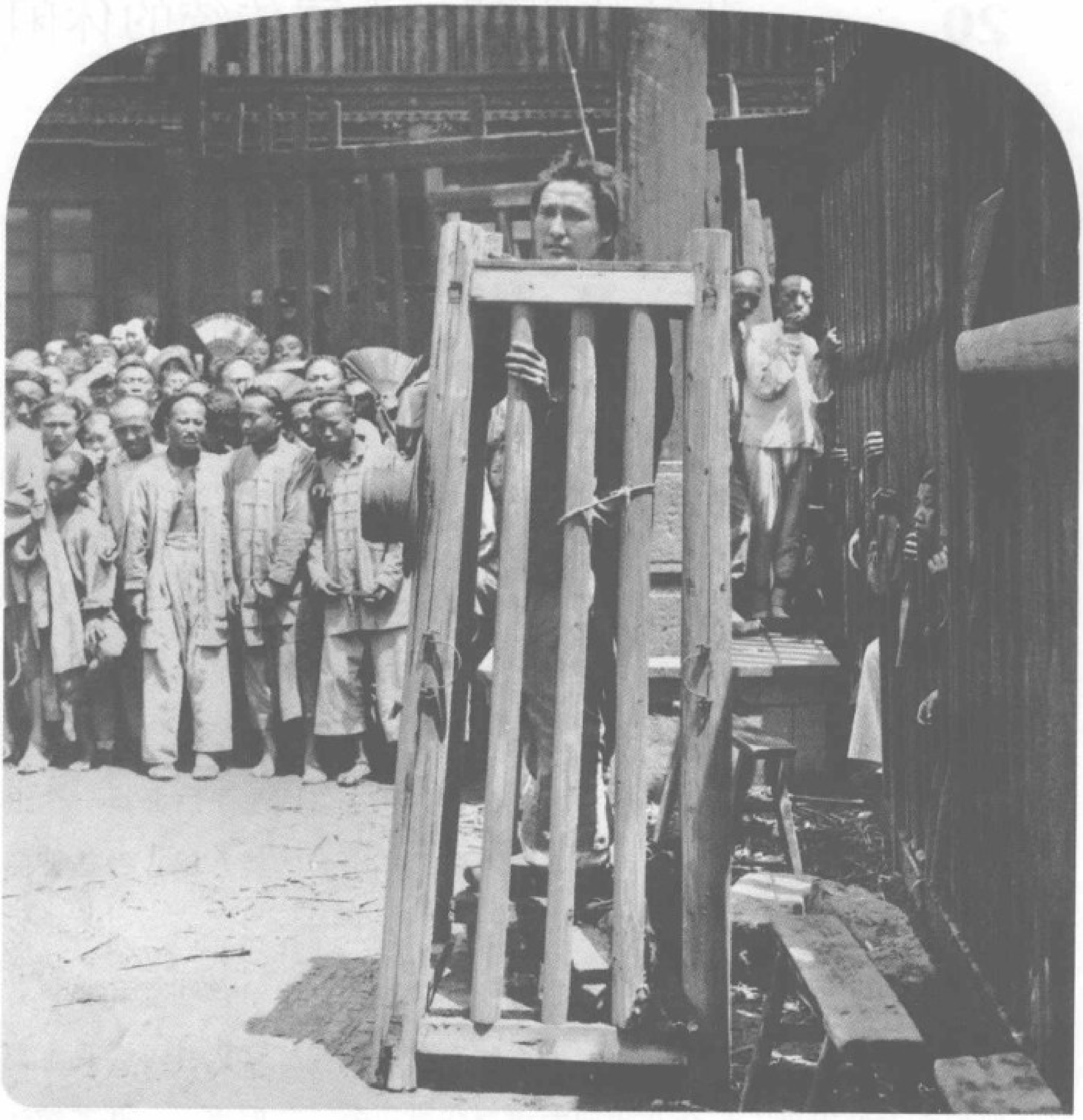
茶馆是中国很民族性的产业，每座城市，每个镇子，每个乡村，甚至野外的路边都有茶馆，就好像西方的啤酒沙龙。街道上站着一位警察，从他的神情、制服、装备、皮鞋看得出，他已经被西化了。实际上在欧洲租界生活的人很多方面都被西化了，但他们仍有很多传统的习惯，比如去茶馆喝茶，在那里面还保持着一些传统的内容。

20 Where Shanghai's wealthy natives pass the time—Chinese Tea House, China.

20 茶馆的内部，中国传统的休闲场所

我在中国去过很多家茶馆，从来没有见过像这里这么好的条件，茶馆通常是一个大房间，摆着小桌子和方凳子。这间屋子装饰着漂亮的镜子、豪华的木雕和讲究的字画。这些桌子上都镶嵌着大理石，桌架和凳子都是用昂贵的楠木制成。屋子里悬挂的巨大宫灯是玻璃的，到了晚上这里会被照得很亮。那个小伙计身后有一面很好的法国平面镜，他手里端着一大盘甜食。服务员把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间屋子后面是一个很大的厨房，有专业的厨师。这里的厨房主要是一个大的烧水锅，每壶茶要两个铜板，大概是1/8美分。

当客人进来随意找个地方坐下，小伙计会立刻端上一盘甜点和水果，很快一小杯茶会被摆在客人面前。当这些茶被享用完，客人并不会马上离开。他们会在这里坐上一会儿和朋友或者邻座讨论一下时事。一些茶馆还有专门的说书人，很多人都会在那里待上一整天。所有在这里消费的都是有钱有闲阶层的人。后面的桌子上你看到的有两个管子的东西是水烟。不仅在中国，在很多东方国家，人们都喜欢吸水烟。



21 One of China's most terrible methods of death punishment, Shanghai.

21 中国众多残忍死刑中的一种

这个声名狼藉的河盗杀了很多人，最后一次作案是剜出了一个男人的眼睛。他被关在笼子里，脖子被枷板夹住，脚下垫了几块平石头，每天在上海旧城六座城门的大道上游街示众。他必须站得笔直，否则会被勒死。游街后，他和笼子会被放到一块空地上，每天抽走一块脚下的石头，直到被勒死。这种残忍的刑罚很少被实施，但这仍然是中国发明的众多死刑中的一种。成群的乌鸦每天都等在罪犯的周围。昨天，就在移走石头后，他的朋友通过关系给了他一些致命剂量的鸦片让他自杀。第一天，他（罪犯）收50美分可以随便拍照。第二天涨到了5块墨西哥鹰洋（相当于两块金币），我给了他，但条件是他必须摘下帽子露出脸。两个中国摄影师也拍了照片并放到橱窗里做广告。人们争相观看和购买照片，因为这场景太少见了。后来警察队长因为人群阻塞了街道而禁止拍照。

22 A high caste Lady's dainty "Lily Feet"—showing method of deformity (shoe worn on great toe only), China.

22 上海一位上层妇女的“三寸金莲”

这位年轻的妇女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很穷。她为这个不舒服的拍照姿势开价4美元（在上海一家饭店拍照时她母亲就陪在旁边）。

关于缠足这种奇怪的习俗有太多的描述了。一些中国人告诉我们，缠足阻止女性爱闲逛的习惯已经好几个世纪。另一个说法是，曾经有一个美丽的公主，脚有畸形，她很巧妙地隐藏了这个事实。其他有畸形的人也仿效她的方式，后来这种仿效就成了缠足的时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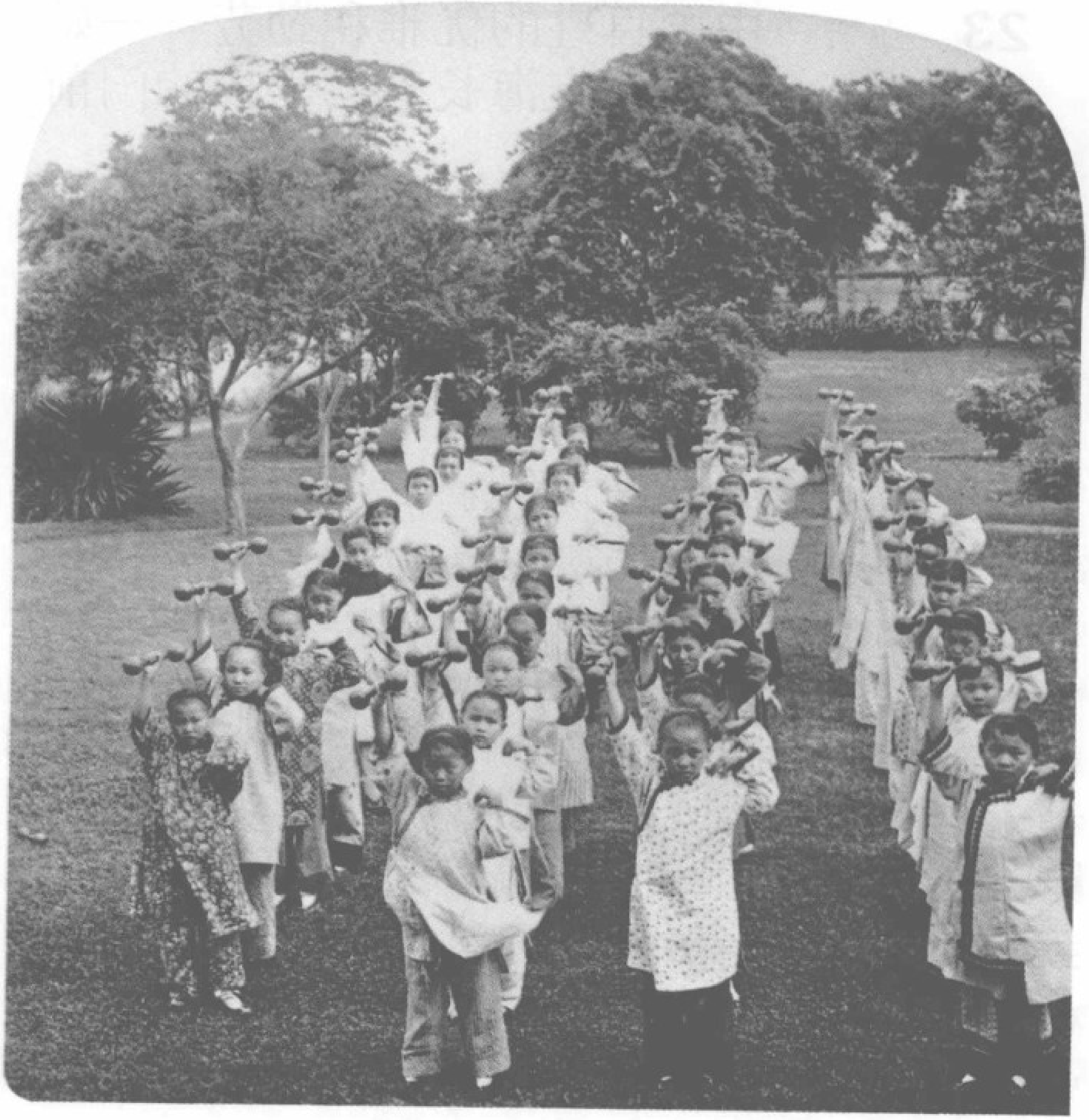
当这位妇女还是5～8岁的小女孩时，就开始被一条2～3英寸宽的布条紧紧裹住了脚。从大脚趾开始缠，一直到脚踝，其他的脚趾被弯到脚下，脚后跟向脚掌扭，直到它们几乎挨上。裹脚布偶尔会被更换或调整。脚上的循环被充分阻止以保证足部将来不会再生长。如果后期拆掉裹脚布，脚会有一些不正常的生长，但正常情况下它们不会再长大了。

这些小脚不像它们看起来的那么小，脚前面尖的部分（大脚趾）被楔进一双小鞋子，同时提起脚后跟塞进鞋帮里，这样就显得脚只有恐怖的3英寸长，而实际上有6～7英寸。这几乎对走路没有用，而且走路的姿势就好像是只用脚后跟触地而脚的前半部分没有触地。

23 Refinement and industry for China's masses—girls making embroidery at So. Gate Presbyterian Mission School, Shanghai.

23 中国百姓的优雅和勤劳——姑娘们在上海长老会学校的门前刺绣

刺绣在中国是很高级的艺术，它们都精彩绝伦。高级的成衣都会用丰富的颜色、复杂的刺绣精心装饰。几乎所有的成衣都是用绸缎制成的。这些刺绣使得每件成衣都很高贵。这是中国一项很重要的手工业，全是由女性在家中完成的，而不是在工厂完成。其实刺绣不仅用于服装，事实上家具、墙、屏风等等，都可以由丝织品装饰，从普通的椅垫到皇上的长袍都有刺绣。中国女性最擅长这门精巧的手艺。鸟、蝴蝶、花、人像都被很多颜色的丝线精细地绣到丝织品上。她们的耐心是这些刺绣的前提。你在这里看到的很多姑娘都来自较好的阶层，有些已经成年，有些还很小，都穿着整洁，勤奋得像蚂蚁，在用木条绷着的绸缎上做着刺绣。我觉得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比这些姑娘更清秀更有涵养的了。这所教会学校离内城很远，没有受到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24 Chinese children at dumb-bell exercises, So. Gate Presbyterian Mission School, Shanghai.

24 上海南门教会学校，中国孩子在做哑铃操

这所学校位于内城的郊区，离欧洲领事馆有一段距离，处在非常出色的管理之下。当女孩子们得知我要用立体相机给她们拍照时他们都非常高兴，希望把他们拍得时尚漂亮，每个人脸上都是灿烂的笑容，姑娘们只有非常高兴的时候才会这样。考格道尔小姐（Miss Cogdal）在花园里上活动课的时候，女孩子们都在嬉闹。现在考格道尔小姐正聚集她的这些教友们做哑铃操。小一点儿的在前排，大一点儿的在后排，她们都在认真、高兴地做着练习，而且她们尽着最大的努力希望和西方女孩做得一样好。你注意她们快乐的脸，这里没有缠足，没有脏兮兮的脸，没有污秽的衣服，从优雅的学校到虔诚的美国教师，一切都井井有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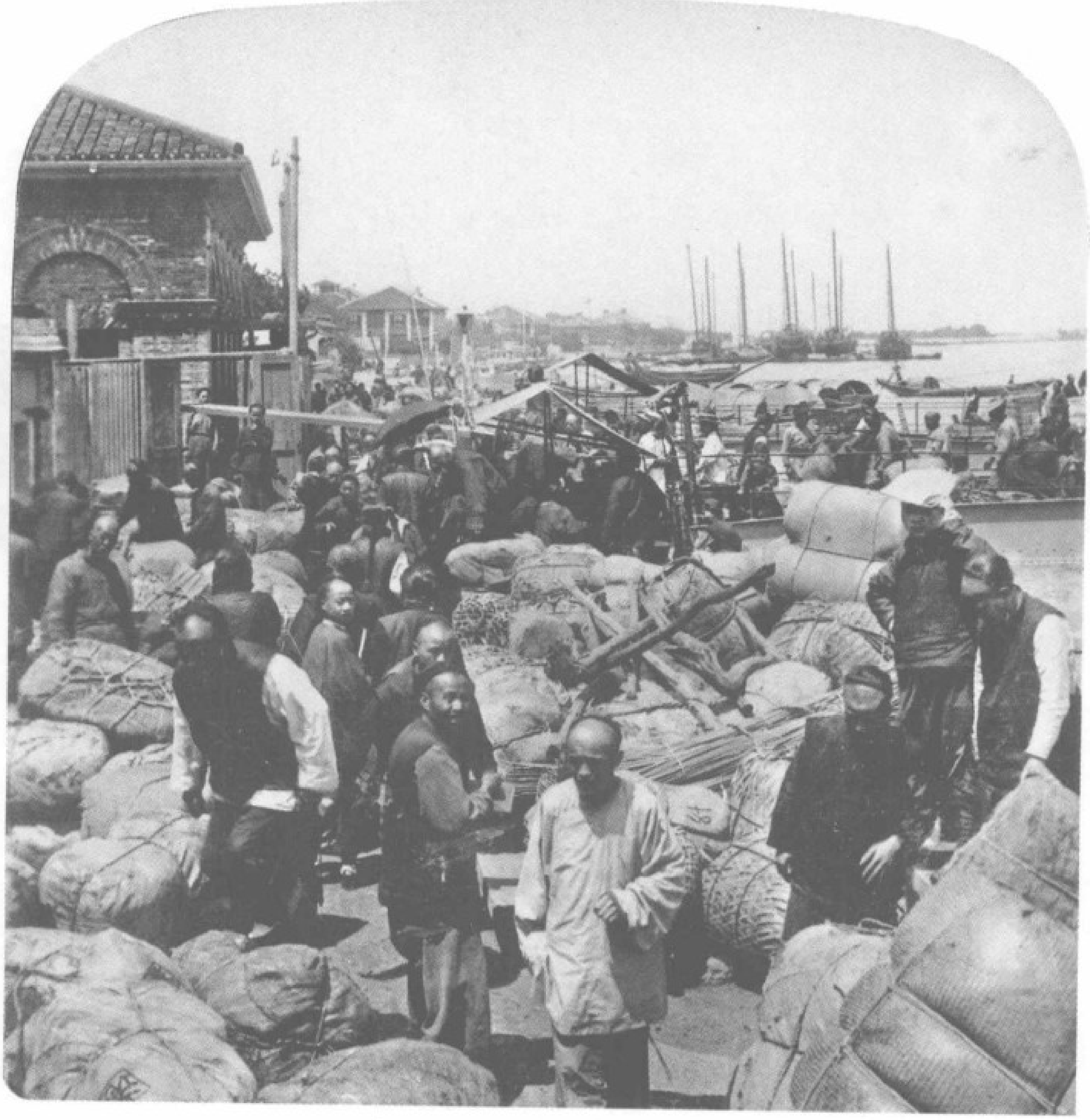
25 "King of the Beggars"—the Chief of a Beggar Guild—vain of his excessive raggedness—Loong Wah, China.

25 龙华寺里的“乞丐之王”——丐帮的首领，以他披着的极度破烂的衣服为荣

我们现在龙华寺，这里有座同名的塔，你能看见就在我们前面100英尺远。一个“乐呵呵的老乞丐”突然挡在我们前面，向我们乞讨，但是他看起来不像是很饿的样子。我们不得不因为他古怪的行为而停下来。他的态度很不寻常，积极高兴地站在照相机前，正如你在照片中看到的那样，而此时还没有接受我们任何的施舍。他在这一带非常有名，是这里乞丐的首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但是你肯定不会从他披着的破烂衣服认为他是个“王”，我的向导说，招惹这样的人很麻烦，所以我最后给了他几个铜板了事。

宁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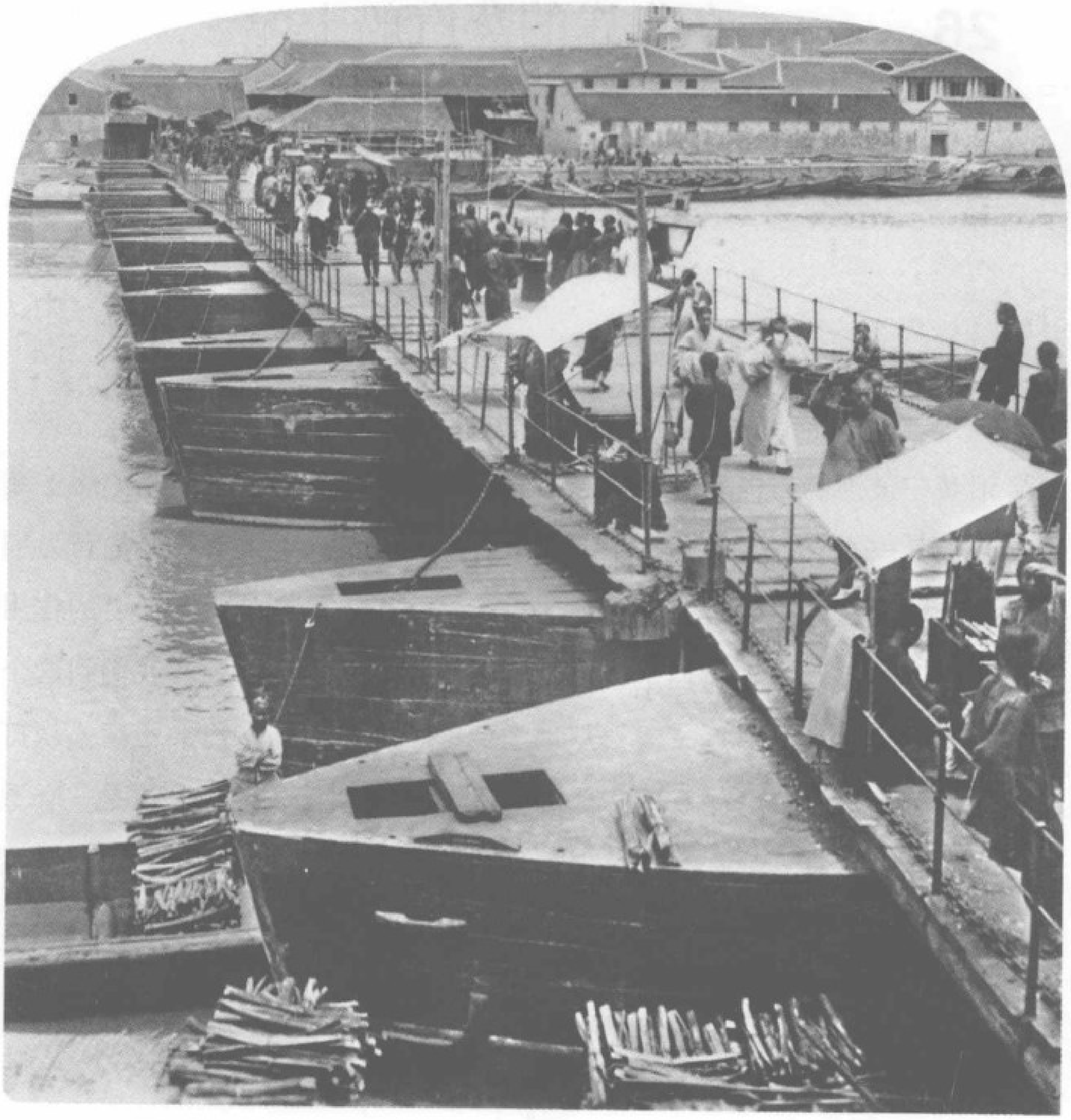
Ningpo



26 At the steamer landing just before sailing, Ningpo, China.

26 在靠岸的蒸汽船上

沿着宁波河的方向看，有一群苦力在店主的指挥下往去上海的船上装货。我们又一次见到了中国每个港口都有的繁忙景象，盘着辫子的苦力们正为每天10美分的工钱付出他们的体力。在中国，这些体力劳动者的作用代替了机器，甚至牲畜，但是他们却得不到整个社会的重视。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四月的最后一天，从地上的影子你可以知道日头正高，从打着的伞你可以知道阳光有多么强烈 。江里有很多帆船，因为宁波是一个重要的帆船产地。在江对岸我们还能看到一些欧洲建筑。1841年这里就被英国占领成为开放口岸之一。整个城市被一圈25英尺高的围墙围着，人口大约有25万。



27 Bridge over the Fung Wha branch of the Tang River, Ningpo (showing Catholic church).

27 甬江支流奉化江上的一座桥，能看到远处的天主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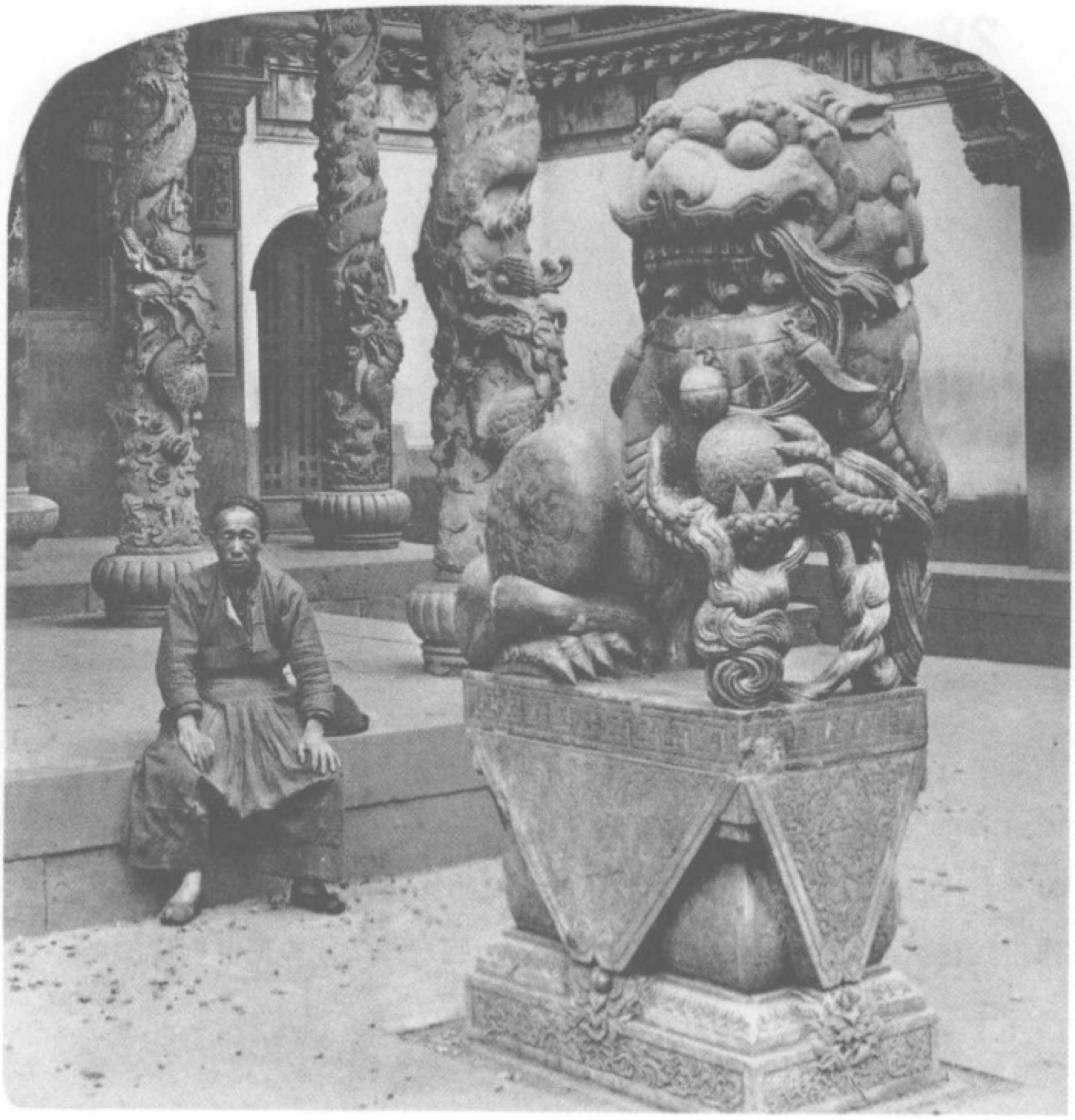
这座桥是宁波的一条重要通道，尤其是赶集的时候，两边会摆满卖各种各样农产品的摊位，集日里这座桥上的人会非常多，很难通过，会有一些小船载着客人往来于河两岸。这座桥长200码，宽5码，由16条驳船串起来，上面覆以木板并系在船上，这些船都用锚固定着。从桥上不多的人你可以看出今天不是赶集日。教会的活动已经在宁波开展很久了，你能看到河对岸教堂尖塔的一部分。教堂建筑在中国的城市一般都是很显眼的，因为他们的尖塔非常高，非常醒目。

28 Lumber-makers in a Chinese Saw Mill, Ningpo, China.

28　锯木厂的工人

在宁波看到的，和上海、广州很像，但仍有很多东西引起我们的兴趣，比如穿过这座桥并经过教堂，途经的一个锯木厂，那里有古老的锯木方法。

这样的锯木厂在乡村、城市到处可见，甚至在像上海、天津那样很多生产方式已经西化的大城市都看得到。这里锯木头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锯子而不是现代化的蒸汽锯。这家工厂已经有60年了，但是没有任何改变和创新，也不是每天工作8小时，而是从日出工作到日落，每周7天都要工作。我在离开前给了这些辛苦的劳动者一些铜钱，作为拍照的报酬。



29 The Dragon guarding the front of the Fuhkin Guild Hall, Ningpo, China.

29 福建会馆前的石狮子

这些精美的建筑最早是一个来自福建的人大约在12世纪的时候建造的，重建于1680年。我们眼前这根雕刻精美，闪亮如新的石柱，你一定不会相信已经矗立两百多年了。这座华丽的会馆相当于西方的俱乐部，会员都是有钱人。他们在这里举行社交活动、召开商业会议，或是文人墨客在这里交流。这座建筑建在一块很昂贵的地皮上。同样来自福建的商人在广州建了另一座漂亮的会馆花费了120 000美元。整个会馆从前到后，排列着很多殿宇，还建有娱乐用的戏台。其中一些殿宇根据名字能看出有不同的功能，如天后宫，供奉的是妈祖。这座福建商会，有些地方是宗祠的一部分，供奉着商会成员祖先的牌位。在节日的时候这里会被装点得绚丽无比。那雕刻华美的石柱，据说一部分是在厦门雕刻，一部分是在宁波雕刻，都是用整块灰色的大理石雕成的。

30 Colossal statue of Buddha in Fuchoo Temple, at Ningpo, China.

30　巨大的佛祖塑像

我们在广州的五百罗汉堂看过的那些塑像，是为了纪念佛祖的伟大的追随者。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佛祖本身，大概没有人会像佛祖那样被塑造这么多的佛像来被纪念。这些雕像多根据佛教世界的形象用木头雕成。佛祖盘腿而坐，身披罗纱，眼睛微闭，双耳下垂，显得十分平和安详。

苏州

Soo—chow

31 A Chain Gang in China—in the thoroughfare wearing "Cangaes" which record their crimes, Soo-chow.

31 一串中国的犯人，都戴着枷，上面记录着他们的罪行

这三个罪犯被警察带到我们面前，好让我们可以仔细看看他们。不要以为这些人戴着伊丽莎白式的褶边领，这些厚重的木板大概有3平方英尺，四周封闭，只在中间留一个卡脖子的洞，这就是枷。

戴枷是比较轻的处罚。戴着这些枷没法用手摸到头，所以没有人照看的话他们会被饿死。这些枷通常有33磅重，如果戴几个月，任何人都会忍受不住的。枷上写的中国字是这些罪犯的名字和他们所犯的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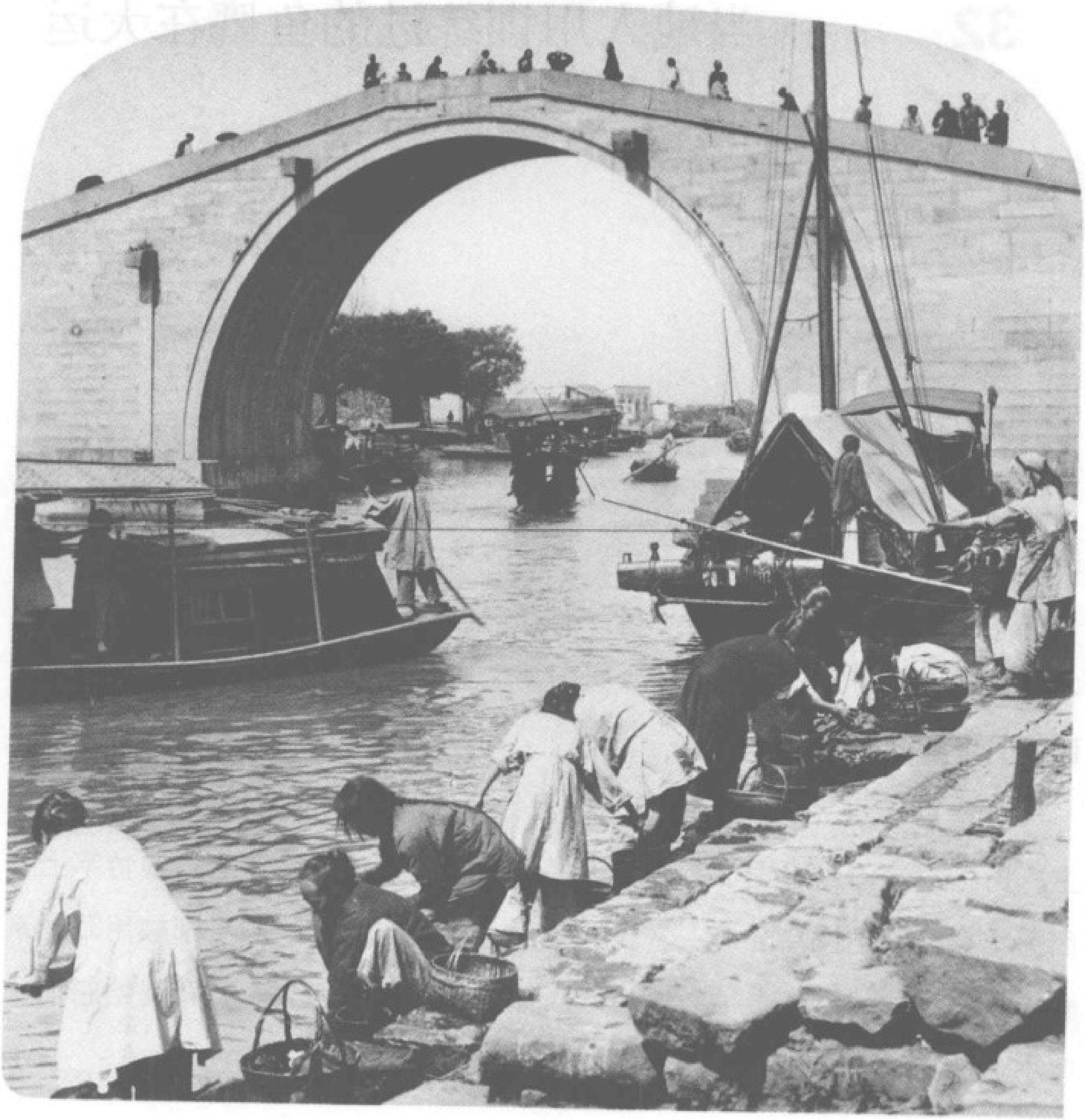
你看到的那些城墙已经矗立在那里两千年了，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到那上面去看看，以后你会看到中国的城墙都一样，看到一个就等于看到全部。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人口有70万，不过在这里能看到最值得称道的水利工程——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到北京有700英里（原文如此。——译者注）长。这条运河不仅提供了运输的便利，里面还有很多鱼，一些当地人利用水鸟捕鱼。

32 Natives fishing with trained cormorants in Grand Canal, Soo-chow, China.

32 当地人用训练过的鱼鹰在大运河里捕鱼

在我来到中国之前，知道在有些偏远的小岛，中国人用训练过的水鸟捕鱼，我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在广州的时候，我收到总部的信说如果遇到有鸬鹚捕鱼的场面一定不要错过。我在广州打听到在深入内陆很远的地方才有这种事情。没想到我沿着大运河第二天就遇到了。这两只船上站满了巨大的鱼鹰。

这些鸟已经完全被驯服了，而且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它们站在船边上，时不时会潜到水里捉鱼，但大多时间鱼鹰还是会站在船边的竹竿上，因为水很浑，这些鸟会潜入水里几英尺去找鱼。它们的脖子都被用草绳系着，这样抓住的鱼不会被吞下去。当然，最后渔夫们会解开草绳给它们一些小鱼作为奖励。



33 The Picturesque land of Confucius—Woo-Men Bridge and Grand Imperial Canal, Soo-chow, China.

33　儒家文化下的如画风景——苏州的运河与吴门桥

这是上海东南80英里的运河边上，一个以优美风景著称的城镇，中国有句俗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中国人似乎从来都不喜欢易于船只通过的可开合的吊桥，造桥的时候也不考虑轮式交通工具是否方便通过。这座桥的桥拱中心距河面有五十多英尺。

这个地方曾是镇压太平天国的血腥战场。戈登（Gordon）的军队在运河对岸稍远的地方，太平军在这一边，有20万人。而现在，靠近我们这一侧的河边，几名妇女正聚在一起洗衣服，另外几个在淘米，全都在同一个地点同一条河里（吃喝这严重污染的水似乎也没见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这些妇女都是底层的，从事体力劳动的穷苦人。

这个城镇是非常重要的制丝中心，有数万名妇女从事刺绣。很多昂贵的丝织品被装进这些小船里，有艘船为了抵御河盗还在船舷装了一门炮。在所有的运河上，很多货船都有自己的武装。河盗一旦被抓获就会被砍头。

34 Tiger Hill Pagoda, the "Leaning Tower" of Soo-chow (1300 Years Old)—full view, China.

34 虎丘塔，苏州的斜塔

在这座古老的商业、文化中心有七座塔，都非常古老。我们眼前的这座塔建成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你一看到这塔就不用我解释为什么叫它“苏州的斜塔”了。这座塔在穆罕默德写《古兰经》的时候就已经立在这里了，是中国一处很独特的古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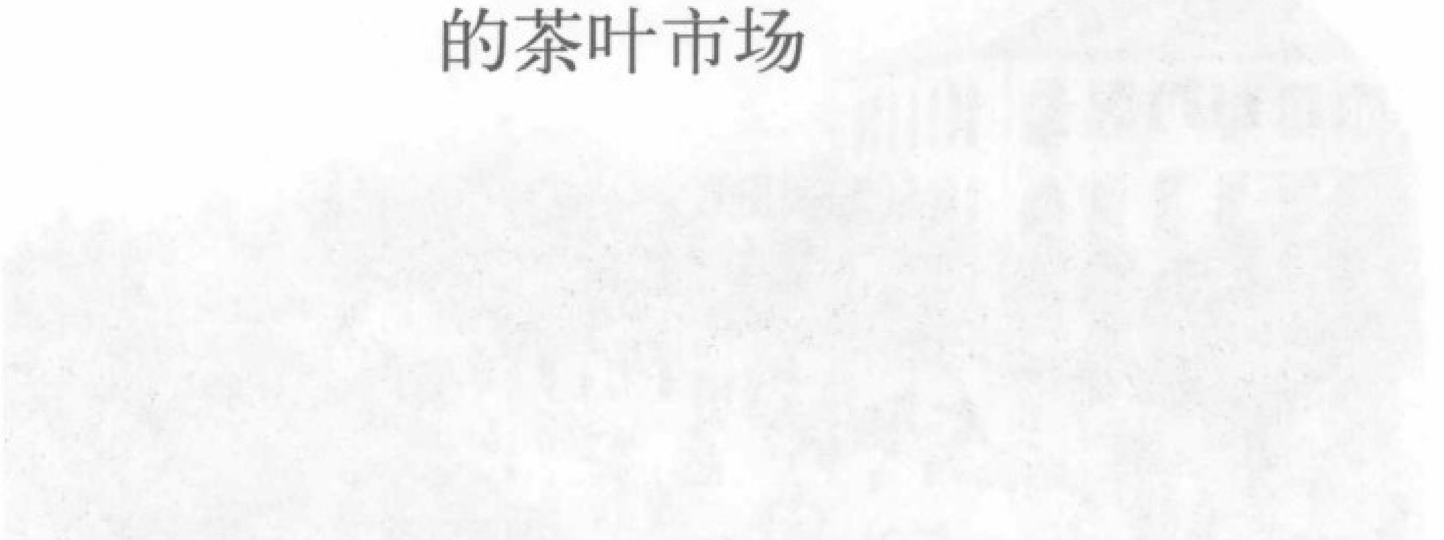
这座“斜塔”非常巨大。在照片上显得不是很大是因为我们距塔还有几百码远。塔建在一个约50英尺高的土坡上，塔身有将近200英尺高，我不得不退了很远才拍下完整的塔身。而且站在这个位置第一层是看不见的。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这座小山上布满了寺庙，但在那之后这里的寺庙都成了一片废墟。

扬子江
Yang-tse-kiang

35 Coolies unloading tea at Hankow, the great Tea Market of interior China.

徐家汇藏书楼

35 苦力在卸茶，这里是中国最大的茶叶市场



这就是汉口，距出海口600英里。毫无疑问，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交易市场。汉口在中文里的意思是“贸易的口岸”，她的确是最大的贸易中心。这条江允许最大的海船通航到这儿，而我此时正站在从俄国黑海最大的港口敖德萨驶来的三烟囱商船上。俄国人是欧洲最大的茶消费群体，而且他们很喜欢喝中国茶。世界各地的船为了茶叶来到这里，所以我认为汉口拥有组织最大茶会的纪录。茶叶被从生长的山区带到这儿，通过一些小的口岸沿江而下到汉口，多数时候在汉口只是重新包装再发往世界各地。很多码头都是这样排着长队，赤脚、辫子盘到头上、有时候裸背的苦力，形成在船和货栈之间连续的线。他们扛着茶箱，故意喊着古怪、忧伤的调子，这会让他们觉得肩上的负担不是那么重。这些茶箱看起来都不太一样，外面有不同的标记。大部分美洲消费的茶叶都来自日本，少数来自中国内地的茶。每个苦力手里都有一块竹片，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又不会犯错的，用来检验卸货的数量方法。通过这种古老的方法，每个苦力运一件货就交给岸上记账的人一块竹片。大多数苦力既不诚实也不会算算术，但是他们会拿竹片，这就足够了。没有几个西方人会愿意每天在这样的烈日下一直扛箱子，10个小时才挣10美分，这就是“另一半人的生活”。

36 View along the Bund, from Municipal Council Building—Hankow, Interior Chin's greatest Tea Port.

Faint show-through text and a seal-style watermark stamp are omitted.

36 在汉口的市政大厅上沿着江岸看

这个场景充满了美丽、生机和秩序。那些建筑物的美,通过成排的树木、修剪过的草坪、平整的街道而加强了。通过回忆我才记起这里是中国的心脏地带。我预料到这里会遇到一些欧洲化的东西,但没想到是现代化的建筑和漂亮的草坪构成的美景。我预料到了上海欧洲化的程度,但是没想到汉口的。这条大江在这里大概有一英里宽,充满着生命与活力。1858年根据《南京条约》,汉口成为开放口岸,这些都是那以后建设的。我曾经评论过其他一些当地城市,到处都是酸臭肮脏的人们。我听说几位汉口的中国绅士努力劝服他的同乡们尝试学习欧洲人的优点,但收效甚微,最后都放弃了。在这里,又一次的,我们几乎看不到欧洲人,看照片中景物的影子都很短,那就有了部分的解释。欧洲人在酷热下是很少出门的,但是这块地方到处都是苦力,其中很多都是他们称呼的“扁担苦力”,因为搬运都要靠这些扁担。一个苦力能分别在扁担的两头担100斤重的东西。扁担是这些苦力们的重要财产,因为他们要靠扁担维持生计。

37 Travelling in Interior China—our house boat on a canal near Kinkow (600 Miles In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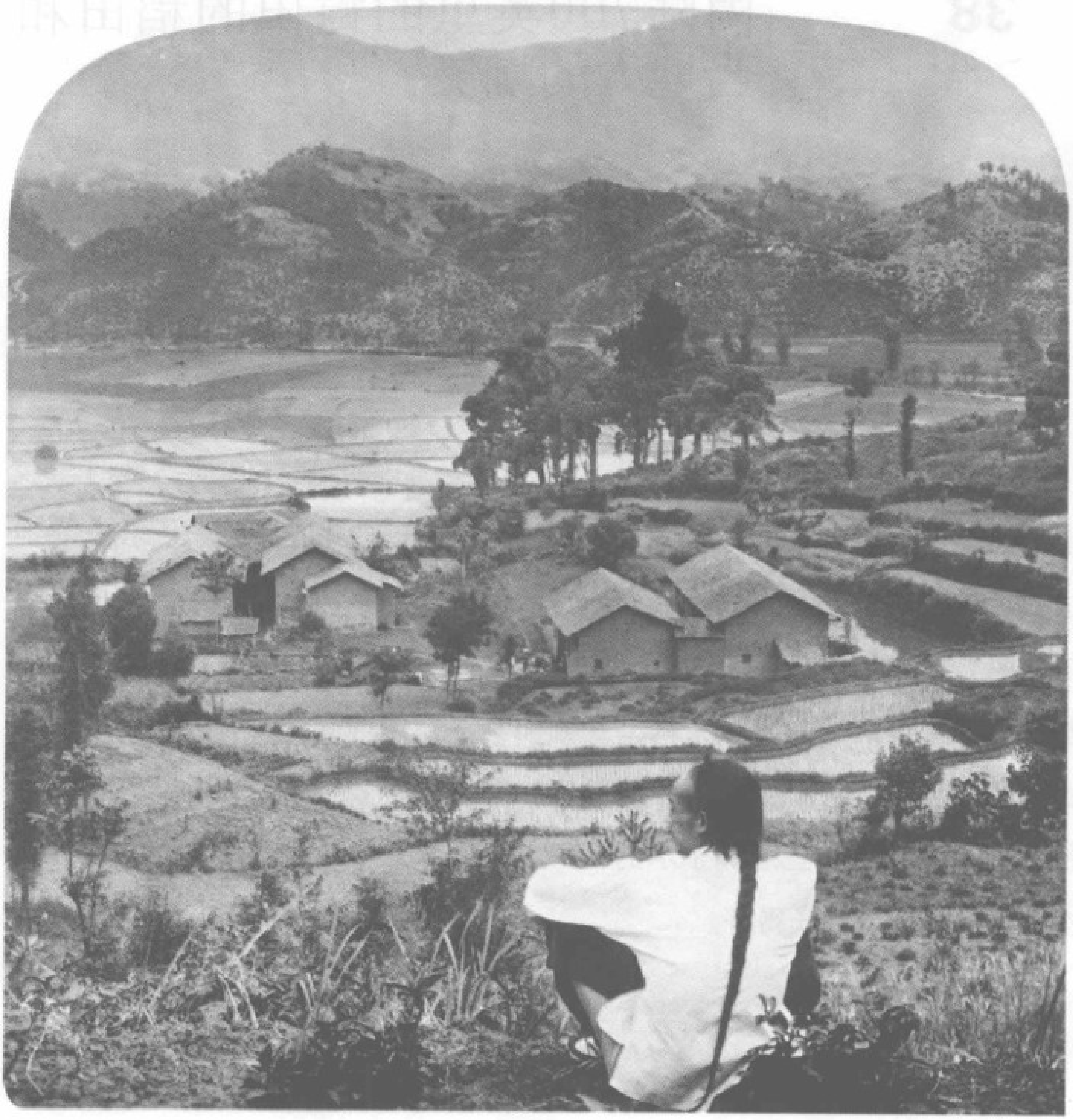
37　在中国内河旅行，我们的船屋停靠在金口附近的运河上

这就是载着我的同伴和队伍的船屋，他们全都在甲板上。我不需要指明我的同伴，因为只有他一个外国人。我们的船长站在他的右边，绰号“浆衬衫”。原来的厨子担心我们不再回汉口，就在这个地方离开了我们。我们的翻译，穿着黑衣服，兼着逃跑了的厨子的工作。苦力们都因为害怕照相而把头扭过去。后面小小的船舱就是我们晚上休息的地方。一个流动理发师刚从金口出来，就在河边，虽然他已经有了一个顾客，但仍然期望地打量着我们的船。不要以为理发师和他的顾客是唯一的旁观者，一大群人正聚在后面看着我们的船。

38 Paddy Fields and group of jeering Natives, at Matin, 700 miles inland, Kiangsi Province, China.

38　内陆700英里的梅田的稻田和当地人的嘲笑

当我们到了梅田就一直有一群人跟着我们，并且一直愤怒地盯着我们。桥上那些人就是一直跟着我们的人，还有一伙人在山坡上。我几次尝试靠近拍摄这些人都失败了。大米是全世界非常有价值、不可或缺的通用粮食吗？虽然欧洲和美洲是小麦的主要消费国，但是中国的人口要更多一些，而且中国人的主食是大米，在亚洲其他一些国家都是主要吃大米，因此大米是世界上最重要最通用的粮食。在这里，我们看到水稻正在田里生长，就是桥旁边那些灌满了水的稻田。远处那些山上都是茶园。这些茶树在开阔的山地上才长得好。



39 Paddy Fields, Farm Houses and Patches of tea, at Matin, Kiangsi Province, among the mountains of Interior China.

39 梅田的稻田、农舍和茶园

在上海西南，广州西北，距中国海700英里的内陆，坐落着一个美丽的村庄。但这儿的百姓却非常愚昧、迷信和偏见，以至于从这个村子穿过是非常危险的，很少有欧洲人或美国人敢于尝试。坐着的那个中国人来自稍大些的城镇，他们经常被外国人雇用。

这个山谷满是稻田，这些水稻被田埂划分为很多片，这样可以对每块稻田单独灌溉。其他那些稀疏的灌木是茶树。

我们往山坡上走，开始有一群混杂着大人小孩的暴民跟着我们，当我架好相机选好景，突然很多小石头落在我们周围，很难确定是他们中谁扔的。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拿着棍棒。一个大胆的家伙拿着长竿子走在前面，试图打碎我的照相机。小孩子们都握着石头站在周围，我只能匆忙拍下这张照片。在这期间，从人群中还飞来一个土块正好落在照相机上。

40 A genial official of interior, China—naval mandarin (Admiral River Fleet), wife and daughter, Kinkow.

40 金口的一位武官和他的妻子、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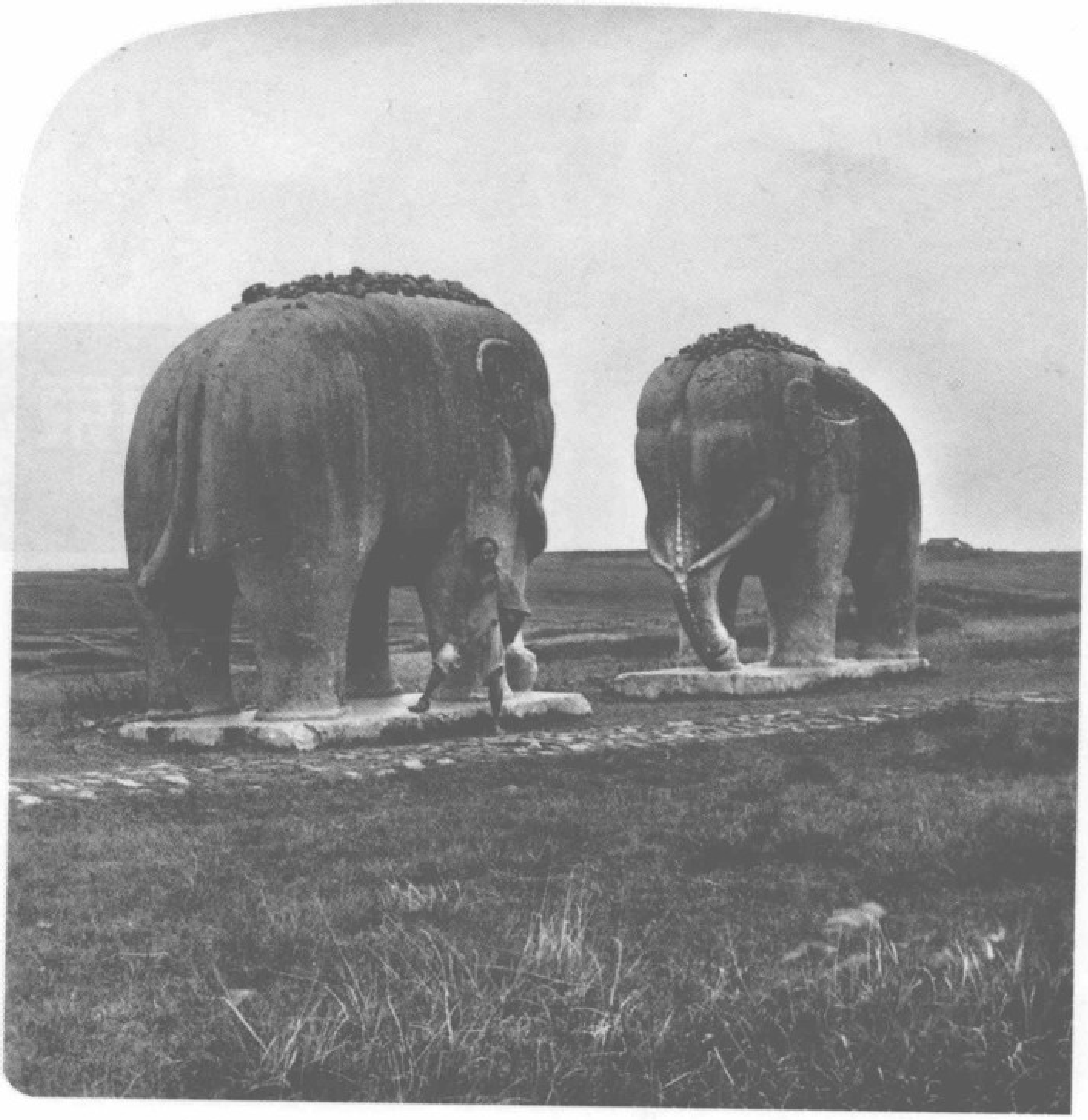
这是在金口镇的郊外，位于上海西南偏西大概500英里的地方。这位武官是长江上一艘炮舰的船长，家就在金口。

这位中国官员很渴望和美国人会面，尽管他一句英文都不会讲，但他非常聪明友好，与外国访客相处得很融洽。和其他中国绅士的习惯相反，他愿意让家人出来相见，而且让她们穿上最好的衣服。他们正在户外的树下，桌子后面那位严肃而高雅的妇人就是他妻子，她漂亮的女儿就站在左边，大概只有16岁。她们的长袍都是用精美厚重的丝绸制成的，上面还有精致的手工刺绣。她们都缠足，让她们成为符合中国传统的小巧玲珑而无助的中国女性。

中国服装在样式上看不出太多性别上的差异。留意他们上衣前的方补子，是用高贵的金丝线制成，这说明了穿着者的官衔。

南京

Nankin



41 Huge Stone Figures on the Avenue leading to the "Tombs of the Kings", Nankin, China.

41　南京，皇帝陵墓神道旁的巨大石像

尽管饱受时间和战争的摧残，南京仍然是有着20万人口的大城市。他距海岸3英里，位于长江边上。围着古老城市的城墙大约有35英里，但是现在大概只有20英里，很多地方都已经倒塌了。这里曾经作为明朝的首都很多年。洪武帝于公元1398年在这里驾崩，他的陵墓就在城外不远。这些陵墓的废墟吸引着无数来古都的旅游者。南京和北京的皇家陵墓的神道都有巨大的石像。其中有人的雕像，包括武官和文官，狮子、马、骆驼和大象。它们整齐地排在神道两边，都是成双成对地出现。这些大象的雕像是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的，高12英尺，宽7英尺。这些雕像在皇帝生前就刻好了。这些大象背上有很多石块，是淘气的孩子扔上去的，还是为了某种纪念意义，我不知道。我还给其他雕像拍了照。

42 Cultivated bamboo—a plantation at Nankin, China.

42　南京附近一片雅致的竹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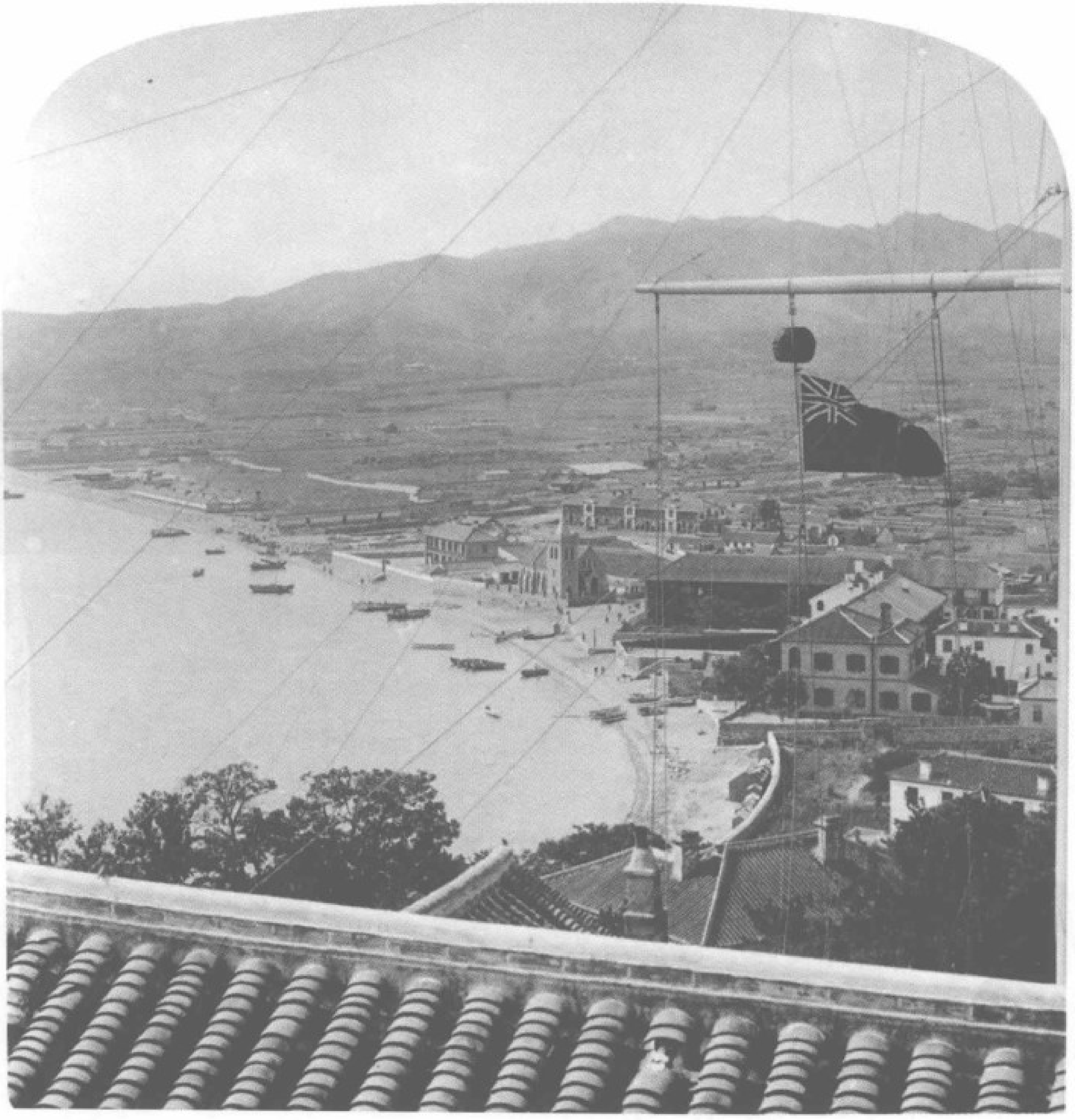
我们在南京附近发现了这一片对西方人来说不寻常的植物。

竹子属于草本植物。因为它长得很高，因此用途非常广泛。竹子非常优雅和漂亮，被恰当地称为草中之王。尽管有时候竹子最高能长到150英尺，直径10～14英寸，但一般只有50英尺高，5英寸粗。这儿的竹子是比较小的品种，只有20英尺高，直径不超过2英寸。这些竹子的茎长得多么笔直匀称，这是上天的杰作。椅子、桌子、床垫、炊具、伞、扇子、筷子、床架、农具、马具、鱼篓、篮子，各种各样的陷阱，从捉蟋蟀的到捕老虎的，都可以用竹子制作。

两丛竹子就可以提供中国南方一个舒适家庭的全部用具，而只花费5美金。

烟台

Cheefoo



43 Cheefoo, one of China's important Sea-ports, from Signal Tower, looking east.

43 从信号塔上向东看烟台，中国重要的港口之一

那些山从右边一直延伸到海边成为海角，上面有炮台。一些欧洲人已经在那些山脚下盖起了自己的房子。因为害怕被义和团袭击，那些房子里的人都住到酒店去了，他们把一些贵重的物品藏在安全的领馆内，把房子交给当地仆人照看。法国领馆位于海边的英国小教堂和我们能看到的最远处的中间。英国小教堂前面的第一座建筑，有灌木的那个是家旅馆，第二家旅馆就在旁边。另一侧是通向海边的狭窄街道，离我们最近的，有四个窗户的建筑是俱乐部。英国领馆就在我们左边，美国和德国领馆在我们后面。院子里的英国旗是个信号标，上面有个黑球表示军舰在移动，有一艘军舰要靠岸或离港。那些旅馆住满了教会人员和其他难民。床、箱子、行李堆满了每个角落，而且还有很多人正从城里乘火车站赶来，有天津的，北京的，他们逃到安全的地方等着坐船离开，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很多人离开，领馆每天都很忙。美国领馆派船接了75名教会人员来，让我们去迎接他们登岸。

44 Missionary refugees fleeing from the "Boxers"—landing at Cheefoo, China.

44 躲避义和团的教会难民正在烟台登岸

教民们正乘舢板在此登岸，载着他们的孩子和随身财物。他们排着队羞怯地前往旅馆，女护士长领着一个孩子，神父抱着一个女婴，一队苦力扛着行李，一个人拿着网球装备，另一个人哀伤地推着不能用的自行车，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表情，都渴望获救。我很惊讶教民里有这么多孩子，后来了解到，在教区多生一个孩子会有一份奖金，幸运的家庭会因为多一个孩子而多一份收入。这里无论男女都戴着太阳帽，因为尽管这里是北方，但是日照仍然很强烈。为了避免被袭击，这里的欧洲人基本上都租了舢板，以便可以尽快逃往停在海里的军舰上。在经过数天的等待后，我们最终乘坐一艘德国船前往白河。

天津

Tientsin

45 From Pilot's Tower, looking north across the Pei-ho River to Northwest Fort, Taku, China.

45　大沽，在领航塔上向北看白河那边的西北炮台

我们正后方有几个炮台，但都比较小，大概在1英里外。在1900年6月17日星期天凌晨1点，军舰上所有的武器同时向这些炮台连同我们面前的北炮台和西北炮台的清军开火，交战非常激烈，但时间不长，早上7点两个炮台就先后被联军占领。战斗的细节每个人都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再详细的描述也比不了大沽的泥炮台、河流和周围的村庄所呈现的废墟。你可以清楚地辨认炮台的样子，甚至可以隐约看到炮弹击中的痕迹，你能看到炮台上的大炮，能看清旗杆上的旗子，离我们最近的旗杆上不仅是一面信号旗，它还被用来向舰队传递无线电报。大沽的民房都是用泥筑的，无论屋顶还是墙壁。

46 Looking down the Pei-ho River toward North Fort and Bay, from Northwest Fort, Taku, China.

46　面对着北炮台和河湾俯视白河

河湾里最近的军舰停在10英里外，在那片水域靠近河口，有个巨大的障碍物阻止舰队进入白河。距河口一二英里有个沙洲，那里的水很浅，很多船都在等待涨潮的时候进来。白河的水都非常泥泞。北炮台上飘着胜利者的旗帜，长长的堤岸从我们站的地方一直通到北炮台，联军就是沿着这条堤岸占领了北炮台。虽然这些炮台被称为泥炮台，但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一击。实际上这些炮台建造得非常好，有堡垒、土墙、壕沟和先进的军火，这些后膛炮不是中国人制造的，大炮上的铭牌都写着“德国制造”，保护炮手的钢盾也是最新式的，这些护盾能抵挡来复枪的子弹，但是再大一点的炮弹就无能为力了。有门炮被一种三英寸的炮弹击穿护盾，还能看到血迹。那个拿着来复枪的士兵是英国水兵。一些英国士兵和意大利士兵负责守卫这座炮台。

47 Burning of Tongku—U.S.S. "Monocacy" at landing, with hole through bow made by Chinese shell—China.

The seal stamp over the caption is a library watermark.

47 燃烧的塘沽，停靠的美国军舰“莫诺卡西（Monocacy）”号船舷上还有被中国炮弹击中的洞

这个场景是大沽炮台被占领几天后的塘沽。西摩尔中尉（Admiral Seymour）的远征队没能到达北京，回到天津后已损失惨重。众所周知，此时在天津的外国人也开始被袭击，战争开始了。每个国家都紧急向前线派遣部队。我到这里的时候是7月4日，你能看到“莫诺卡西”号上飘扬的国旗。尽管沮丧的消息充斥着每个角落，但是每艘军舰都悬挂着星条旗庆祝美国国庆。在这样的节日里我们听不到喜气洋洋的礼炮，只能听见火焰吞噬一切的噼啪声。有消息说被派往天津的援兵遭受惨败，我们可能要退到海岸线去。这里有法国士兵、俄国士兵和日本士兵的营地，军用物资堆在码头旁边，受伤的战舰都驶往大沽进行修理。不断地有难民涌向这里，有的要找船离开，有的要暂避在“莫诺卡西”号上。退潮的时候旁边的河里满是上游漂下来的发胀的死尸，一些是义和团的血腥屠杀，一些是俄国远征军在前往天津路上杀害的百姓。

48 Horrors of war—dead Chinese floating in the Pei-ho—showing riddled buildings, Tientsin, China.

48 恐怖的战争，中国人的尸体漂浮在白河里，背后是千疮百孔的法国租界

许多谈论战争残酷的人都见识过这样的场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像这样的场景尽管让人很不舒服，但却很有教育意义。要知道真相你就必须亲眼去看。尽管看到的这些非常令人反感，却只是冰山一角。我来这儿的十天前，死尸，惊人数量的死尸漂向下游。现在，你就能看到4～5个，其他的时间会有更多，尤其是早上，在经过夜晚的屠杀后，我经常看到被砍掉的头颅和无头的尸体。这其中大部分是被首先进入天津城的远征军杀害的，还有的是被义和团杀害的教民。

火车站和法国领馆之间，是交火最激烈的地带，几乎每座建筑都被火烧过，被炮弹击中过，从破碎的窗户和千疮百孔的墙上能想象到这里当时的交火有多激烈。

49 Native Christians fleeing from the "Boxers"—Chinese refugees being taken away from Tientsin, China.

49 当地逃难的教民被从天津带离

很显然自从开战以来，这些可怜的当地教民就不可能在天津安全地生活下去，尽管已经到了一万名联军部队，教民仍然不能觉得安全，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义和团和清军在不断向城里增兵。我们眼前只是一小部分当地教民，里面有大量的妇女儿童，苦力们背着一捆捆必要的衣物，还有大量的人群在岸上，他们都在等着登船，这是多么悲伤的事情啊！这些人的房子没有了，家人朋友没有了，财产没有了，背井离乡，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更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只是要逃离这个地方。孩子们还都不懂事，不明白现在所处的情形。

沿着河岸走半英里的紫竹林教堂，在那里还有五六百名难民。

50 Chinese Christians refugees in the Apostolic Mission, during bombardment of Tients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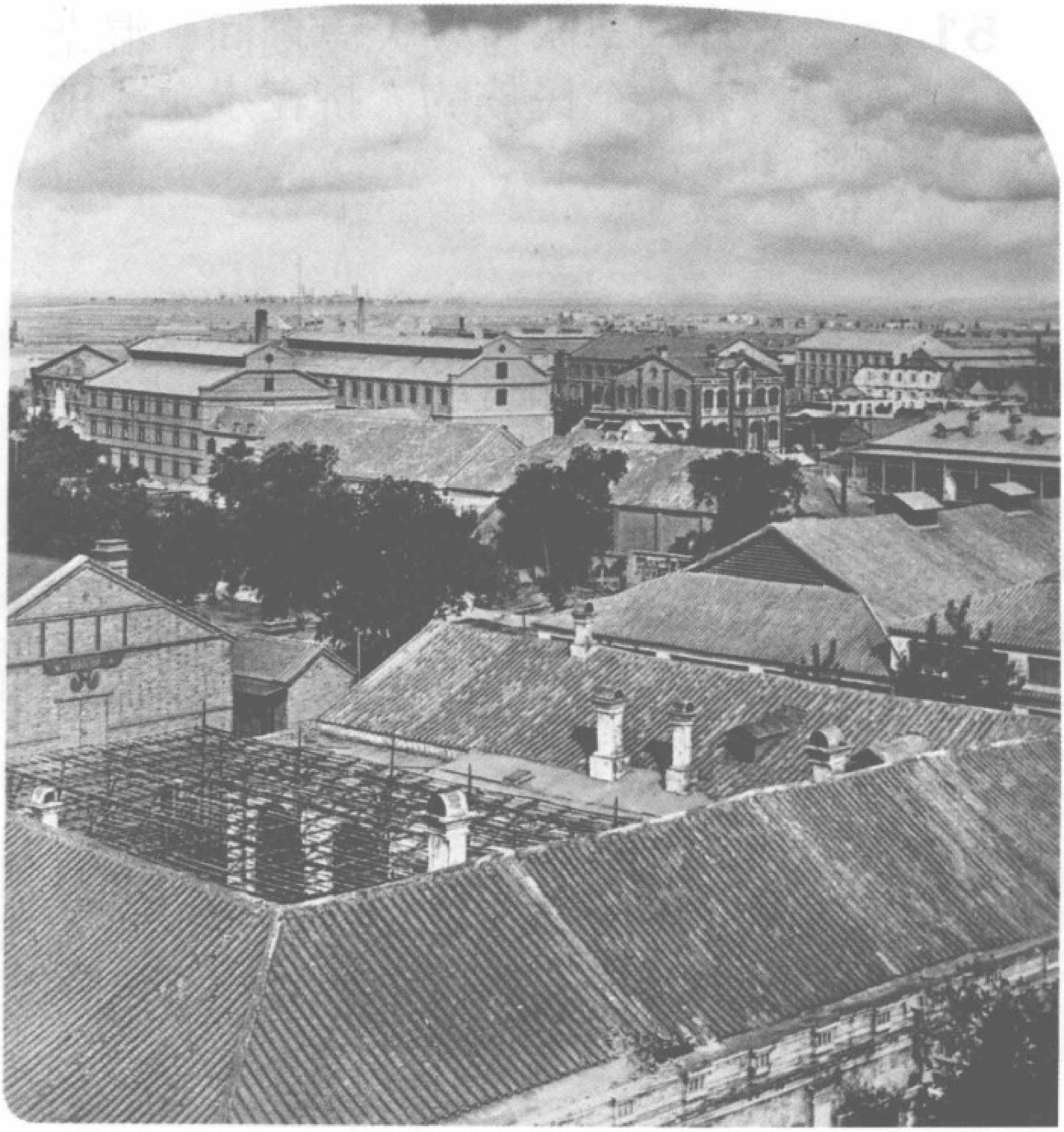
50 在天津炮击期间，逃难的中国教民被神父聚集在紫竹林教堂

这座教堂位于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的分界线，一个很奇特的位置，尽管处在被炮击的区域，但是却能躲开来自两边的炮火。这是一间法国天主教堂，由Rev.C.M.Quilloux神父负责。我到天津后不久就遇到了这位神父，他告诉我教堂里聚集了很多他们教堂和其他教堂的难民。在我的请求下，神父终于同意让难民们站在院子里拍下了这张照片。从开战前中国的教民就遭到义和团的屠杀，几乎每个教堂都躲避着大量教民。

51 Strange Medley from many Nations at the Public Water Hydrant—during foreign occupation—Tientsin, China.

51　外国军队占领天津期间，混杂着各个民族的人挤在水龙头前

水是用水泵从领馆旁边的白河抽上来的。这个水龙头每天只开两次，因此供水的需求非常大。每天这个时候各个民族的人都会拿着各种各样的装水容器，挤在水龙头前打水。有几个印度士兵，两个美国士兵在管理水龙头，为了方便供给，一端接着软管一端是龙头。有一辆车上放着铜水壶，大概是某个当地人家找到的，苦力们拿着盆，那个穿着整洁白色军装的日本士兵旁边有两个5加仑的煤油桶，这里没有俄国人，因为他们在河对岸扎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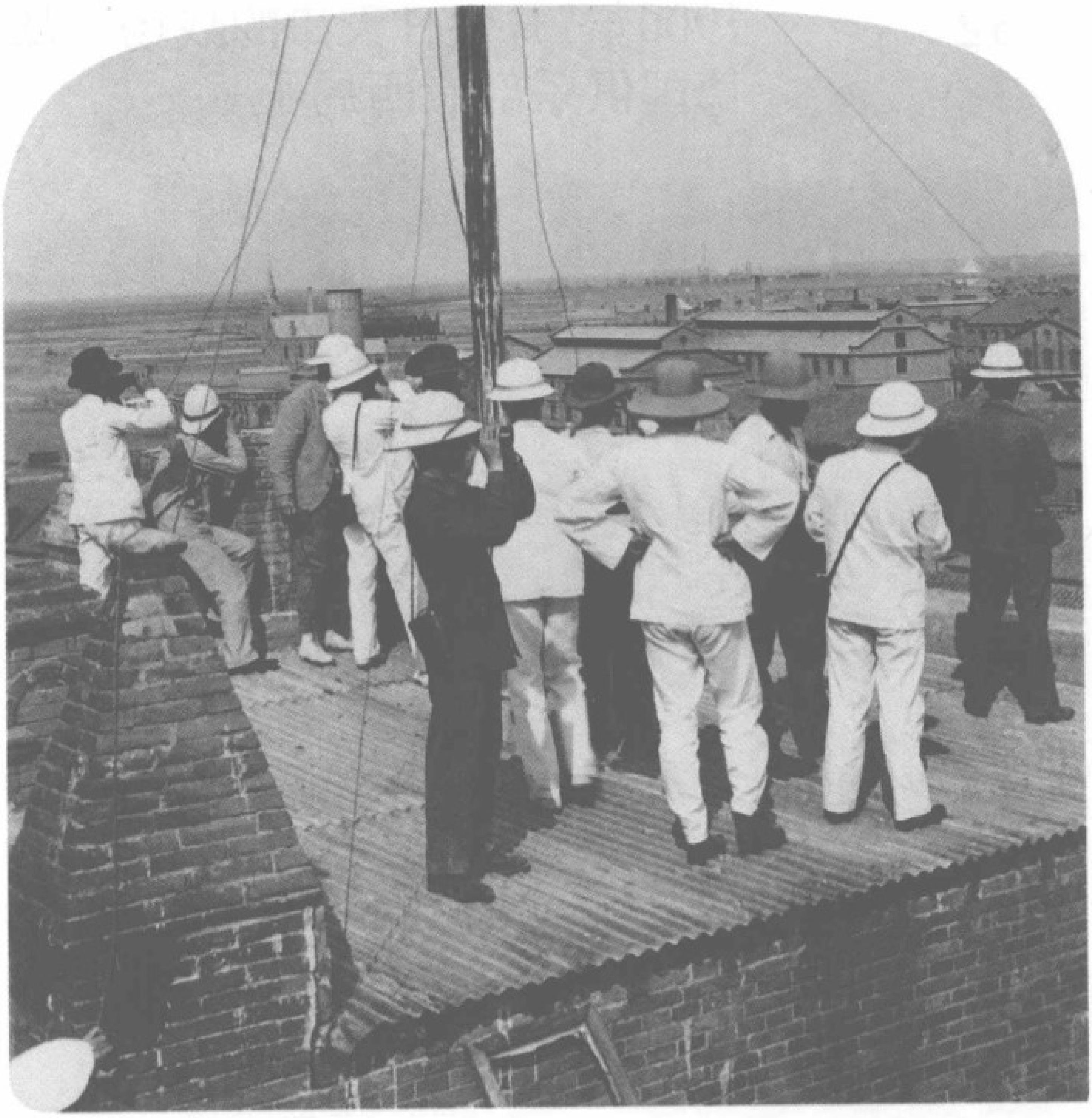


52 Battlefield of Tientsin (during the battle, July 13, 1900),Tientsin, China.

52 1900年7月13日天津的战场，从德国俱乐部看西局子

近处们的建筑属英租界，远处是恐怖笼罩的法国租界和日本租界。左那组有烟囱的建筑属于西局子（海光寺机器局——译者注），右边远处我们隐约能看到城墙的西南角。

那些开阔地带的树，下面就是我们刚才看水龙头的地方。沿着那个开阔地带的左边走，在树和那些低矮的建筑之间，离我们最近的建筑是英国俱乐部，现在被用作医院，里面已经收治了不少伤员。西局子已经在几天前被联军占领，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我们站的地方距西局子大概两英里，在西局子的左边你能看到一条黑线延伸到我们左边，那就是在义和团战争中经常提到的“泥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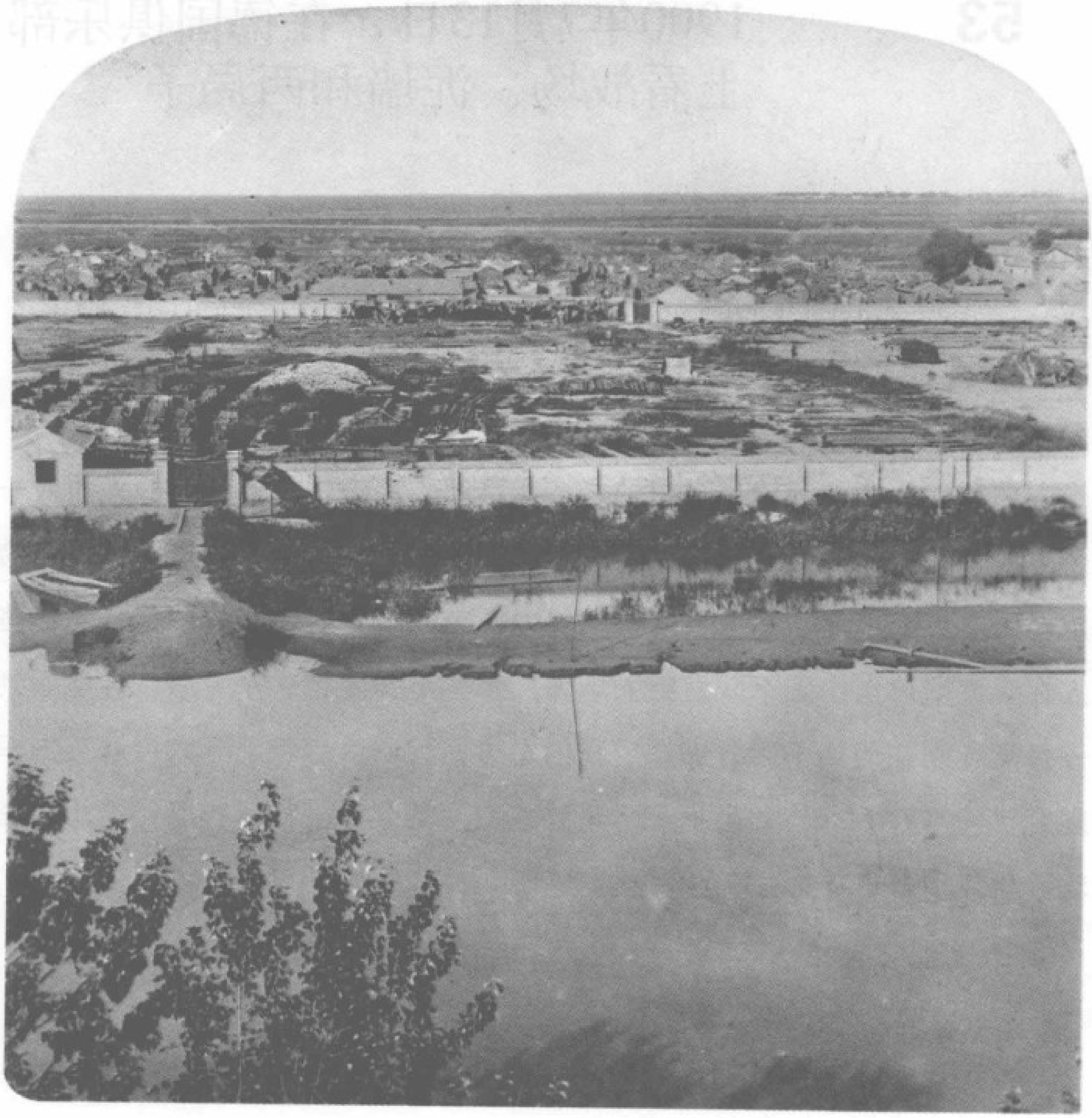


53 From German Club (W. S. W.) over battlefield, during battle, July 13, 1900, Tientsin, China.

徐家汇藏书楼

53　1900年7月13日，在德国俱乐部上看战场、泥墙和西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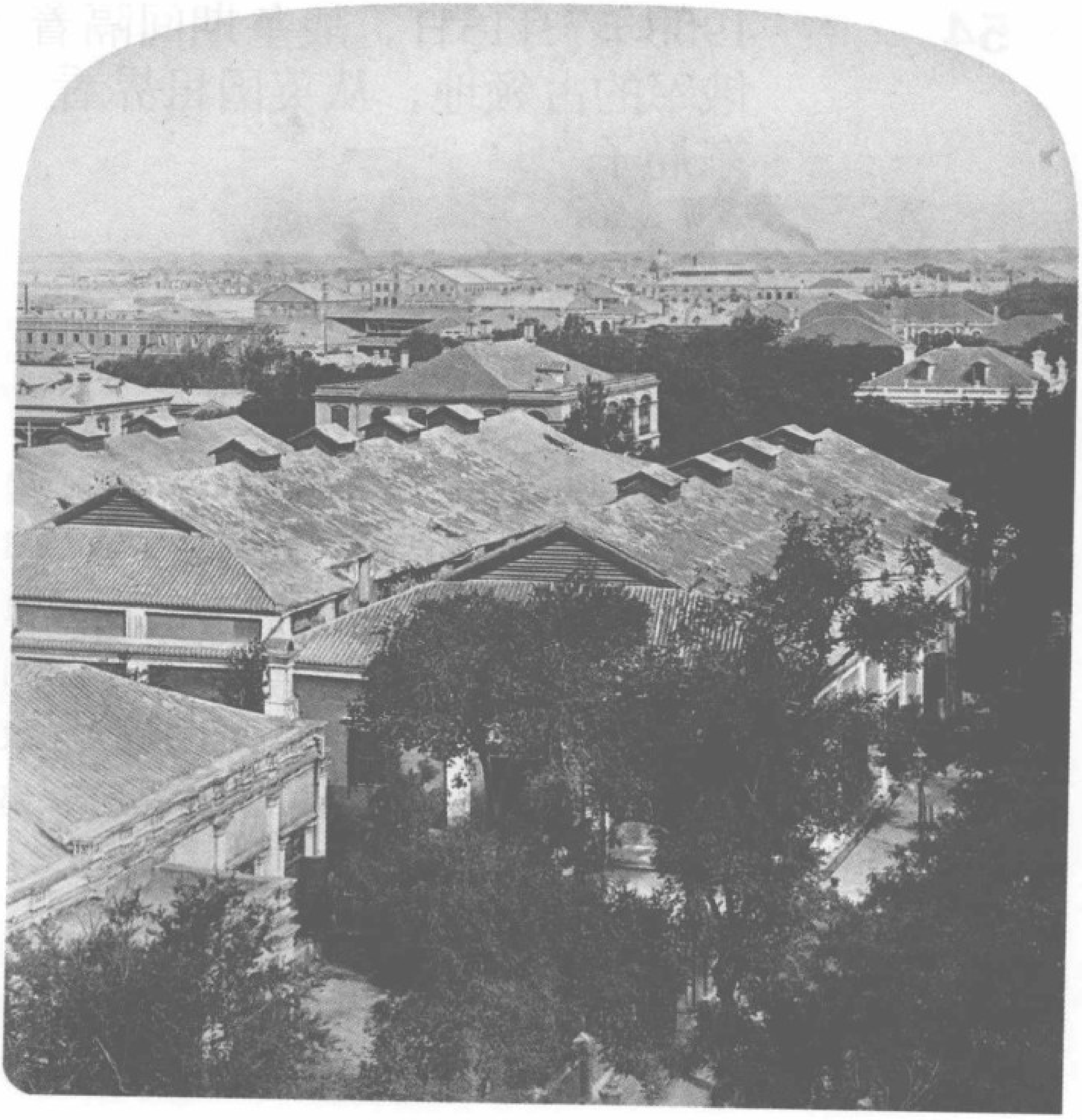
屋顶上，用望远镜在观望的是一些平民和几个传教士。有的人面对一个方向，有的人面对另外的方向。有的人在看南门激烈的战斗。那些人希望明天早上联军能从那里成功进入城内；有的人在看燃烧的城市，另一些人在观察城墙上中国军队发射的炮弹，那些炮弹落到联军身后，你能看到一颗炮弹刚在西局子后方爆炸。我们左边稍远一点能看到五六台从英国军舰“可怖（Terrible）”号拆卸下来的机枪沿墙装备。穿黑衣服的这个人在观察向东和东北方向进攻的俄军。



54 From British Concession (E.) to East Arsenal over plain occupied by Russians, July 13, 1900, Tientsin, China.

54　1900年7月13日，战争期间隔着俄军的占领地，从英国租界看东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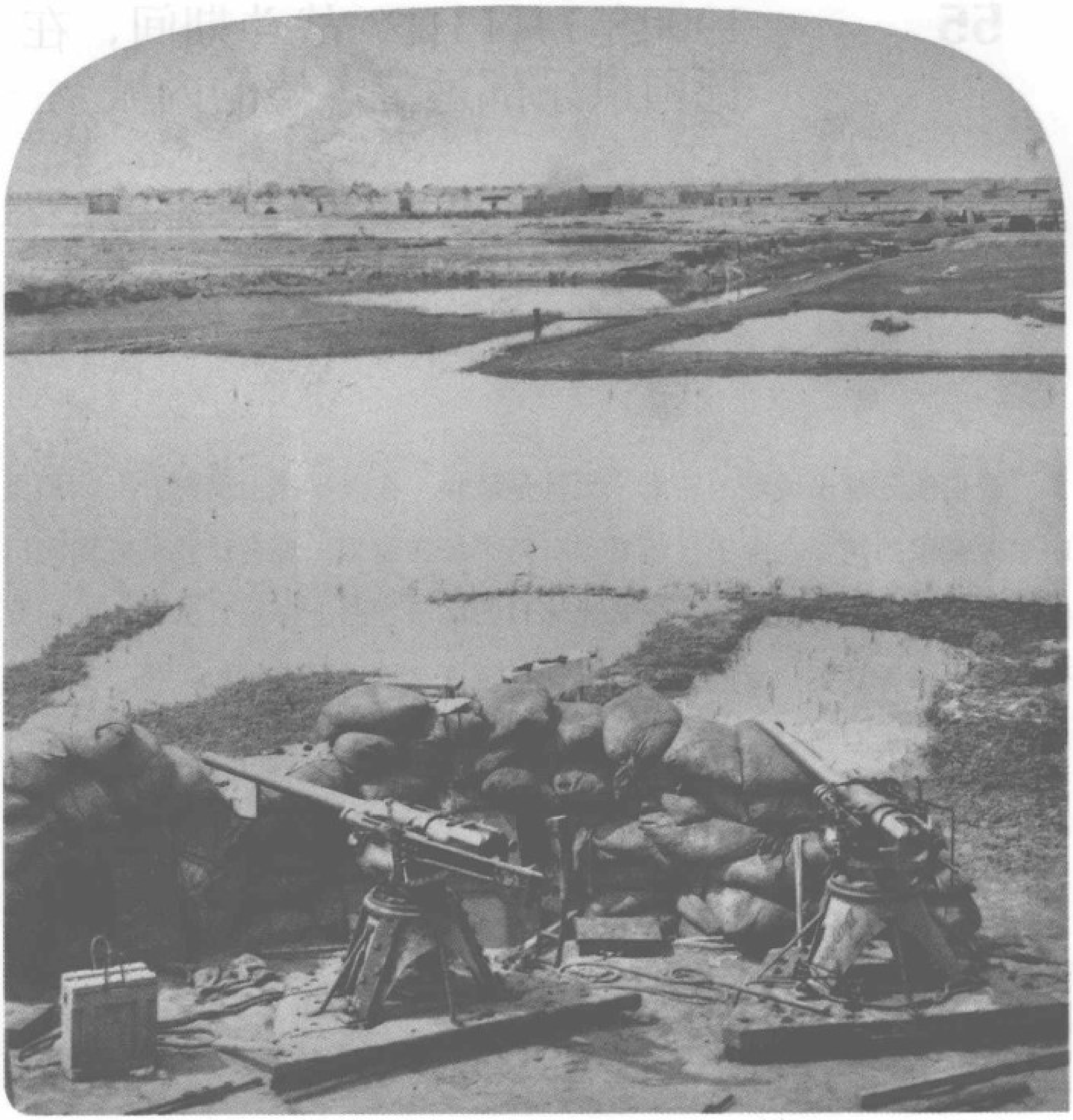
我们所处的位置在英国领馆的最南端，面向正东，狭窄泥泞的白河就横在我们面前。河对面散落着一些村落，义和团在那里构筑了工事，试图在远征军到来之前放火烧领馆区，现在他们就躲在这片房子的废墟里伺机开枪。我们正站的这座塔楼被一英里外的两座炮台多枚炮弹击穿，能看到东边两英里外东局子（北洋机器局——译者注），那里在6月份被远征队攻陷，现在俄军的占领下。西局子被其他国家联军占领。俄军的骑兵队从那里向内城的东门和河边的炮台发动攻击。



55 From German Club to burning native city, during the battle, July 13, 1900, Tientsin, China.

55　1900年7月13日，战斗期间，在德国俱乐部远望燃烧的内城

我们能分辨出城墙的轮廓，尤其是城楼，在大平原上突然升高，那里明显被联军的炮弹击中了，能看到有两个都在冒烟。现在让我们赶到南门去看看战斗刚结束的场景。沿着泥墙和西局子在路上停留几分钟，我们要先去看看那里从英国军舰“可怖”号上拆下来的一对海军机关枪，并再看看燃烧的内城。



56 Destructive Guns from H. M. S. "Terrible" and distant burning city fired by their shells —Bombardment of Tientsin, China.

56 从英国战舰“可怖”号上拆下来的杀伤力极强的机关枪，远处是燃烧的天津城

这些火热的，冒着烟的机关枪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战场。枪手们已经去附近的隐蔽物后休息去了，他们身上到处都是硝烟和尘土。昨天晚上他们是和这些枪一齐度过的。昨天，从白天一直到晚上，这两个无情的机器一直在不停地射击，现在敌人的枪炮已经哑了，我们看见烟仍旧从远处的南门升起，而且到了晚上那里都仍在燃烧。城里的很多地方像这样冒烟已经很久了，城市的大部分已经成了废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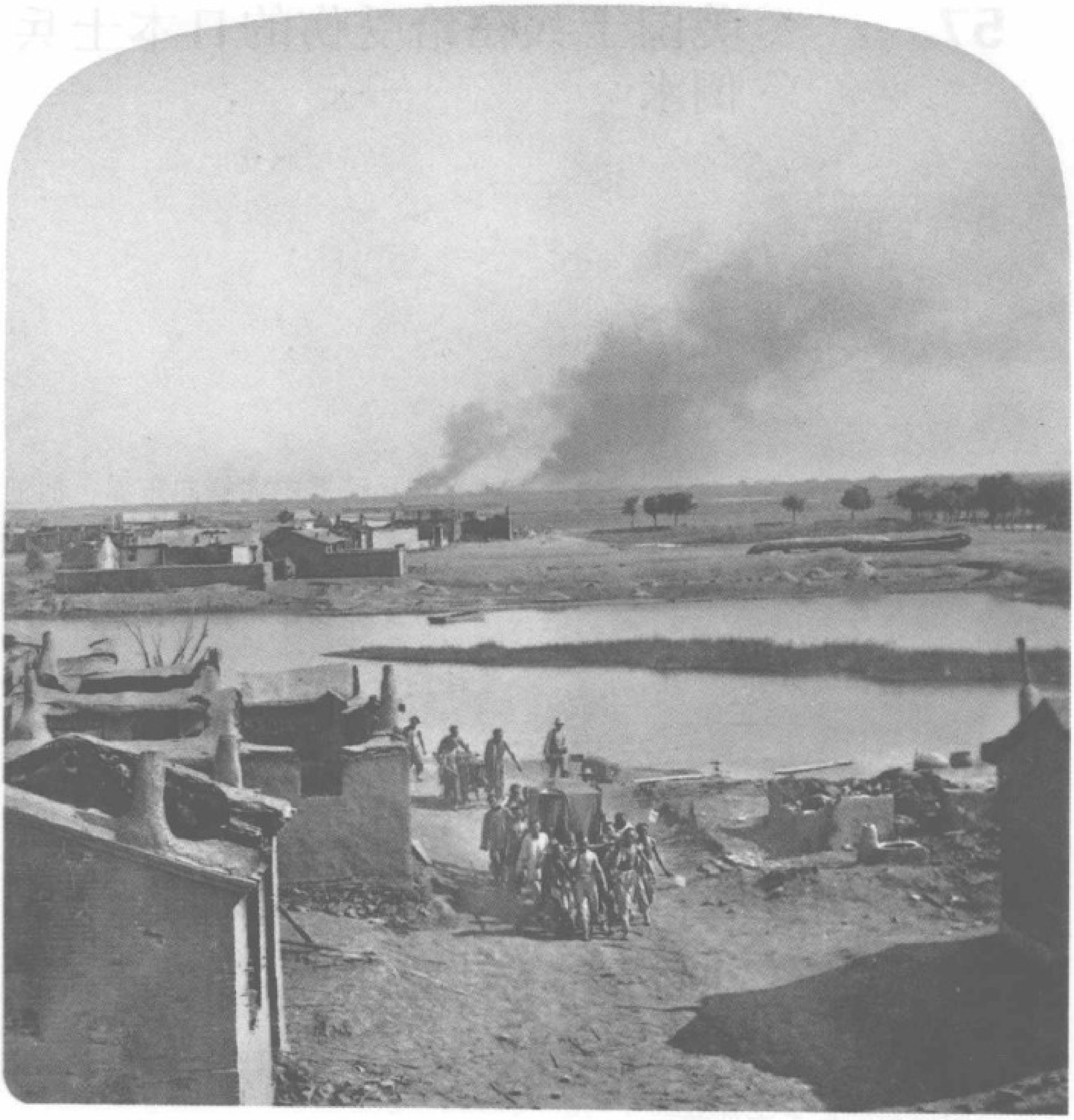
我们不能在这里逗留，必须尽快赶到西局子旁边的城墙上，昨天攻城的士兵正在那里休整，很多伤员都安置在那里。

57 Columbia's noble soldier boys American giving water to Japanese after battle of Tientsin, China.

57 美国士兵在给受伤的日本士兵倒水

我们在西局子附近，沿着一堵立着联军士兵武器的泥墙向东看，他们刚经历了一场夜战，疲惫不堪。照片上看不到我们身后的那排200具尸体，只能看到场景中的伤者。一个善良的美国小伙子给这个不幸的日本伤兵倒水，以缓解他因发烧而引起的口渴。尽管他们语言不通，我还是会经常看到美国士兵和日本士兵臂挽臂地走在一起。这些来自日本的小伙子也回报了好意，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很大的方便，在经过一个日本卫兵的时候我只要说“美国人”，他就会立刻兴奋地用蹩脚的英语回答“好的”并让我通过。

一船日本伤兵刚离开这儿前往领馆的医院。这些帐篷来自他们刚离开的地方，但是还能看到上面的血迹。有一个濒死的士兵在左边，一个被盖着的英国或美国伤兵在他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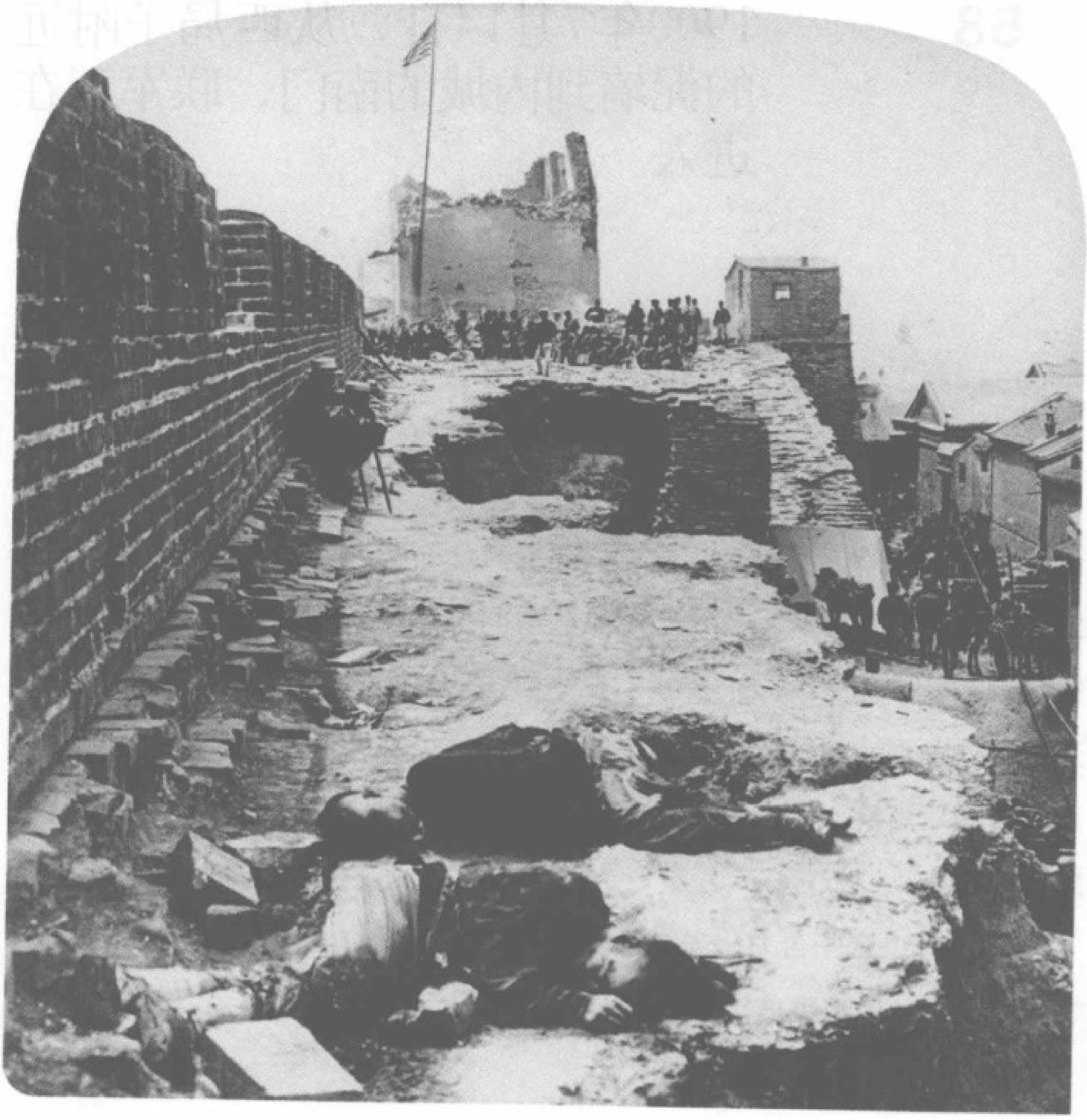


58 From Mud wall near West Arsenal to South Gate of Native City, Tientsin, China.

58 1900年7月14日，从西局子附近的泥墙到内城的南门，联军正在进入

联军部队今天早上已经由日本军队带领，穿过这片平原到城墙那里。很多旗帜都被悬挂起来，我们可以隐约辨认一些，法国国旗在较近的烟那里，美国国旗在南门上，两根烟柱的中间是日本国旗和英国国旗。你能清楚地看到城墙的轮廓，很多我们在德国俱乐部上看到过的建筑就在一英里外，从这里到南门的路就在我们前面，它绕过这些池塘，经过远处那些当地房屋最后就能到那个冒着烟的南门了。我们曾经频繁地提起的西局子的废墟，就在我们右边。

我们前边这些苦力抬着的轿子里面肯定是某位重要人物，大概是某位官员被卫兵放行逃离城市。苦力们拿着小白旗作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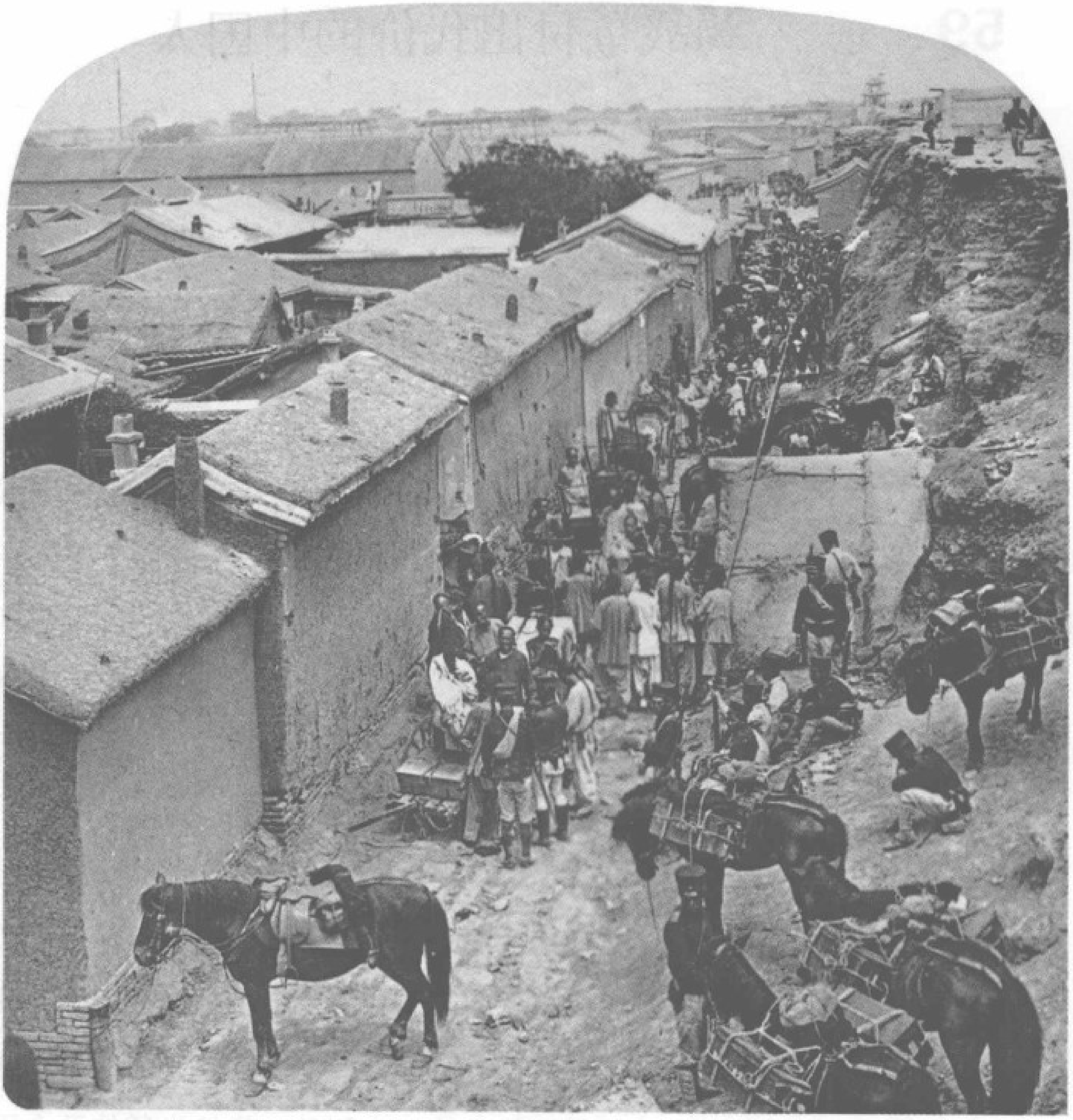


59 Chinese who paid War's penalty—South Gate Immediately after Allies entered the City—Battle at Tientsin, China.

59 为战争付出代价的中国人

1900年7月14日，我们正在天津内城的南城墙上。这里一直被联军围攻，清国军队和聚集在这儿的义和团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南门（插着星条旗的塔楼废墟下）被联军攻陷。两次试图用炸药炸开沉重的城门，但都无功而返。联军伤亡惨重，在这个紧急时刻，一个日本士兵拿着火把冲上去，点燃了炸药，城门被炸开，但是他自己也被炸死了。现在，胜利的联军正涌向我们右侧内城的每个角落。

我们面前这两具尸体是义和团民。城墙上的尸体不多，你能看到我们左侧凸起的垛口有保护作用，站在这后面的义和团民只会被偶尔穿过垛口的子弹击中。大量的伤亡是在城门附近的街道和房屋中，他们很多人都死于枪弹和爆炸。你能看到在烧毁的塔楼旁有一群日本士兵，左边还有一些美国士兵。在后面的街道上是驮着军需品的日本军马。靠墙坐着的两个平民打扮的日本人是随行的官员或随军记者。在他们前面靠墙立着的是一种当地的大型枪，叫“抬枪”或“双人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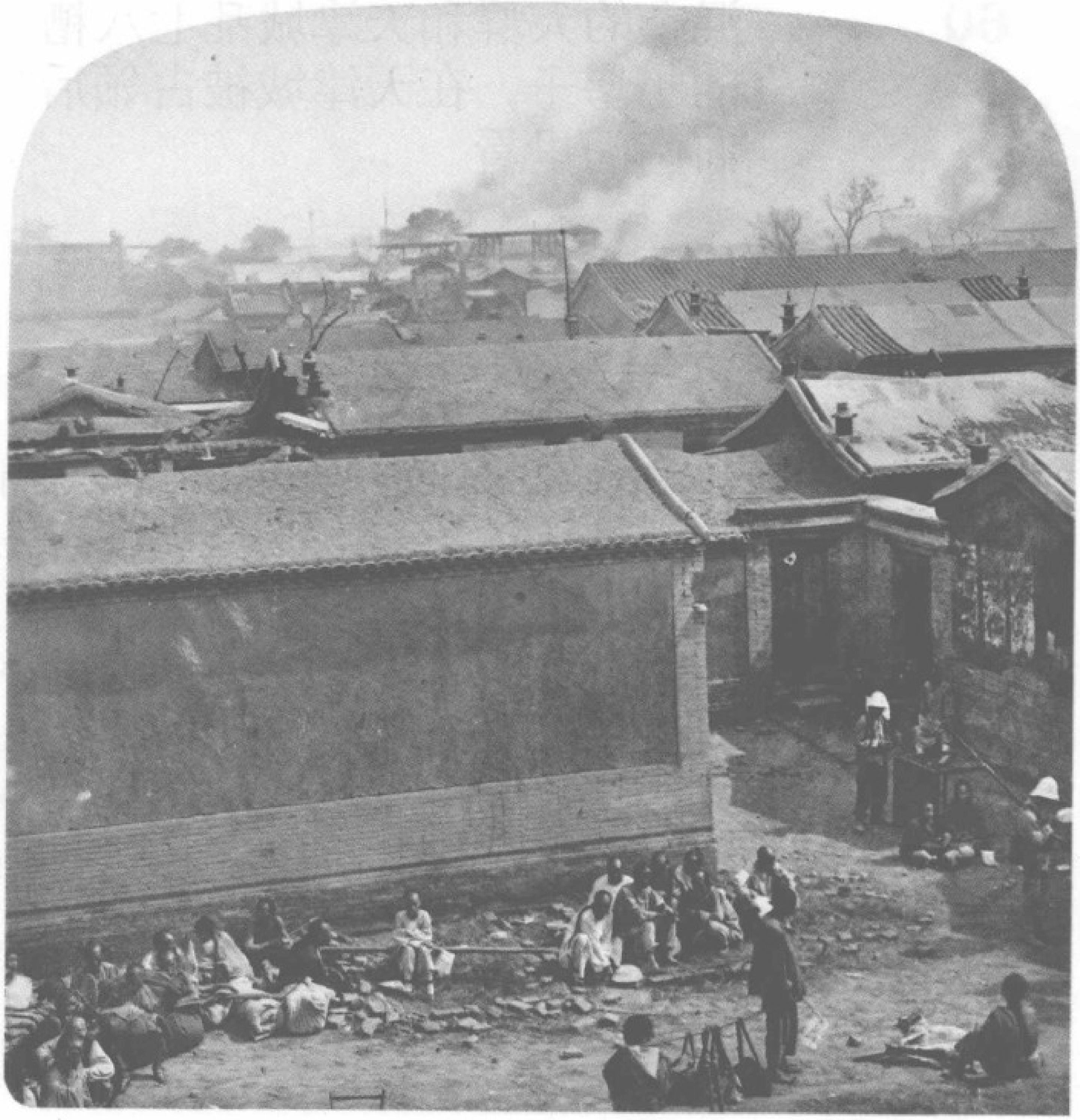


60 Motley crowds and jumbled huts of old Tientsin—view soon after the city was occupied—China.

60 混杂的人群和天津城乱七八糟的小房子，在天津城被占领后向南门里看

这是在沿着城墙向东看。之前我们观察过战场的德国俱乐部就在我们右边一英里外。我们又看到了日本军队的后勤部队，离我们最近的是一位军官的马。我们看到一队苦力，大概是征召来的。一排被抓来的人力车，这一大片房子都是泥筑的，好一点的是用砖，但都只有一层。那些泥房子有很多弹痕，左边稍远一点我们还能看到一颗炮弹穿过了屋顶，左边更远处稍高一些的那排房子是当地的军火库，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枪支弹药。城市被占领后划分成不同的区域，由不同的国家管理。眼前这部分由美国占领，这片区域是从南门到前面城墙那座高楼和左边的一大片区域。幸运的是这个区域有一个兵工厂和一个铸币厂。

沿着城墙向西，过了那座飘着美国旗的城楼就是法国人占领的区域。



61 Looking N. from South Gate over the burning city, after occupation by the allies, Tientsin, China.

61　就在天津刚被联军占领后，在南门越过燃烧的城市向北看

城市被占领的几天来，大火一直在不同的地方燃烧，整个城市都被摧毁了，在每个城门，饱受战争蹂躏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拥挤着逃向城外，无家可归的人们坐在这里等待法国士兵放行。在这里能看到很多房子都还在着火。街道上满目疮痍，男人女人都在逃难，带着他们的金银细软。他们的很多财物都被掠夺，他们不敢抗议，也没法抗议，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自己是不是义和团。对于他们，钱财已经不重要，只要能活命就行。

62 Old Tientsin, showing terrible destruction caused by bombardment and fire, China.

62 旧天津，被可怕的炮击和大火吞噬

荒芜的家园充满悲伤，荒芜的城市和村庄更令人悲伤。我们眼前的这座巨大的城市不仅被荒废了，而且被信奉基督的军队洗劫、掠夺，成了废墟。我们拍摄的几天前，街道上还都是房子，也有一些人。几天后这条长长的大道上就只有几个无家可归、垂头丧气的人，他们的房子已经化为灰烬，没有食物没有亲戚朋友。我们的所见所闻是不可想象的。年轻的妈妈抱着孩子，上了年纪的人由年轻人搀扶着，独轮车上驮着受伤的人，很幸运他还有朋友，否则只能等死了。现在这里是一幅凄凉的场景，无家可归，饥饿的难民到处都是。两个苦力推着独轮车，他们被允许去收集废铁或其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还有一位妇女被允许穿过城门。我们只能推测她的目的肯定很紧急，要么是寻找有价值的财物，要么是寻找亲人，否则不会有什么事情能让她在这个时候回来。远处是鼓楼，通常建在很重要的街道，现在这条街道是法国占领区和美国占领区的分界线。

63 Some of China's trouble-makers—"Boxer" Prisoners captured and brought in by 6th U. S. Cavalry, Tientsin, China.

63 一群中国的麻烦制造者，被美军第6骑兵队捉获的义和团民

据悉大量的义和团部队正在赶来，已经到了距这儿10英里的地方，估计他们要夺回内城并进攻领馆区。架起枪，筑好工事，一支远征军也被组织起来去确定义和团行进的消息，这其中包括美军第6骑兵队和一队印度骑兵，他们遭遇了相当数量的义和团民，并俘虏了大约50人。

这就是那些被第6骑兵队抓获的俘虏。义和团民一般在快被抓到的时候会脱掉他们显眼的服装，换上本来苦力的行头。骑兵队说知道这里有一个真正的义和团员，因为他带着枪。一个骑兵队员拽着那个“真家伙”的辫子，拖到了镜头前。从这个义和团民轻蔑的眼神，看得出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部分的人口都是这种底层的、贫穷的苦力阶层。黝黑的皮肤，病恹恹的样子，显得非常麻木和忧郁。这一天骄阳似火，但他们仍旧坐在那儿。他们的头有的刮了，有的没有刮，看不出一丝不愉快。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命运，明天他们将被枪决。但是，无论是会被炸死、枪毙还是砍头，有个人还是决定先抽一袋烟。

64 Wheelbarrow Transportation—China's best and cheapest freighters at the Boat-landing, Tientsin.

64 天津的独轮车运输工具

这种独轮车在中国北方既可以用来载人也可以用来运货。你能从我们面前这些特别的结构上看出，一个大尺寸的轮子被安装在一个沉重的架子中间，把手安置得很后，一根绳子或带子从把手跨过推车人的肩膀，这样可以帮助平衡并分担部分重量，轮子的上半部分被一个架子保护着。日薪20美分，一个车夫能用他的独轮车装半吨货物，一个强壮的独轮车夫能推着两个人一天走20英里，也就是10美分一个人，相当于我们火车费用的1/4，为什么中国人会赞同引进铁路呢？

那飘着星条旗下的建筑，是我们军需部门的总部。一封从美国国会寄来的信必须先在这儿处理（1900年），得到允许后，征用停在办公室前的小帆船运送。前面飘着旗帜的几艘船已经满载了军需品，我们就是要从那个地方离开天津。

65 Family of the Lower Class " Chowing " in their home, partially destroyed during the Siege, Tientsin, China.

徵存知舊

65 底层百姓在他们残存房子里吃饭

在这里经常能看到房子的断壁残垣，百姓们正逐渐回到他们曾经的家中，仅存的一些家具都被当作生火的材料。我们看到一家底层百姓正在自己残存的家里吃饭。不管是否害怕照相，在联军占领下他们已经没有选择了。他们怯怯地按照我们的吩咐摆姿势，“老太太”坐在桌子的一端，他们正在吃一顿正餐。很难形容他们吃的东西，我没法描述他们盘子里的东西，当然有米饭，我估计还有鱼，汤水里漂着几片蔬菜。中国人吃饭不用刀叉，他们都是用筷子。

66 Reverent but Prejudicial Ancestor Worship—one of China's immense Cemeteries, which seriously lessen her productive land area.

66 一片巨大的中国人墓地，对祖先崇敬，但会减少他们可耕种的土地

这是一个普通百姓的坟场。我们在这里没看到比较好的墓地，因为有钱人的墓地通常是私有的，有自己的范围。这些简陋的墓地只是在棺材上堆起一个土包。假设1方杆（1杆＝5.03英尺）内有2个墓穴，每50年有4亿人下葬，那每半个世纪就要减少150万英亩可耕种的土地。在天津附近，我看到有些棺材被打开了，那是一些联军士兵干的，他们掠走了里面的首饰和珠宝。

远处有座小塔，那里叫作婴儿塔。下面埋的都是小孩子。中国人往往不喜欢女孩子，所以很多很多女孩子一出生就被捂死扔进那座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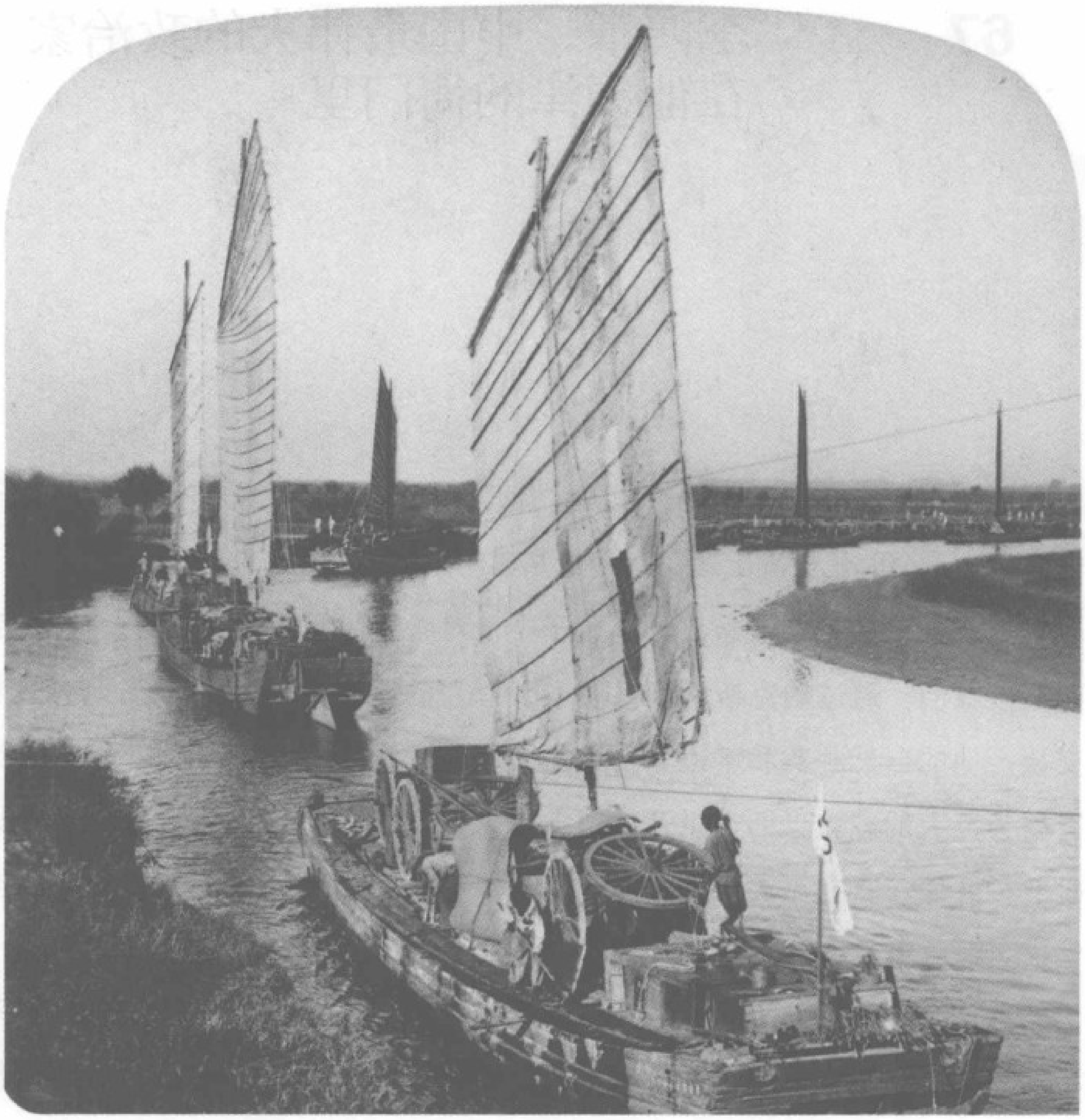
67 Li Hung Chang, China's greatest Viceroy and Diplomat (photographed in his Yamen, Tientsin, China, Sept 27, 1900).

67 李鸿章，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在他天津的衙门里

这位先生是非常知名的中国人、能干的亚洲政治家，在他天津的府衙内。他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富有、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他正坐在精美、嵌着贝雕的椅子中，对着立体照相机摆姿势。他微笑着迎接我们，通过帕克斯博士（Dr. Parks）的翻译，可以和我们很自如地交谈。他的自然朴实和谦逊非常吸引人。他既没有因为巨大的财富，也没有因为巨大的成就，而在生活习惯上留下自负的痕迹。他的左眼古怪地低垂着，好像一直在微笑。他穿着厚重的织花的缎子外套。这张柚木桌子是镶嵌贝雕的，家具的样式都是富人用的。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主要归功于李鸿章，尽管他现在被剥夺了所有的职位和权力，被强制休息，但他仍然实际掌握着清帝国给他的所有荣耀的岗位。他出生于1819年（应为1823年。——译者注），有着纯正的中国血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帝国文科的最高学位。他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获得了军事上的尊重，他用这些新的权力依据欧洲模式组织、装备、训练了一支中国军队。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学生被送到美国接受教育。他创建了铁路和电报线，购买了四艘铁甲舰，组建现代化海军。他鼓励并组织中国公司开设工厂。他属于改良派，坚定地站在为中国在当今世界争取权利的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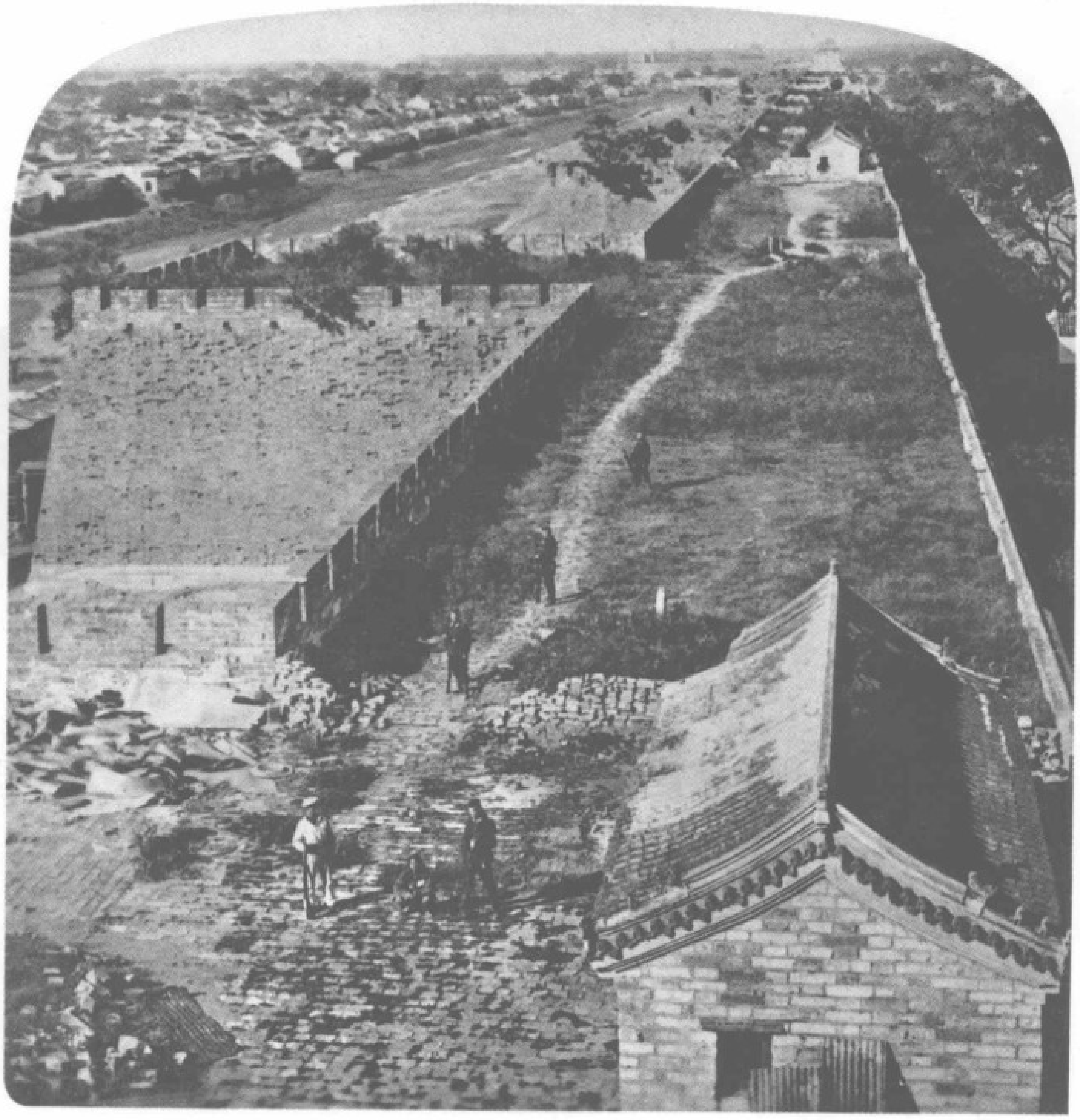
68 Junk Flotilla on the Pei-ho River—transporting U. S. Army stores from Tientsin to Peking, China.

68 从天津到北京，白河上的帆船队，运送美军的物资

天津的战斗已经结束，联军部队要继续向北京进发。美军租用了一些帆船用来运送军事物资。帆船本来只能用来运输物资，经查飞将军（General Caffee）的许可，每个搭船的旅行者必须自带行李、炊具和床。我们眼前这些帆船是当地的平底船，吃水只有2～3英尺，上面装满了军用物资，唯一可以睡觉的地方就是那些罩布的下面。每艘船上 有5～6个船夫，有一名士兵负责。到通州大概需要5～6天。

北京

Peking



69 West from Ha-ta-men (gate) along huge ancient wall between Tartar and Chinese Peking—Score of a desperate charge daring Siege, China.

69　在哈德门向西沿着古老的城墙看，这座城墙把北京分隔成鞑靼城（内城）和中国城（外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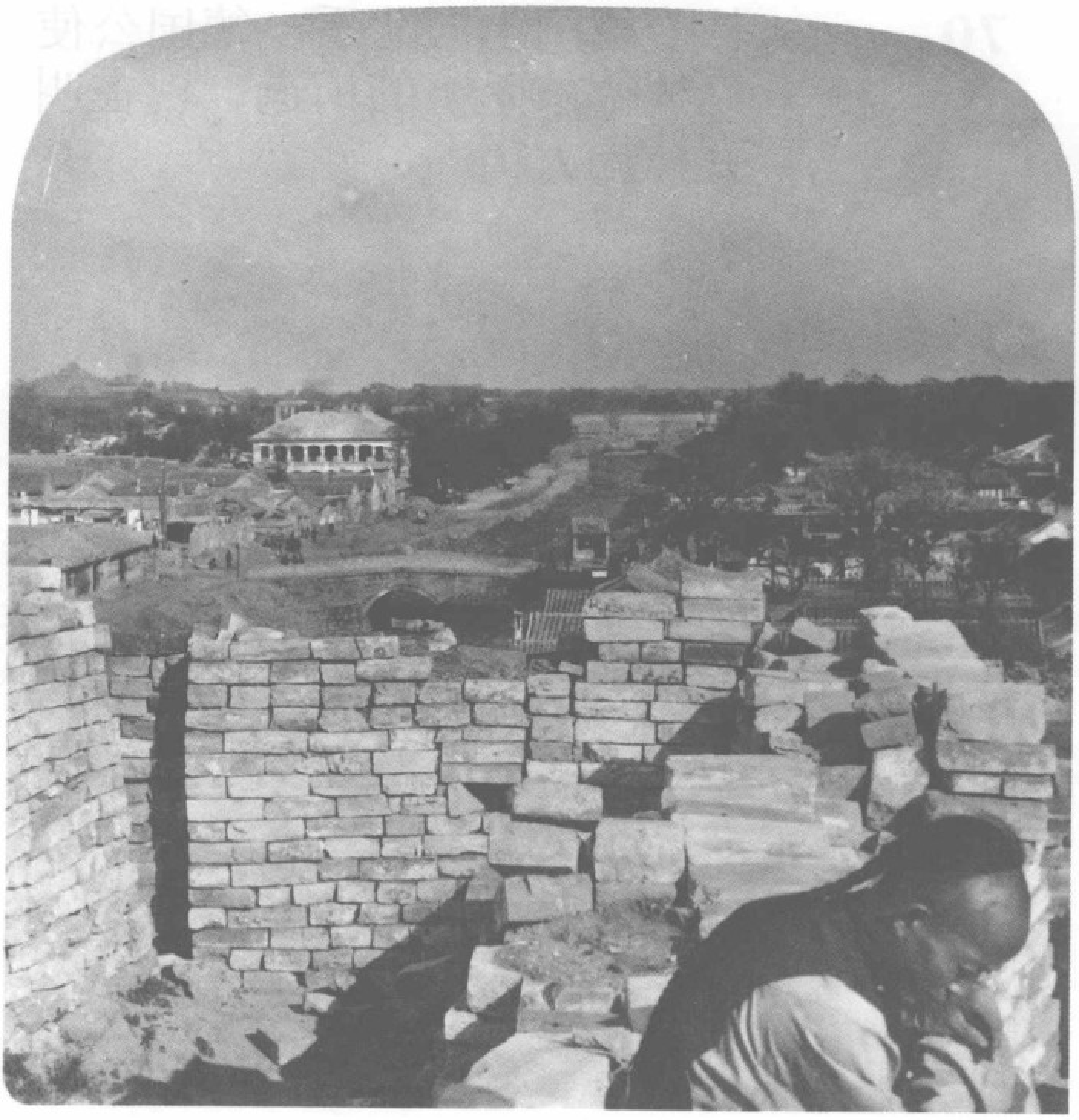
我们到了北京，这片古老大地，每个地方都记录着3 000年的人类历史。巨大的城墙横亘在我们面前，把北京分隔成内城和外城。使馆区，或者说被围困区的中心就在我们前边一英里半城墙的右侧。你能看到在我们左边有条护城河与城墙平行，但河中水很浅。这座城墙比我们在中国其他地方看到的任何城墙都巨大，大概有25英尺高，15～20英尺厚。内城的城墙有40英尺高，底端有50英尺厚，顶端有36英尺厚，每100码就有一个60英尺厚的城垛。城墙上铺着巨大的灰色城砖，但是现在上面长满了灌木和荒草。

（译者注：根据林语堂先生的《大城北京》，鞑靼城翻译作内城，中国城翻译作外城。）

70 North from Ha-ta-men (gate) over scene of the German Minister, Baron Ketteler's murder, now called Ketteler Street, Peking, China.

70 从哈德门上向北看，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害的街道，现在叫克林德大街

我们前面这条街道因德国公使克林德的被杀而出名，也因为这件事，这条哈德门大街被称为克林德大街。德国使馆和其他国家的使馆相邻，就在前面向左半英里。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带着他的秘书从使馆出来在那个路口向北，正准备去总理衙门，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轿子中的克林德被袭击了。



71 British Legation, scene of heroic fortitude during the terrible Siege, from barricaded City Wall, Peking, China.

71 在围困期间体现了顽强精神的英国使馆

一条东西向的城墙将北京城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我们拍照点正面向北站在这段城墙上。外城在我们后面，内城（其中包括皇城）在我们拍照点前面。

桥另一侧显眼的二层建筑就是英国大使馆，一堵墙将它四面围起来，那里就是被围困区域的中心。在1900年六七月间，这里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聚焦点，60天里4 000人被困在这个狭小的区域，在持续不断的如雹子般的炮击下依靠有限的食物存活。

法国和德国使馆就在这座桥右边一点儿，俄国和美国使馆在左边。桥下有一条御河流过。英国使馆的大门就在那排树开始的地方面向御河。门外的树下挤着被长期围困等待救援部队的使馆人员和教民。

远处的那座小山是北京地标——景山。在我们拍照点和景山之间你能辨别出皇城城墙的轮廓。

72 One of the typical " freight train " of China—E. on Legation St—caravan from Tientsin, Peking, China.

72 在使馆大街坐在马车上向东看，一支典型的中国驼队

这里距东边的克林德大街3/4英里，在街的右边1/8英里远的地方就是德国使馆。左边，那棵树旁边的建筑，上面有个旗杆的是西班牙使馆。我们身后1/8英里是美国使馆，美国使馆旁是俄国使馆，英国使馆在我们后边紧靠御河。驼队在北京很常见，马车虽然也被用来运输，但远途运输能力不及骆驼。

73 Reminders of the terrible eight weeks' Siege—ruins of French Legation, on Legation Street, Peking, China.

73 八周恐怖围困的见证——使馆大街上法国使馆的废墟

面对刚才遇到驼队的那座石桥，右边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法国使馆的废墟。这只是使馆区经历炮火洗礼的小小一角。这里曾经大火蔓延，墙角的地雷夺去了两个法国人和一些中国人的生命。从右边法国使馆残存墙上的弹孔就能了解当时的战斗有多么激烈。

74 The bullet scarred American Legation, from barricaded City Wall—Forbidden City and Coal Hill in distance, Peking, China.

74 在设有路障的城墙上看弹痕累累的美国使馆，远处是紫禁城和景山

远处突起的小山是景山，又叫作煤山。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上吊的地方，现在是北京的地标。飘着星条旗的地方就是美国使馆，高大的两层建筑是主楼。在围困的初期，美国使馆不断遭到炮火袭击，最后不得不全体撤到英国使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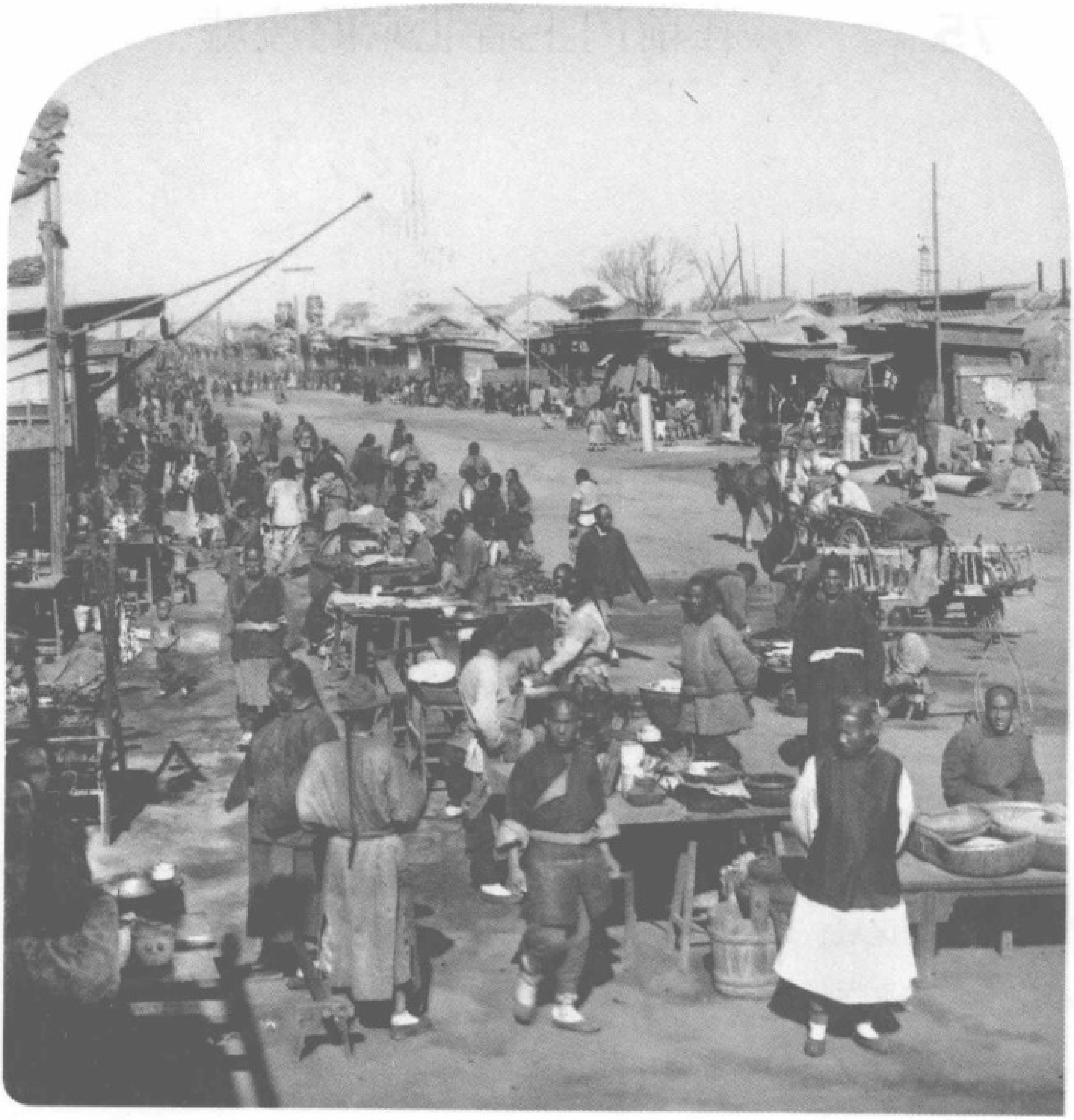
我们在这里只能看到围困期间义和团带来的部分破坏。

75 Ruins around the Legations burned by Chinese—from Chien-men (gate) where Capt. Reilley was Killed, Peking, China.

75 在前门上看北京的废墟

我们站在这个横着的城墙上斜着向北看内城。这段城墙隔开了皇城，靠近紫禁城。紫禁城的中心位置就在一英里外。英国使馆在我们的正前方，就在前面那根长竿子的右边。美国使馆在更远处。这儿就是前门所处的城墙，从外城进入内城的地方。

义和团民和清国军队就在这个城门附近，不断尝试进攻使馆后，想要放火烧使馆。但除了他们自己的军队毁于这场大火外，没能起任何作用。这片被残忍烧毁的废墟最低的财产损失估计有五百万美元。这场大火不仅烧毁了这个区域，还烧毁了卫理教公会教堂，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和法国使馆。在联军部队进城的第二天，美军的大炮被架在这座城门之上，炮轰了皇城的大门。



76 Busy markets in Chinese (Southern) Peking—on Kaiser Street, between South Gate and Chien-men (gate), China.

76 前门大街上热闹的市场，位于前门和永定门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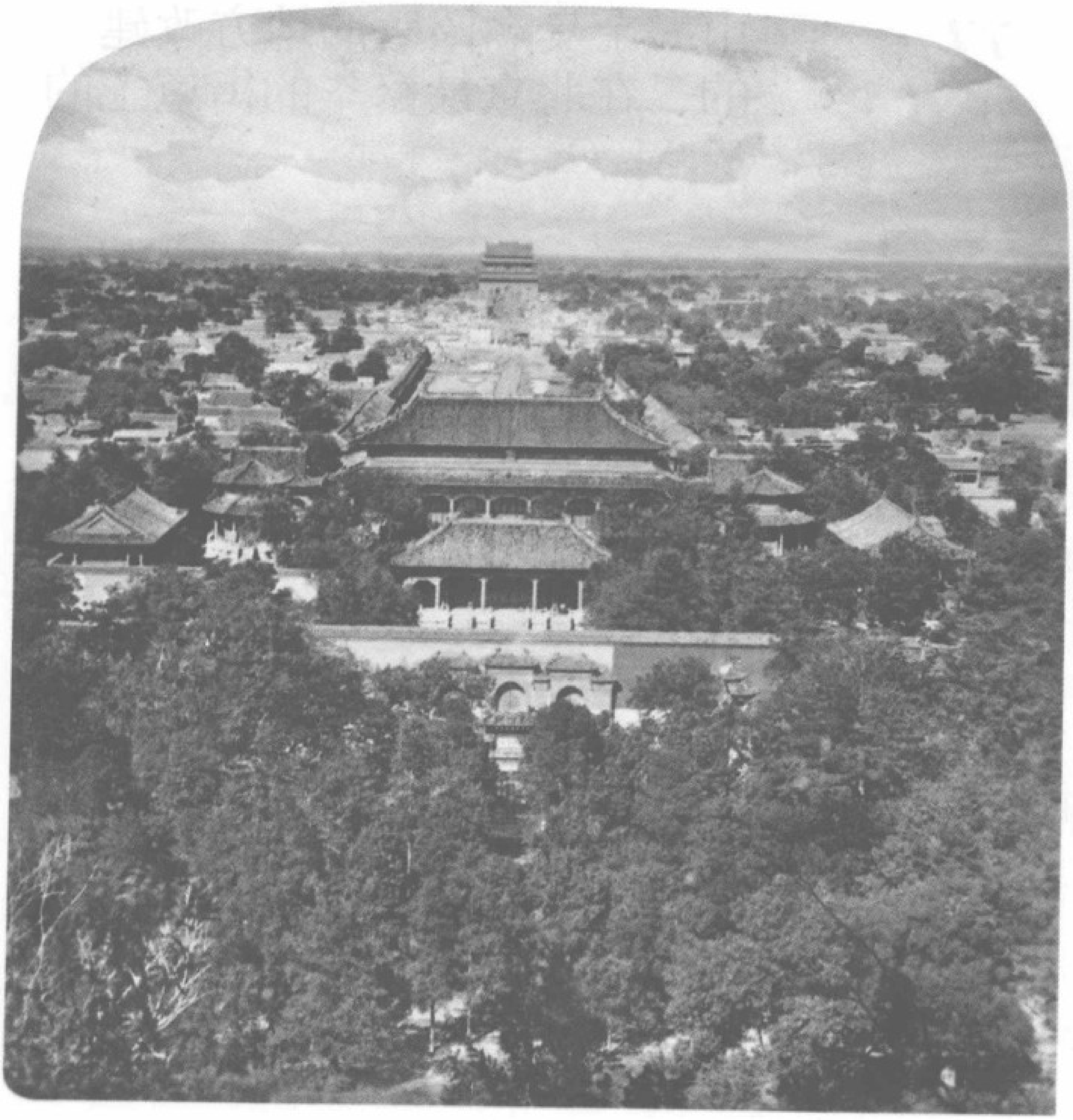
我们眼前这一幕是这条繁华街道上的典型场景，两边都是商店，没有娱乐设施。各种古怪小吃的标准完全超越了西方厨师的理解力，整条街道上几乎都是露天的餐馆，面点师正在往板上撒面粉。他们都穿着暖和的棉长袍，冬天就要来临了，11月刺骨的寒风会让池塘结一层薄冰。街道中间有独轮车，街道另一边站着的男人们在兜售宝石和玉制作的你能想到的任何日用品。我们还看到几张没有打开的席子，这些席子会被用于垫在销售的商品下面。这条街的对面，像克林德大街那样，有销赃的黑市。

77 Y. M. C. A. Rooms for Soldiers of the Allied Armies—formerly a notorious dive—on the busiest street of Peking, China.

77 由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改建的、在北京最繁华的街道上的Y.M.C.A

这里是北京最繁华的街道——前门大街，这些用来做商店的房子，一层大门都是敞开的。在这里最常交易的是煤，混杂着煤粉和粘土，装在篮子里卖。鞋和衣物都露天摆放着，旁边是个小吃摊，有油炸蚱蜢、蔬菜拌狗肉，虽然看起来不那么讲究，但对饿极了的人来说很美味。

挂着Y.M.C.A牌子的地方是基督教青年教会。那所房子曾经是个臭名昭著的赌馆和大烟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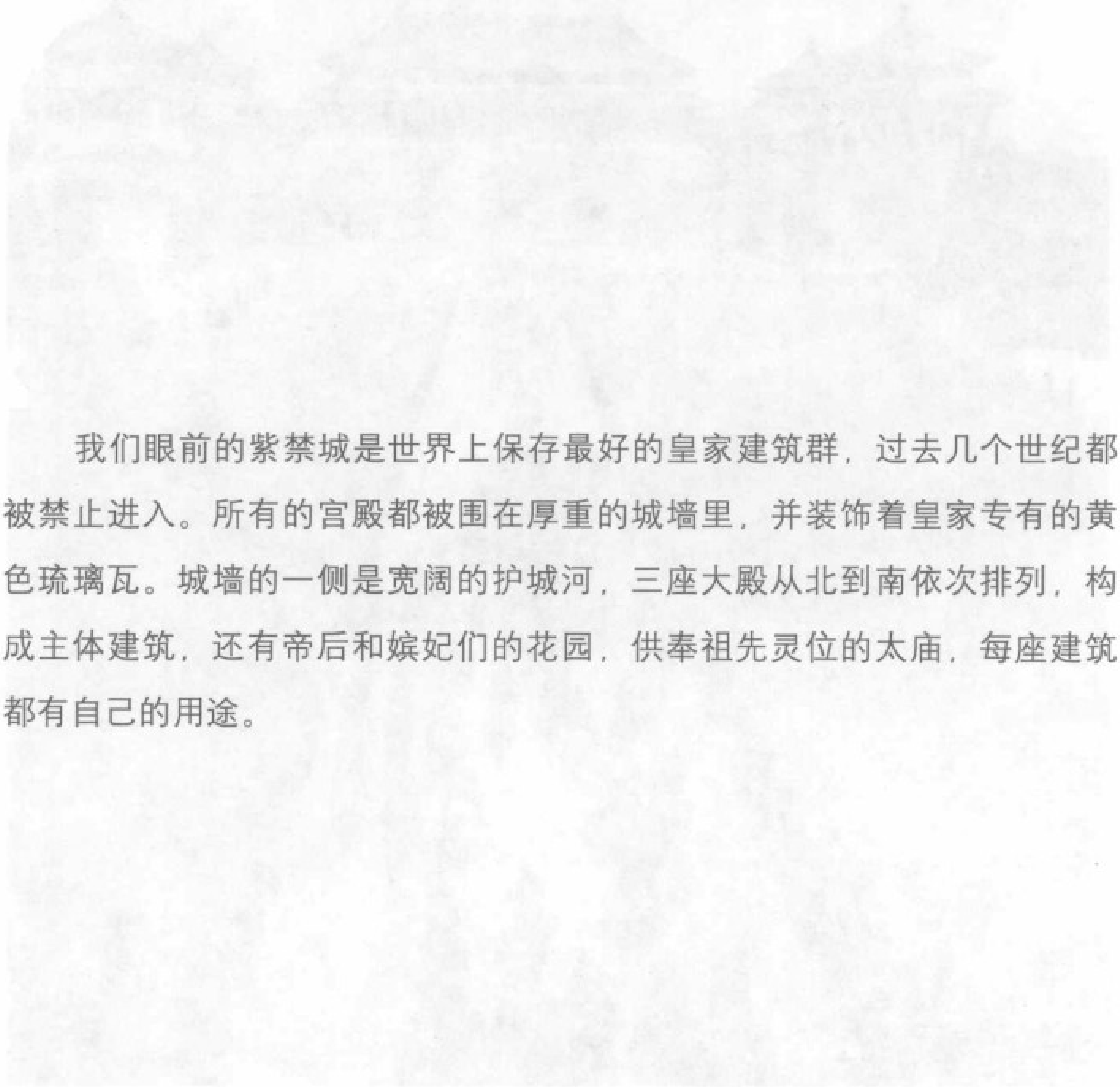
78 Mei-shan (Coal Hill) within the Imperial City, N. to Drum and Bell Towers, Peking, China.

78 皇城内的景山，远处是古老的鼓楼和钟楼

景山是北京城最高的地方，是拍摄全景的好去处。我们正冲着北，景山的山坡上古树参天，山顶上有亭子，目前最高的亭子由法国人占领。京城北边没有太多特殊有趣的事物。北边1英里远的地方你能看到矗立着一座类似城门的建筑，那就是鼓楼，因为那里有几面巨大的鼓，主要用来报时。再往北200码就是钟楼，因为那里有永乐皇帝在15世纪早期浇铸的一口大钟。

79 South over the palaces of the Forbidden City, from Mei-shan (Coal Hill), Peking, China.

79　在景山上向南看紫禁城的宫殿群



我们眼前的紫禁城是世界上保存最好的皇家建筑群，过去几个世纪都被禁止进入。所有的宫殿都被围在厚重的城墙里，并装饰着皇家专有的黄色琉璃瓦。城墙的一侧是宽阔的护城河，三座大殿从北到南依次排列，构成主体建筑，还有帝后和嫔妃们的花园，供奉祖先灵位的太庙，每座建筑都有自己的用途。

80 Count Von Waldersee, escorted by Officers of Allied Armies through lines of U. S. Infantry, toward Sacred Gate, Peking, China.

80　瓦德西元帅由联军军官陪同，在美国步兵的列队下走过午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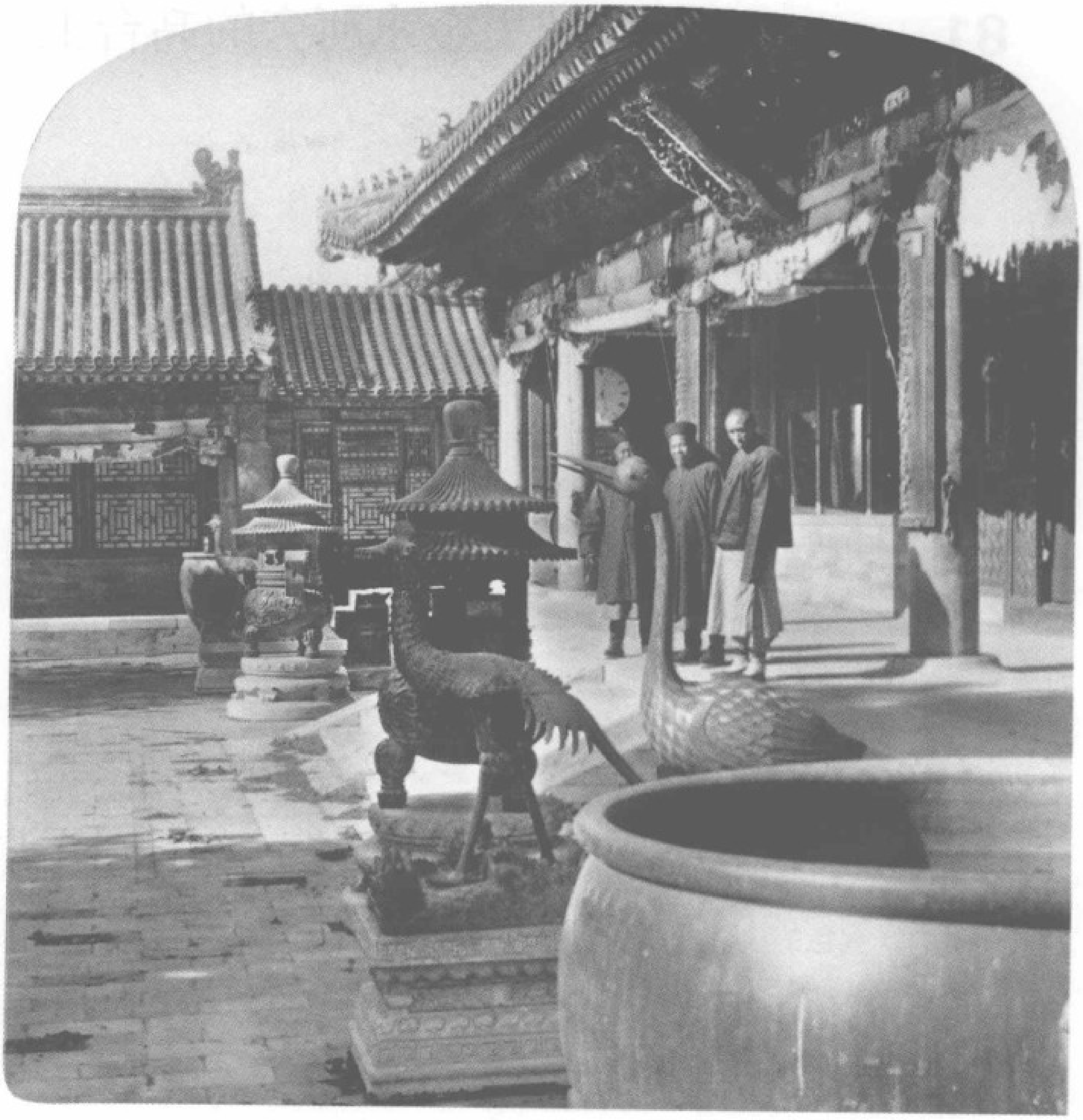
我们前面是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Count Von Waldersee），正通过皇城，准备以胜利者的姿态正式游览紫禁城，同时我们能看到紫禁城入口的全景。

院子里都铺着地砖，中间的甬道铺着厚重的石块，一直从前门延伸到宫殿区，有3/4英里。仔细看还会发现前面这座城楼被美军炮弹击中的痕迹。联军占领北京后，美国军队和日本军队负责宫殿区，第9步兵连队的一部分就在这个院子宿营，此时他们正列队在甬道两旁。三个全副武装的军官在一个骑白马的卫兵带领下，后面跟着卫兵，跟在那三个军官后面的就是陆军元帅，他的护卫来自不同国家的部队。

81 Within the Forbidden City, home of the Empress Dowager—Harmony Gate from elevated walk near Canal, Peking, China.

81 在紫禁城里金水河旁的高台上看太和门

我们终于进入了紫禁城内部。不是所有来北京游览的人都能进来的，甚至一些外国大使和权重之臣。这是进入紫禁城南门后的第一个院子，我们站在院子偏左的位置，靠近边上的房子。我们沿院子的对角线看去，面对着的建筑叫太和门。离开前门后我们已经经过了四座巨大的门，院子里的野草长得非常茂盛，整个院子里的草够一群山羊吃的了。金水河里也没有了水，灌木从墙上的缝隙中长出来。尽管现在看着很荒芜，可是一旦把草除尽，你就可以感受到这里的辉煌神圣。太和门前和金水河边的栏杆都是汉白玉的，黄色的琉璃瓦屋顶，深绿色的门廊雕梁画栋。太和门前的柱子都是用整根木料制作的。两只精美的铜狮守在门前。



82 Architectural Ideas of the Imperial Chinese—Building in Second Court of the Forbidden City, Peking, China.

82　中国皇家的建筑风格，紫禁城第二个院子的建筑

这些建筑和古老的寺庙、茶楼、衙门或官员的私宅没有什么分别。如果我们想起中国人总是一成不变的特点就能预料到这一点。院子里虽然没有那么多野草，但仍然是一副年久失修的样子。这里的铜雕塑无论是凤凰、仙鹤，甚至水缸都非常漂亮。门前这些人是太监，皇帝出走后负责看守这些宫殿，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墙上的西洋钟已经不走了，不知是不是皇帝逃走的时候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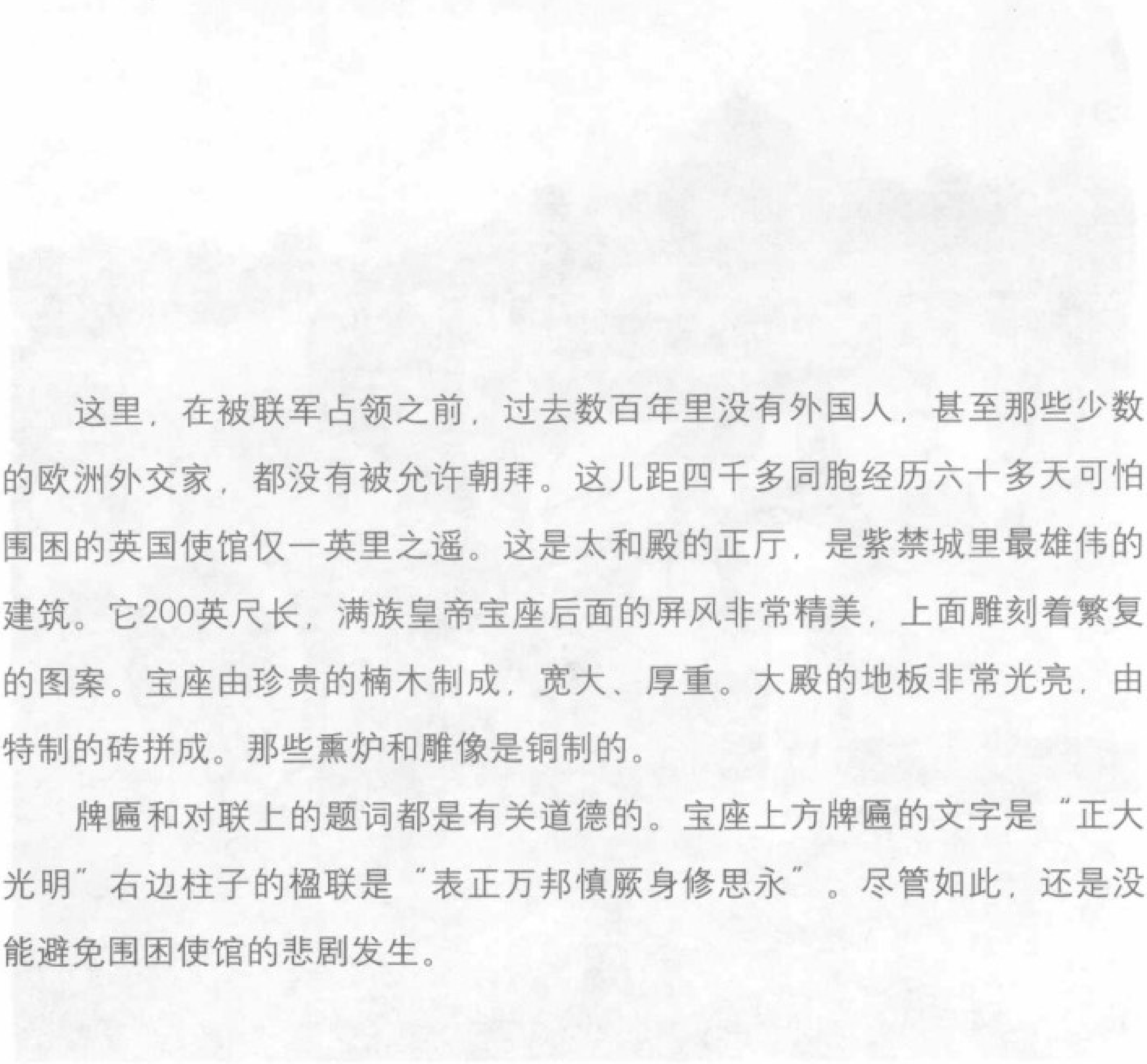
83 Home of the World's most remarkable ruler—entrance of Palace occupied by China's famous Empress Dowager, Forbidden City, Peking.

83 中国著名的皇太后寝宫，紫禁城储秀宫的入口

我们来到另外一个院子，尽管这里是皇太后的寝宫，但建筑的样式似乎和前面的没什么分别。虽然这里是皇太后的寝宫，但这里实际很小，而且她很少在这里住，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京城西郊的颐和园。门口的人是这里的守卫，我们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本来这里是皇家禁地，可现在士兵、军官、摄影师等等各种各样的“洋鬼子”都来参观这神圣之地。

84 Sacred to the "Son of Heaven"—Grand Throne in the Emperor's Palace, Forbidden City, Peking, China.

84　紫禁城宫殿中的天子宝座



这里，在被联军占领之前，过去数百年里没有外国人，甚至那些少数的欧洲外交家，都没有被允许朝拜。这儿距四千多同胞经历六十多天可怕围困的英国使馆仅一英里之遥。这是太和殿的正厅，是紫禁城里最雄伟的建筑。它200英尺长，满族皇帝宝座后面的屏风非常精美，上面雕刻着繁复的图案。宝座由珍贵的楠木制成，宽大、厚重。大殿的地板非常光亮，由特制的砖拼成。那些熏炉和雕像是铜制的。

牌匾和对联上的题词都是有关道德的。宝座上方牌匾的文字是“正大光明”右边柱子的楹联是“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尽管如此，还是没能避免围困使馆的悲剧发生。

85 Typical springless, seatless Chinese coach— Coal Hill in Imperial City, Peking, China.

85　典型的没有减震、没有座位的中国马车，远处是景山和皇城

这不仅仅是一张风景照，还是北京的这种交通工具的特写。在来北京之前我的一位朋友警告我要当心这种马车，现在我知道他是一位真朋友。因为乘坐这种马车实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这种马车不但没有减震，而且车轮和车轴都非常重，车轮外边还包着一层铁皮，铁皮上是直径1英寸、高1英寸的突起，坐在里面遇到小的坑洼人就会飞起来。车厢也低矮狭窄，而且只有前面一个出口。要了解就要去尝试，我只乘坐了1英里，我相信以后不会再坐了。

远处就是我们多次远望过的景山。

86 Curious Chinese architecture typical gateway over a street in the Imperial City, Peking, China.

86 皇城内奇怪的建筑——牌楼

这些奇妙的像大门一样的建筑，被称作牌楼，在中国到处都可以见到。立牌楼通常是为了纪念某个逝去的人。立牌楼要有皇帝的许可，这种许可通常被看作荣誉的标志。多数牌楼都是为了纪念贞节烈女。有时候人们在死前为自己立牌楼。牌楼有石制的、木制的，通常都雕刻精美。繁复的斗拱支起巨大的楼顶，这是中国建筑的一个特点，你能在牌楼上看得很清楚。这些纪念物一般会被置于庙宇或衙门门前的街道上。而我们是竖立雕像和碑来纪念逝去的人。有的牌楼被置于街道的两端，这就不是纪念性质的了。在中国的牌楼上会置一块匾，我们前面的这块匾上写的是“弘佑天民”，第二个牌楼上写的是“先天明镜”。

87 In the Court of the Great Lama Temple—showing Lama Priest turning Prayer Wheel, Peking,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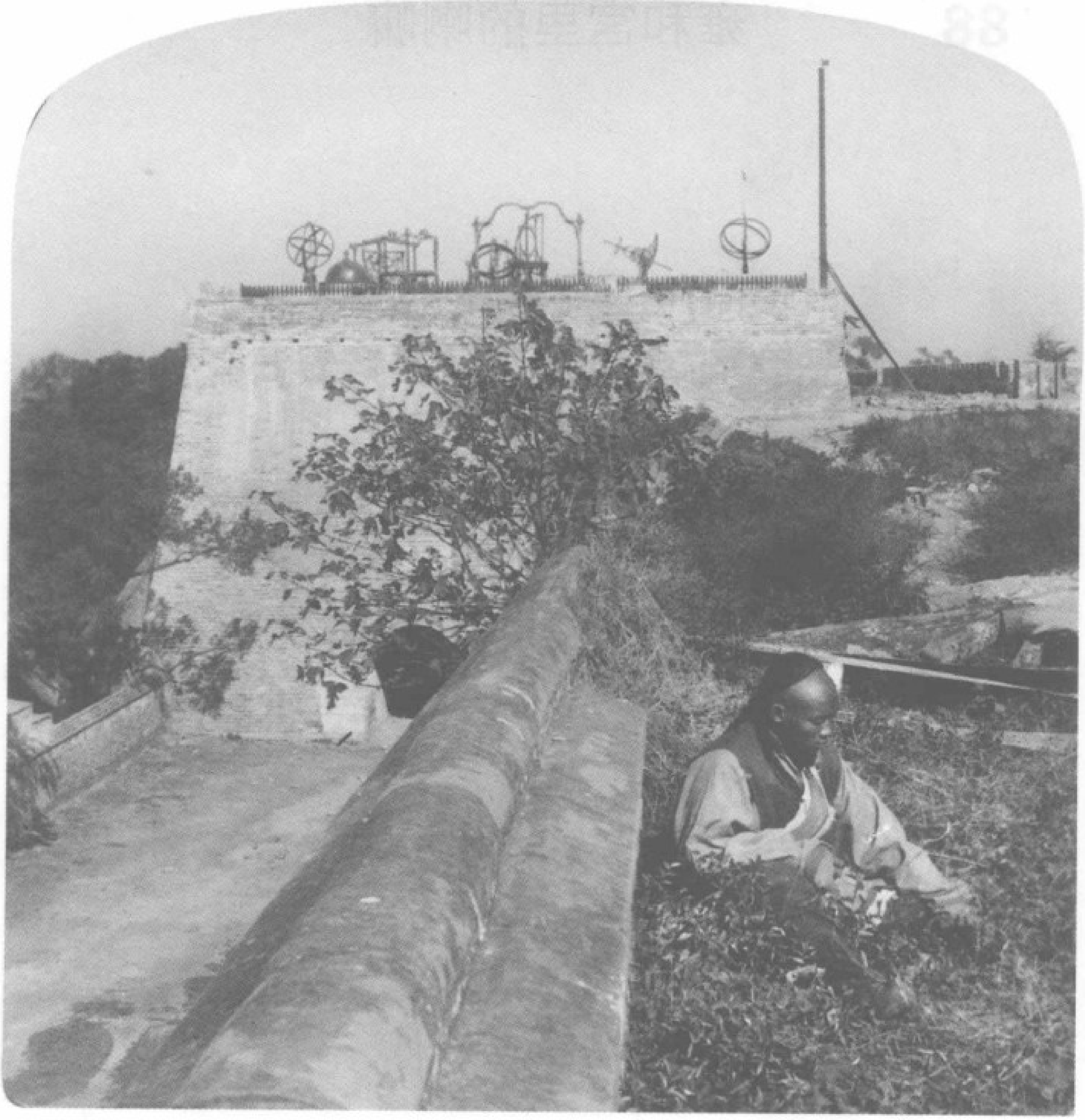
87 在大喇嘛庙的院子——大喇嘛在转经筒

大喇嘛庙紧靠内城的北墙，当地人称之为雍和宫。这里的格局和其他中式建筑一样，都是几进院落。在这个院子的中间有一座亭子，几位喇嘛正坐在那里休息，这里大概有1500名喇嘛，被称作“上师”。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喇嘛摆着一个奇怪的姿势，三个喇嘛坐在亭子的墙边，另外一个转着经筒，那个经筒有个典型的中式顶子，经筒上刻着经文，每转一次就相当于念了一次经。

88 Lama priests at the Tung-ho Kung, the great Lama Temple, Peking, China.

88 雍和宫里的喇嘛

在我们拍摄转经筒的时候，一群喇嘛聚集到了我们旁边。平时他们是不会愿意站到镜头前的，但是现在联军控制了这座城市，他们像其他中国人那样在我们的要求下温顺地聚了过来，他们害怕拒绝外国人的要求。不过我不愿意逼迫别人，我给了他们一些钱作为报酬。在这群喇嘛里，各种年纪的人都有，甚至还有一些小孩子，他们都出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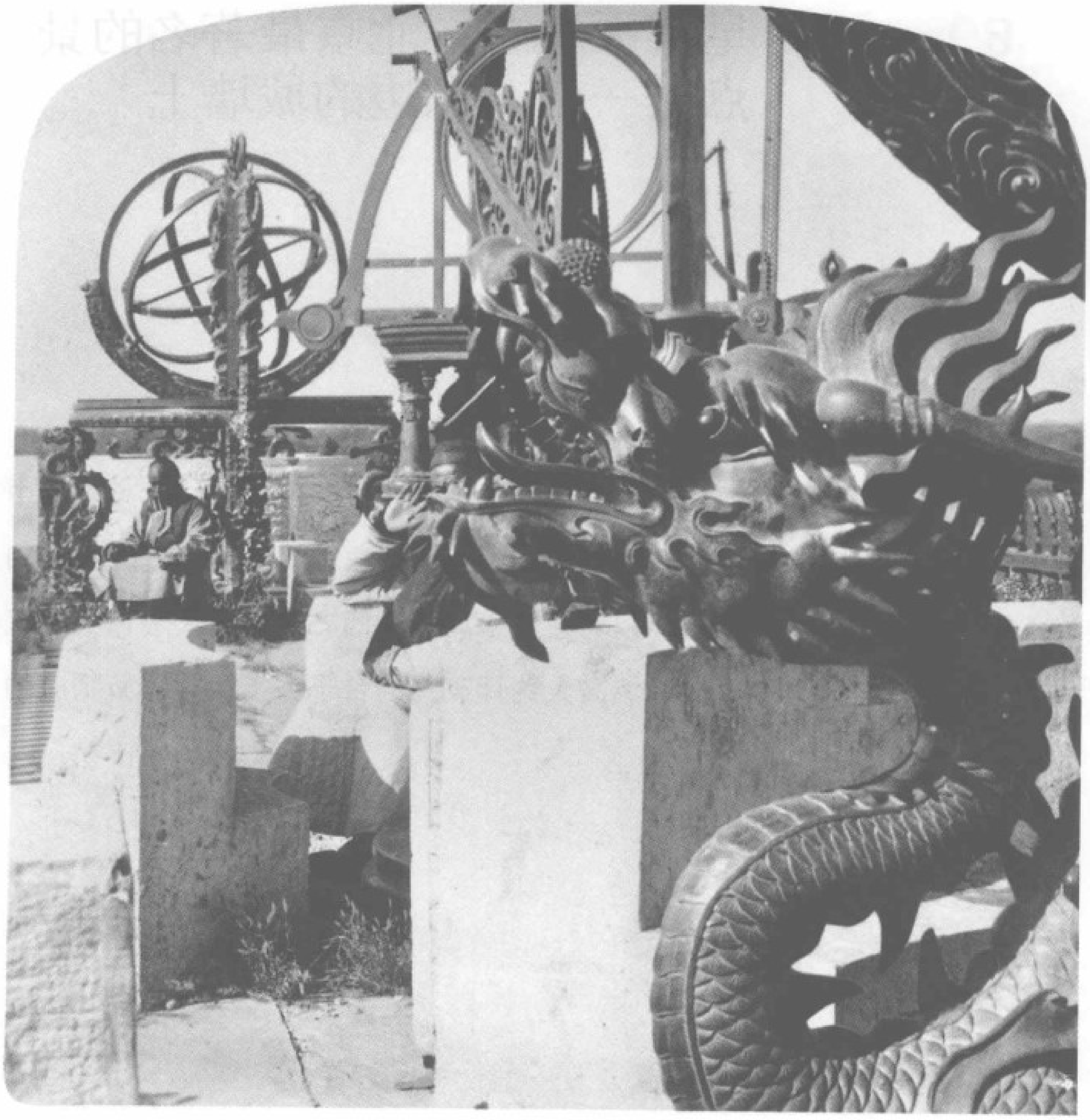


89 Imperial Observatory, one of Peking's famous sights—on the eastern Wall, China.

徐家汇藏书

89 皇家天文台，北京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在东边的城墙上

这座著名的天文台，当地人称之为“观象台”。所有介绍北京的书中都会提到，所有渴望看到新奇事物的人都想去那里参观。观象台在义和团战争期间被联军占领。如果你以为在这里能看到西方那样高大宏伟的建筑你就错了，这里只是一个比城墙高大约15英尺的台子，上面放置着精美的天文仪器。



90 Magnificent Bronze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made in 1674 under Emperor Kanghi, Imperial Observatory, Peking, China.

90 在康熙皇帝的监督下，建造于1674年的铜制天文仪器

在这个角度可以多拍到几个天文仪器，要比单独拍一个强，而且可以更好地观察天文仪器上的细部。正如最近的这件仪器上的龙。这些龙是用来装饰的，对实际观测不起作用。这些天文仪器都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先生也曾经拍摄过这些仪器，并对它们大加赞赏。在感叹这些仪器在艺术上的精美，在科学上如此的先进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仪器比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建造早400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200年，中国人的智慧太伟大了。

91 A Group of Pekingese women in the court of a wealthy Chinese House, Peking, China.

91 一群北京妇女在一个富有的中国人家的院子里

这些贵妇人打扮的、快乐的中国妇女在克林德大街上伦敦教会房子的附近，哈德门北一英里处。她们都皈依了基督教，非常聪明，这是她们很有限的受教育的机会。

她们从七八岁起，每次缠“三寸金莲”就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种痛苦和折磨一直伴随她们，除了能体现她们的勇敢外再没有别的了。右边那位表情严肃妇女的经历是这样的：她的母亲用一根很长的布条，约三英寸宽，从大脚趾开始紧紧地缠，最后把脚缠成古怪的一团。自然的循环被强行终止了。无论什么时候打开或调整这些裹脚布都是极痛苦的。但是在中国，无论什么地方，一直到死都得这样。

这些小鞋很丑，那些刺绣的缎子长袍却被设计得非常漂亮，这些刺绣都是这些妇女手工制作的。

这里每一位妻子都是媒婆撮合的。整个过程不会考虑少女们的选择。孩提时代结束后，女孩儿和男孩儿在社交方面互相见不到，结交异性朋友在中国人眼里是非常下流的。

92 A Group of Manchu women with typical headdress, of the London Mission, Peking, China.

92 戴着典型的头饰的一群满族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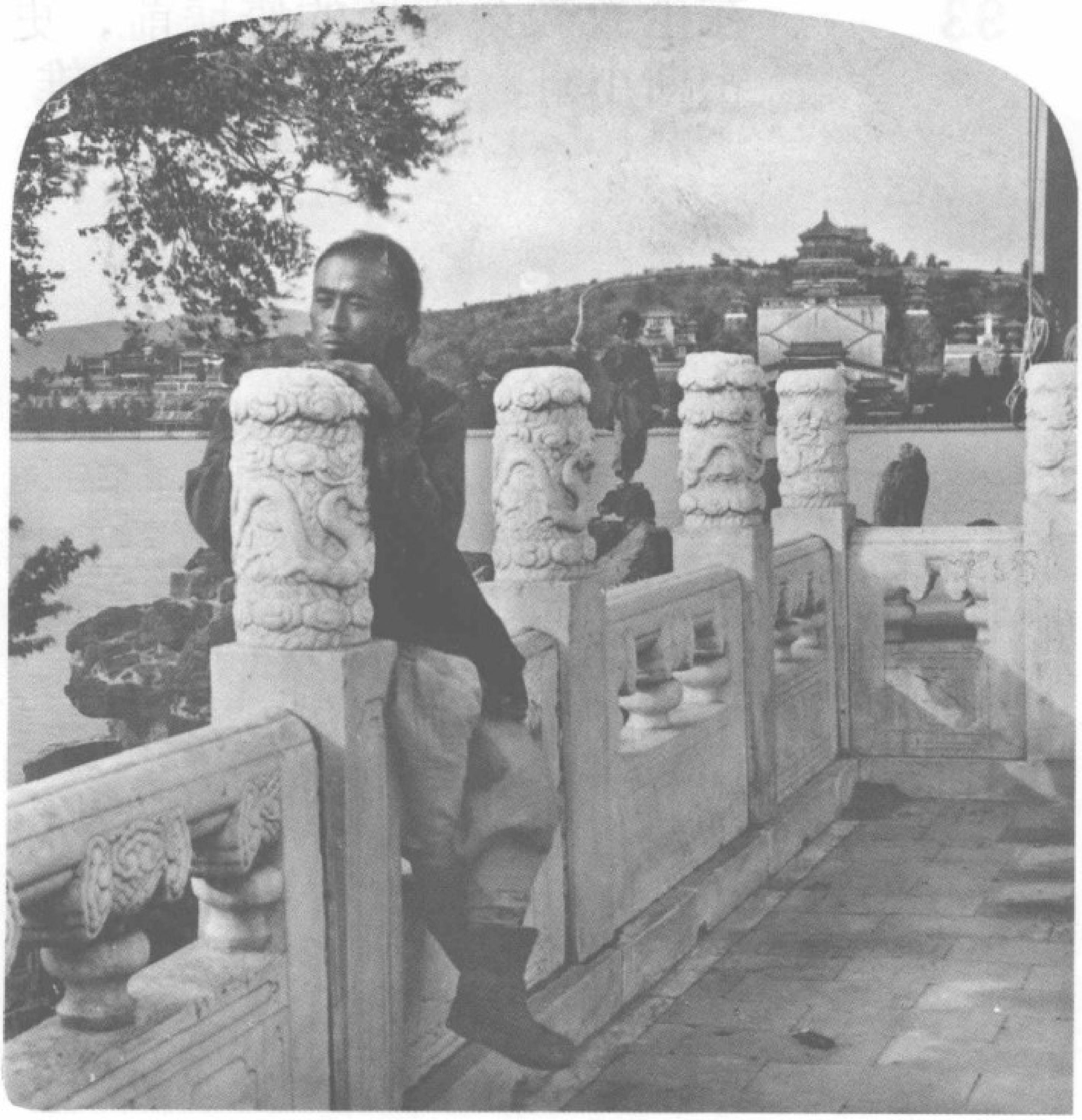
从这些长袍和特有的头饰就能看出来，这群妇女是满族。她们都没有缠足，这样可以比汉族人高一些。她们都是基督徒，和那群汉族妇女都是经历围困后幸存下来的教民，现在是在史密斯小姐（Miss Smith）的看护下。伦敦教会的教堂和学校都被烧光了。和那群汉族妇女比，你会注意到她们服饰上的不同，如鞋子、发型。这些鞋子看起来很笨重，且不方便。

这些满族妇女和那些汉族妇女过一会儿都将聚集到伦敦教会的废墟那里。

93 Miss Smith, a heroine of the Siege, and protected Refugees, among the ruins of the London Mission Schools, Peking, China.

93 在伦敦教会学校的废墟前，史密斯小姐，围困期间的女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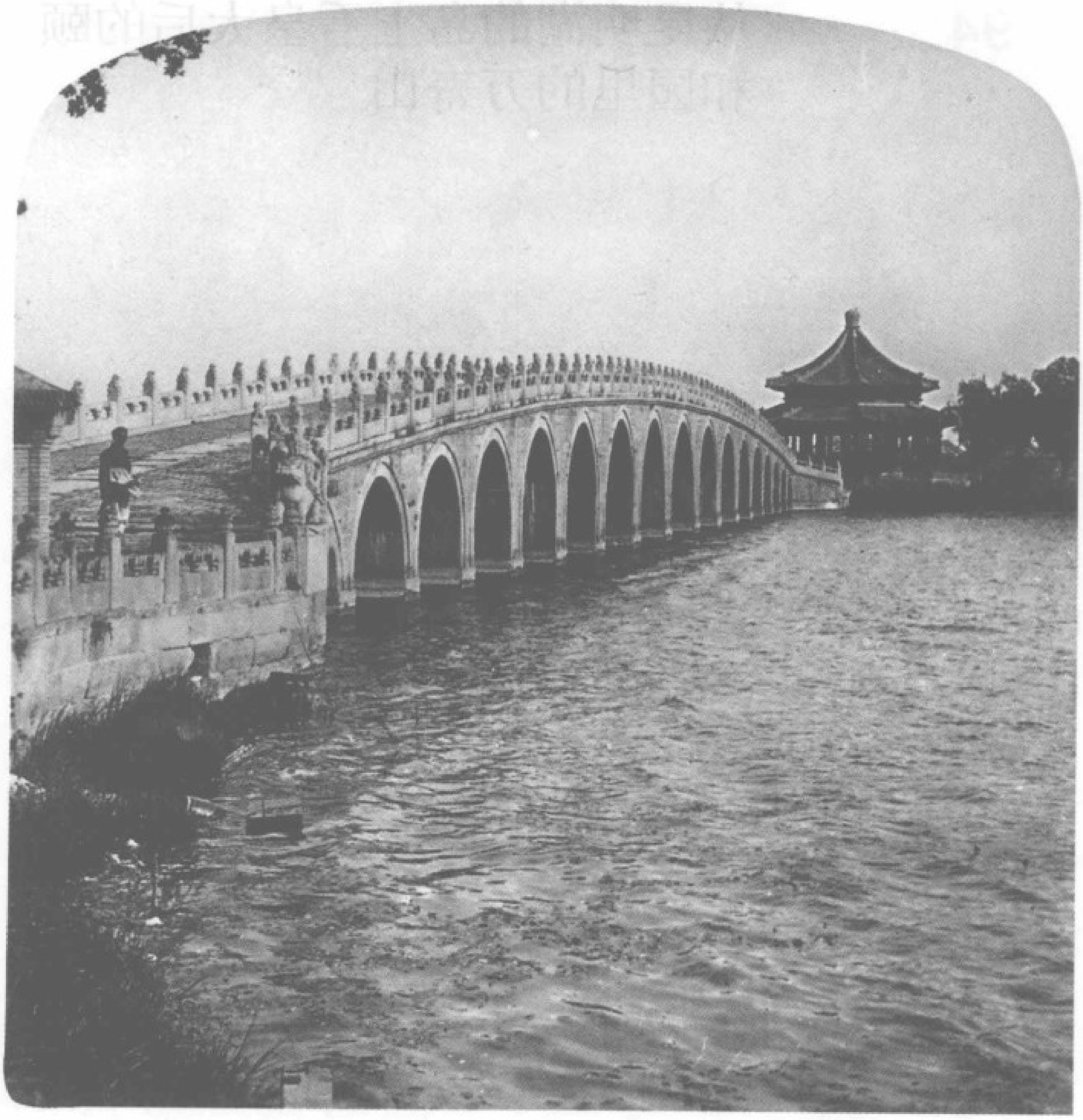
这些人在使馆围困期间都受到史密斯小姐的照顾。有男人有女人，有青年有老年，这些人都在长达两个月的恐怖围困中呆在英国使馆里。所有在使馆里的人都幸存下来了，可他们很多人的亲朋好友就没那么幸运。坐在前排抱着小孩儿的就是史密斯小姐。



94 Wan-Shou-Shan (Hill of Ten Thousand Ages) Summer Palace of the Empress, from Island in Lake Kun-Ming-Hu, near Peking,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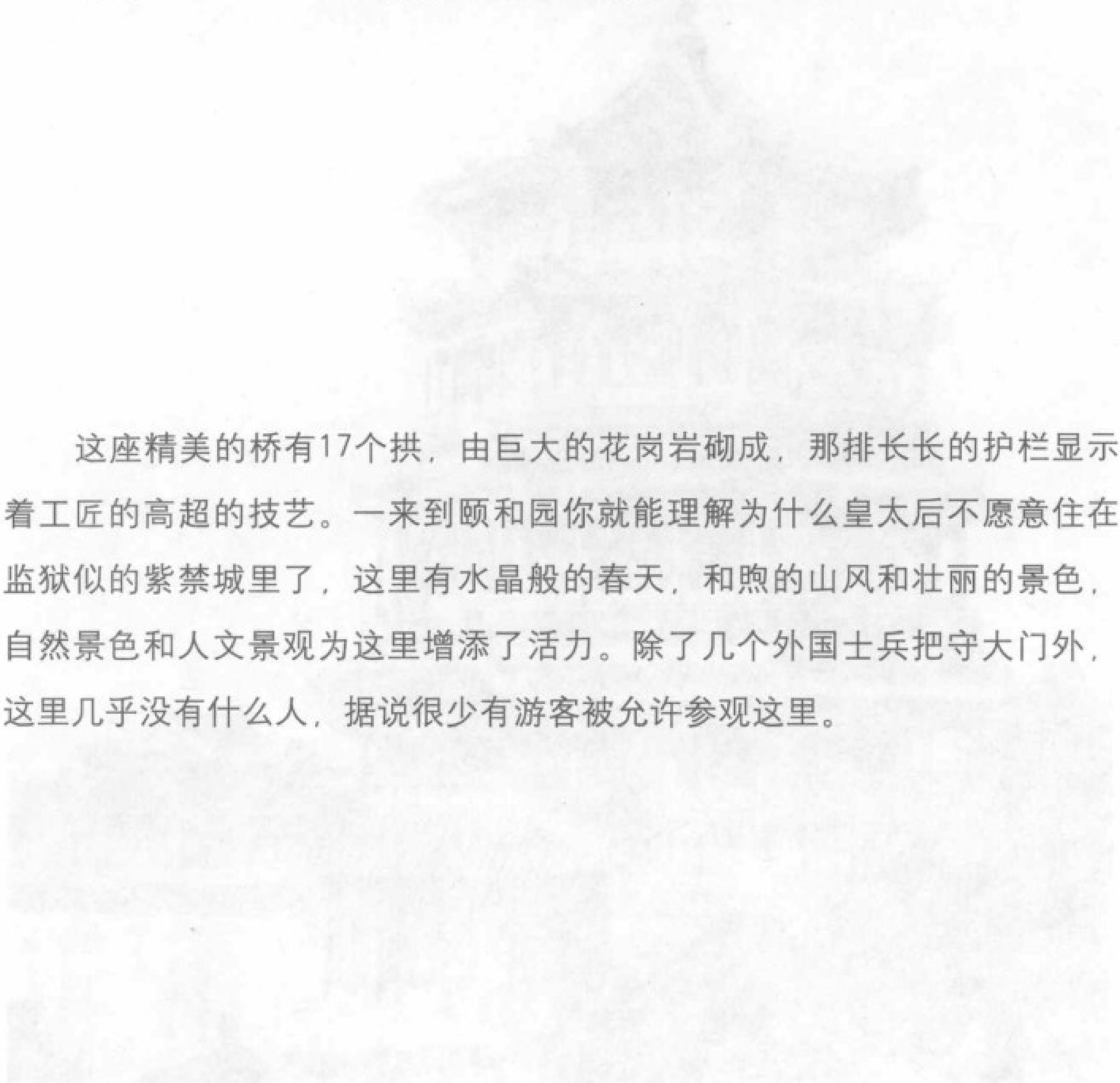
94　从昆明湖的岛上看皇太后的颐和园里的万寿山

远处那座山就是万寿山。自从圆明园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后，这里就成了皇家新的夏宫。皇太后大多数时间都住在这里，山坡上有座巨大的石台，上面是座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的精美楼阁。天气晴朗的时候很远就能看到金灿灿的屋顶。那两个人是我雇来运全套装备的，因为北京的马车坐着实在太难受了。



95 Magnificent Marble Bridge at the Imperial Summer Palace, near Peking, China.

95 颐和园里精美的石桥



这座精美的桥有17个拱，由巨大的花岗岩砌成，那排长长的护栏显示着工匠的高超的技艺。一来到颐和园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皇太后不愿意住在监狱似的紫禁城里了，这里有水晶般的春天，和煦的山风和壮丽的景色，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观为这里增添了活力。除了几个外国士兵把守大门外，这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据说很少有游客被允许参观这里。

96 Grand Porcelain Tower, one of the splendid buildings of the Imperial Summer Palace, near Peking, China.

96 佛香阁，颐和园中最美的建筑之一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佛香阁的全景。我登上了佛香阁的最高层，那里的风景非常好，这座塔和这个园子都修建得非常奢华，但是我却想起了广州的“垂死之地”等死的人和天津、北京街头要被饿死的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没有阻止这些悲惨事情的发生却花费巨资修建这座夏宫。

97 Minister Conger leaving Legation in his Official Chair, is always used on official calls, Peking, China.

97　康格大使正乘着他的轿子离开，这种轿子通常在官方场合才会使用

从颐和园回来几天后，我们对美国驻华大使馆进行了非官方的拜访。在美国使馆，康格大使友好地准许我为他和他的秘书们在使馆里拍照，就在拍照的时候，康格大使被告知要乘他的轿子外出。我意识到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便拍下了这张照片。这些轿夫已经在使馆的院子里等了一会儿了，他们穿着红白相间的外套，戴着标准的帽子。轿夫的多少显示了轿子的等级，最高的一级是8个人抬。康格先生在前面的轿子里，他的秘书在第二顶轿子里。

98 Prince Ching, Commander of the City Guard—secret friend of the Legations during the Siege—later Peace Commissioner, Peking, China.

98　庆亲王，京城总兵，在围困期间是使馆的秘密朋友，后来的和谈代表

我们拜访了庆亲王奕劻在京城西北的宅子。他的翻译在胡同口等着我们，穿过几个院子后到了这里，经过一番寒暄我为他拍下了这张照片。他大概有七十多岁，穿着厚重的锦缎外套，帽子上有颗红宝石，宝石外面是一圈珍珠。在义和团围困使馆期间，他给被困的外国人很大帮助，现在和李鸿章负责同联军谈判。

99 The Empress Dowager's Counselors in dealings with the Powers—members of the Tsung-li Yamen, Peking, China.

99 皇太后处理外国事务的顾问，总理衙门的成员

中国政府有很多部，如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最近几年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叫总理衙门，全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们的职责是和外国大使们交流，扮演各国大使和朝廷之间的中间人角色。外国大使是不可以和皇帝或皇太后直接接触的，所有和帝国的交流必须通过总理衙门的这些官员。

100 Ministers of Foreign Powers during negotiations with China--leaving Spanish Legation—sitting Peking.

100　谈判期间在西班牙使馆的外国大使

列强各国在北京的代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经历了可怕的围困，处理了当时很多重大的外交问题。现在正应付于更多前所未有的巨大冲突。

他们从左至右分别是：

美国公使康格少校（Major E.H.Conger）、意大利公使萨尔瓦戈·拉吉侯爵（Marquis J.Saloago Reggi）、俄国公使格尔斯（M.De Giers）、法国公使鲍渥（Baron d’A.de Wasserwass）、西班牙公使葛络干（Don B.J.de Cologan）、英国公使萨道义爵士（Sir E.Satow）、日本公使西德二郎男爵（Baron Missi）、奥匈帝国公使齐干（Baron M.C.De Wallton）、比利时公使姚士登（M.N. Joostens）、德国公使穆默博士（Dr.Von Mumm）。

译后记

徐广宇

2008年8月
于京西倦云斋

自从《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开始传播，神秘的东方就成为西方人最渴望去的地方。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探险家们的所见所闻只能通过文字和铜版画的方式进行传播。1839年，摄影术诞生，人类有了记录世界的新手段。不幸的是，这种新手段是伴随着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来到中国，西方摄影师开始在中国拍照。

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很快又发现人类的眼睛能产生立体成像是因为两眼看到的内容会因角度的因素有微小不同，于是发明了立体摄影。特制的立体照相机有两个镜头，间距和人类两眼的间距接近，可以同时拍下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几乎一模一样，只有细微的错位，把这两张照片同时置于专门的观片器上就能看出被摄场景的层次来，产生立体感。这一新发明受到旅行家们的追捧。为了满足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好奇，报社和出版商纷纷向中国派出商业摄影师，将他们拍摄的中国题材的立体照片制作成套盒装出售。这种比普通平面照片更加真实的感受风靡了世界，在电影、电视没有普及前是欧美国家重要的娱乐方式，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观赏立体照片。在众多到中国旅行的摄影师中有位美国人在一

个特殊的时期来到中国，用他手中的立体照相机纪录了那个时候的中国，他就是詹姆斯・利卡尔顿。

詹姆斯・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1844～1929），生于美国纽约，是教师、旅行家、发明家和摄影师。他于1900年1月到达香港，从那里出发先后到了广州、上海、宁波、苏州、汉口、南京、烟台、天津，最后于1900年10月到达北京。从平静的南方，到正经历义和团运动的北方，利卡尔顿先生用立体相机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一年中的经济、建筑、宗教、战争和百姓生活。美国Underwood & Underwood公司制作并发行了利卡尔顿此行的一套100张立体照片。在这组照片中有很多影像都非常珍贵，比如摄影师在天津期间正值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前后，他记录了正被炮火蹂躏的天津。这可能是仅次于1860年英法联军的随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拍摄的发生在中国的战斗场景。

利卡尔顿先生另著有*China：Through the Stereoscope*一书，写了此非常时期的

中国之行游记，对他所拍摄的每张照片都做了详细的文字说明。书中盛赞了中华文明的伟大，表达了对众多底层百姓的怜悯，批评了八国联军在天津、北京等地的烧杀抢夺，也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指出了清末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尽管利卡尔顿先生非常博学，但从他的一些言论中也能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但无论如何，他为我们了解1900年的中国，了解中国近代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限于图书媒介的形式，在本书中看不了立体照片效果，但收录了利卡尔顿先生拍摄的全套100张照片，即收录选取了每对立体照片的其中一张，并从他的*China: Through the Stereoscope*书中摘译了与照片有关的部分文字，希望借此了解1900年西方人是如何看中国，并通过影像的方式介绍给大家。以古鉴今，中国走向现代化路程之艰难，中国之繁荣富强是海内外华人的共同的心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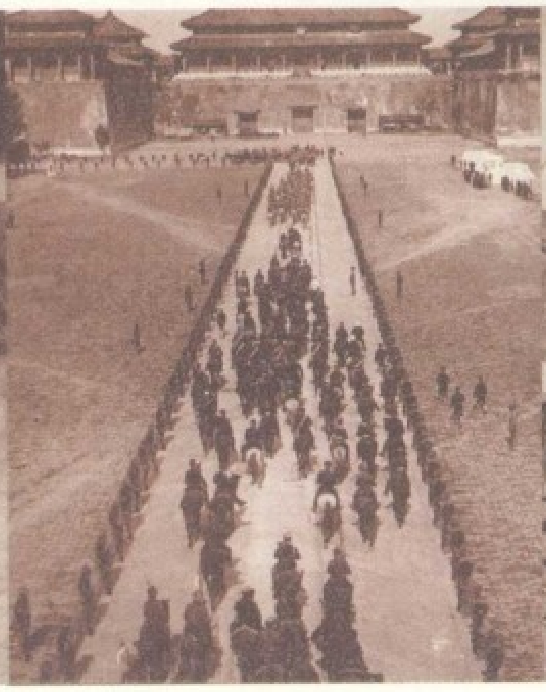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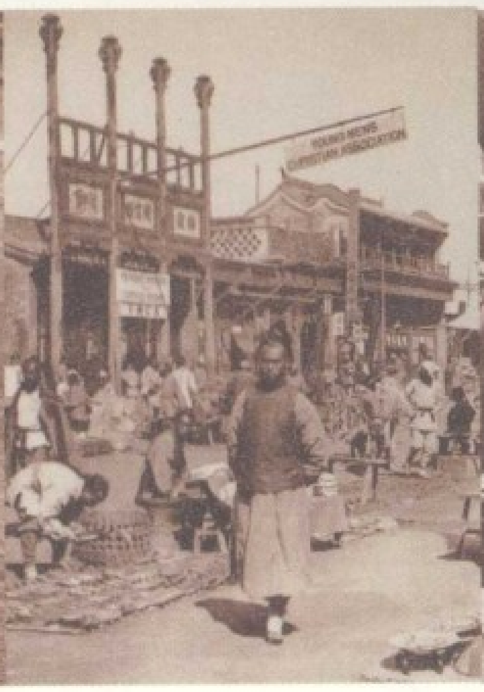
在此要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老照片收藏家张远义先生和张萍小姐，他们在全书的撰写、编辑过程中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和支持。笔者能力有限，肯定会有错误和不足，欢迎大家指正。

闵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今天的中国人多从20世纪走来，有兴趣温故一个世纪前的中国，通过照片阅读这段历史，无疑比文字史有别样味道。更何况，每张照片后面都附有利卡尔顿对当时拍摄情景的解说，这些“摄影者说”与照片一起，会把每个读图者带入1900年作者亲历的情境中去。

鲍昆（摄影评论家）

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立体摄影知识的书。在这本书里面的“古典”立体照片中，有着一个惊人的中国近代史瞬间，那就是对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真实记录。这些照片，不但让我们看到清末中国状态，更让我们重温“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

上架建议：历史·老照片

ISBN 978-7-5334-5093-9

9 787533 450939

定价：35.00元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１９００，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
作者＝詹姆斯·利卡尔顿著
页数＝２３２
ＳＳ号＝１２１８１２９４
出版社＝
出版日期＝２００８．１２
※ｗｗｗ．ｒｂｏｏｋ．ｎｅｔ过客制作※

封面

※ｗｗｗ．ｒｂｏｏｋ．ｎｅｔ过客制作※